



聖經直解第一集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年

〔第三次出版〕

聖  
經  
直  
解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局印

NIHIL OBSTAT

*P. P. ROESER SVD.*

Libr. Censor

---

IMPRIMATUR

YENCHOWFU, 16. Septembris 1930

*P. H. SCHOPPELREY SVD.*

Vic. delegatus

## ●聖經直解自序

凡受造物莫不各有當然之道焉。蓋天主〔其解見後〕命之矣。今夫天、自東徂西。晝夜密運。從初造以至今茲。罔或息。斯非其道乎。天之內充塞維四行。乃厥火炎上。厥水潤下。厥土恒靜。厥氣恆游。又豈非道固然歟。而天與四行之道。非天主命無有也。他若芽茁于青陽。繁茂于朱明。秋風至而零落。玄霜隕而枯歇者。非草木乎。草木之道。一天主命也。時構巢時孳尾。時希革。而又時徙。非鳥獸乎。而鳥獸之道。一天主命也。噫。吾博覽夫世物微矣。天主且猶各繫之道。矧于人爲萬形之靈者哉。人之道何在。欽崇天主。全其所畀之善是矣。且夫物蠢。人靈。天主非私人也。蓋謂靈者聰明特達。其能循道順命。較萬物必倍萬不啻耳。奈何物之有覺無靈〔禽獸〕有生無覺〔草木〕或併無生者〔天與四行〕類皆各循其道。各順嚴命。設多門。迷謬眞宗。昨違正理。甘自折喪其良。

心哉。用是吾主不勝矜憐。自天降誕。在世敷教。以醒沉迷。殆難殫述。而其要之又要者。宗徒傳之後聖衍之。名曰聖經。中藏奧旨。蓋千六百三十餘年于茲矣。〔不佞〕忘其固陋。祖述舊聞。著爲直解。以便玩繹。大率欲人知崇天主。從其至真至正之教。無汨靈性。以全所賦之道。務使人盡和睦。世躋雍熙。公享福報。此則解經意也。至于文詞膚拙。言不盡意。所不敢諱。觀者取其義而略其詞可矣。

或問正道惟一。其在人心也。如日在天。國王在國。家主在家。乃日一王。一主。一不可有二。道亦誠然矣。然一者必真。而衆僞溷焉。孰真宜從。孰僞宜棄。不識何法辨之。敢請

曰。道之真僞。豈容無辨。曷法金工乎。金質未分。試之以石。則真僞莫遁。天主之道至真。本不容溷。而魔鬼〔其解見第四卷封齋後第一主日〕計狡。引人各樹私教。以俾世迷。人乃墮其誘惑。沉沒靈性。若飲鴆毒而甘。

之嗜其美。罔知其毒以迨于死。悲哉。是以有識君子。必察乎此。正道者。百鍊精金也。邪道如鋼。亦別以試石之法。而真假瞭然矣。

第一試石。爲細審經言。達未聖王。嘗嘆美云。天主聖言。如七煉之金。至純至精。蔑以加焉。即主仇聽之。恆欲伺隙以施其誣。卒不可得。蓋聖經聖言。盡在訓人。上愛真主。下愛同類。趨善遏惡。以得永樂。以避永苦。所謂至是無非者也。若彼邪道誘世。認己朽之人爲主。且以憐恤禽獸等於人類。上下不分。靈頑莫判。以此爲教。非僞而何。

第二試石。爲教宗之聖。吾土之聖。爲天地萬物始。復絕至極。無一可加他。教宗主。悉人類。豈足與較哉。

第三試石。爲教宗之行。吾主之行。凡仰視恭聽而心悅之者。各隨在揚美。主仇圖禁。計無可施。雖甚憎忍。口噤不能言。如見吾主命。聖者聽。僭者視。瘡者言。癱者行。死者活。邪魔敬畏。罔敢違命。爾時惡黨。非不且恨。且

妒也。而欲禁不能。欲指其非不得。于是羣相與謀曰。斯人之行。奇且衆矣。將來必舉國從之。不亟殺之不可。而不知兇惡苦難。正吾主所樂就。以爲贖世之值者。是又豈他教宗主所能望其萬一哉。

第四試石。爲受從之聖。蓋主教受從之聖。其行超越其品衆多。或甘心致命。或克己童貞。或遁世隱修。或闡發誨人。或絕財。絕慾。并絕其意。以下于人。若是者。踵相接也。聖王。聖臣。聖民。聖婦。聖女。聖嬰。屈指莫可勝計。他教之從之者。有是乎。

右四試石。皆詳直解內矣。蓋聖經載吾主之聖德。述吾主之聖行。并紀從主諸聖之奇節。故其言皆至言。雖多不厭。學者習覽。習聽而習玩之。庶幾知其真。嗜其味。而取其益矣。

陽瑪諾題

▲聖經直解週歲主日之目錄

●第一卷

吾主聖誕前第四主日

見十一面

第三主日

見十五面

第二主日

見三十面

第一主日

見四一面

●第二卷

吾主聖誕後主日

見五三面

三王來朝後第一主日

見五三面

第二主日

見六六面

第三主日

見七六面

第四主日

見八五面

第五主日

見九一面

第六主日

見一〇五



● 第三卷

封齋前第三主日

見一五面

第二主日

見一三六面

第一主日

見一五五面

● 第四卷

封齋後第一主日

見一六五面

第二主日

見一〇九面

第三主日

見二二二面

第四主日

見二三二面

第五主日

見二四〇面

## ● 聖經直解第一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天主耶穌基利斯督周歲主日聖經直解天主』◎西土原文曰陡斯乃天地萬物之主。是自有者。至神無形無始無終。常活常王。無所不在。萬善萬福。渾然全備。無以尙之。未有天地之先。獨有此一天主。以其全能從無物中造成天地人物。而常爲之宰制保護開引。俾萬榮咸得其所。且又至義至公。古今善惡悉有賞罰。毫髮不遺。是誠生我御我之大原大主。所以宇內兆民皆當認從而虔奉之。非釋氏諸天各一天主之謂也。觀者辨之。『耶穌』◎天主降生之名。譯言救世者。蓋世人旣因元祖悖反主命。敗壞厥性。致有元罪。且又人各造罪。莫可解免。是則世人如負無窮之債。若非天主自救。卽屬神人補贖之功。終有限。安能盡償。緣此天主大發慈悲。降生拯拔。是爲救世者。而以耶穌稱之也。

『基利斯督』◎吾主耶穌之別名號。譯言受油傅也。古禮。或新立國王。及聖教宗主。俱以聖油傅於其頂。今耶穌既爲萬物之主。又爲古今聖教之一大主。身兼二貴。而其神靈滿被聖寵。亦如身傅聖油然。故以是爲號。『主日』◎聖教每七日立一主日。卽逢虛昂星房太陽之日是也。遇此日。凡在教者。俱當罷百工。親詣聖殿與彌撒。聽講道。益加虔切。求主爲君父。爲萬民。爲親友。爲己身。均賜福庇。并祈庇祐。世世人。認奉眞主。依此畧盡主日之禮。以收裨益焉。聖奧斯定。廣述主日之美好曰。天主開世之首日。是世之第一主日也。又中古如德亞人。被虜異國。後天主命之還徙福地。中途阻於大海。天主分開海水。使衆徒行過海。是日亦主日也。彼歸衆在途。曠野寥絕。無術救饑。天主自空命降餽味。衆藉以飽。閱歲四旬。無日不然。按味降之首日。亦主日也。至於吾主降生。聖誕主日也。受難後復活之日。及聖神降臨之日。亦皆主日也。從此逆推。世末審判之日。亦在主日。

可知矣。主日之見重於天主如此。此日瞻禮可弗守乎。

『聖經』◎原文謂之厄萬日畧。譯言福音。乃天主降生後。親傳以示世人者。卽新教也。蓋天主旣用性書二教。默詔聖人。訓世無間。但因世人沉迷而拂理違訓者日益衆。於是天主更加慈憫。躬降爲人。親傳聖經以提醒世人焉。天主洪恩。莫大於此矣。或問。稱福音者何。聖基所答曰。凡吾主所許衆罪之赦。聖寵之昇。諸德之聚。與人生時獲登天主義子之高位。逝後必免永苦。享永福。諸如此類。備載聖經。故稱福音也。

又問。何謂新教。曰。古新卽先後之義。蓋當中古。天主垂誠。命每瑟聖人傳諭世人導守。斯時依中曆。爲商王祖乙七年壬寅。至於吾主降生。依中曆爲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相距一千五百十有七載。故彼謂古教。而此謂新教也。又古新二教。強弱自異。保祿聖徒曰。人拘守古教。而求致其心之聖。不可得也。又云。犧牲之血。萬不能滌人心。觀此則古教之弱可知。若

新教則具大能力。人誠遵其禮守其規。何罪不銷。何污不潔乎。如行痛悔。告解聖禮。則從前罪惡。將必立釋。而其心旋獲潔淨。且蒙寵佑。何強如之。又問古新二教。厥異願詳曰。相距遠甚。無可相比。今畧並提數端於左。

一。古教。天神奉天主之命。傳於每瑟。每瑟奉天主之諭。垂本國人。新教。則係天主躬建口傳於世者。聖若翰宗徒曰。每瑟宣傳古教。吾主則自立其真實之教。聖保祿又云。天主昔恒默示先知聖人以希命於人。厥後乃用其聖子之口。親語吾輩。雖均屬聖恩。後爲奇矣。

二。古教。暫教也。新教。永教也。吾主降生千餘年前。達末聖王預知天主欲罰本國之罪。乃作聖歌以示世人。古新二教之別曰。天主將遏大江之流兮。本國腴地忽變爲磽瘠之野兮。天主將塞大河之脉兮。本國澤田大變爲焦涸之壙兮。奇哉。焦涸之壙。磽瘠之野。又復變而爲澤田。腴地兮。解曰。此寓言也。前腴地澤田。古教諸人是也。蓋天主初時重視彼民愛之如子。

時加寵佑如江河日流而不竭。國人安樂如腴地澤田然。奈何厥後漸迷木原。負主弘恩。叛逆殺主。於是主始輕視其人。阻塞萬恩。無復顧恤。如腴澤大變爲磽瘠焦涸也。悲哉。後就教外人言。猶曰。厥初迷失眞主。惑於邪神。無異磽瘠之野。焦涸之壠。及後幸聞新教。忻忻信從。乃獲主愛而降聖佑焉。比之變爲腴澤。不其然乎。聖奧斯定解聖歌曰。予將殫心覓古教。果何在乎。覓其實信無之。覓其教司無之。覓其眞祭無之。覓其聖殿無之。覓其預知聖人無之。豈非腴地澤田大變爲野壠乎。

又昔古教衆人。自阨日多國徙歸本鄉時。途無聖堂。凡欲祭告。設帳行禮。禮畢撤帳。行踰年始立聖殿。解曰。此古新二教功喻也。帳易展易收。又易動移。難以久存。乃古教之象。新教如石立堅固之殿。莫之能移也。聖基所嘆新教之固曰。欲滅太陽之光難。欲滅新教則愈難也。新教如天堂茂樹。根不植地。人力奚能拔之。奇哉。固莫固於新教哉。寇敵能攻堅城。羣魔莫

能搖新教也。主謂伯鐸羅宗徒曰。吾教衆魔莫能勝之是也。又曰。吾教無終之教也。解曰。無終者。蓋無時能革絕也。蓋與世偕行也。蓋於將來永不復立他教也。世存必不滅。而世盡乃止息也。

或問。天主既預定革古教。先何立乎。曰。以開新教之路也。聖奧斯定曰。古教之禮與祭。俱吾主將來之像。主既來不必併存矣。古教。新教之影也。像也。何謂影。曰。影全依人身爲動靜。而人身全依靈魂爲動靜。古禮之美。全依新教之美。故爲新教之影。聖賢設譬。如附木之藤。沿木而生。不能自植也。何謂之像。曰。古教洗身之禮。卽洗靈魂之像也。其燔祭之禮。卽吾主受難之像也。保祿聖徒攸云。吾古父之所行。悉顯吾輩今來之像是也。古教不能闢天門。惟新教大闢之。聖賢恒曰。往古天路塞絕。古聖不能通入。自主降世受死。以十字聖架爲鑰。啓其扃閉。而天門始開。人始得入。

從古教禮所收之報。世福而已。天主謂古教人曰。爾輩聽從吾言。地上膏

腴即爲聽從之酬。又云。爾輩恪稟吾令。爾後嗣必蕃。爾地恒流乳蜜。聖伯爾納多嘆曰。嗚呼。古教如輓甚重。載之極難。輓則重矣。報則輕矣。輓重。教規繁劇也。報輕。世福微淺也。若新教之報則高矣大矣。加人以聖寵聖愛。超性諸德。而許以天國永福。經所載真福八端是也。主嘗慰茹苦者云。爾誠爲義被窘難。爾宜喜躍。將以天福爲爾苦之報。

古教誠煩。任重新教誠簡。任輕。聖伯鐸羅宗徒曰。古教之重。吾先世及吾輩莫能勝也。聖奧斯定解曰。重者。絲誠令太煩。計六百十有三條。新教之誠簡約。總括以信望愛主愛人。主曰。先知聖人所傳諸誠。總關係於愛慕二誠。保祿聖徒又曰。無邪淫等諸誠約歸愛人。蓋人愛人。已守諸誠矣。夫以愛慕二誠。足該諸誠。其任不亦輕乎。主因勸人守之曰。勿怯載吾輓。吾輓簡矣。輕矣。而易任也。

或疑經載。聖賢有言行德之路最難。主亦云。天路窄狹。率循者稀。常人聞



是語，每慨嘆畏難，蹙額而去。今謂輕而易任何哉？曰：有多故。一、古新相比。古煩新簡，謂之易。一人善守愛主愛人二誠，卽覺諸誠無難。聖奧斯定曰：愛德在心，諸難堪夷。弗堪弗夷，心必無愛。一人務勤奉聖教規令，必恒沐聖寵聖佑，加以神力益勉其勤，策其弱自無難勝之任。比之秤子肩負重物，力不能勝，有巨人助之，則易負之矣。一世後福報，足平守誠之難。聖奧斯定曰：想天上無盡之樂，斯輕視世間有限之苦。

古教一國之教，私教也。新教萬國之教，公教也。經言古教之窄曰：止如德亞國，認知有主，而知其大名也。又古教人云：天主愛吾，異乎他國，其教惟示吾國也。奇哉！新教之廣大，舉天下尊卑大小智愚，無一不招納其中焉。主謂宗徒曰：廣行普地，用敷吾教。宗徒如命。經因指之曰：其聲出口，匝地充滿。蓋指通徹人極，無有壅蔽也。經指吾主又云：其國之長，包東西二海之長，其國之寬，包南北二極之寬，此言新教之四訖，無不周徧也。深探新

教之妙。靡罄涓埃。姑揭其七端如此。

終問阮萬日畧與聖經何以異。曰。聖經公名也。或天主親口所諭。或天神代主所傳。或先知聖人得天主默照所示。俱稱聖經。惟吾主在世躬誨聖言。躬行聖事。而命聖史紀載。以詔後世者。乃稱阮萬日畧而爲聖經之一分。

又問阮萬日畧幾何紀載聖史幾位。曰。論阮萬日畧所函聖經之意。一而已。聖基所曰。聖經之多寡煩簡。不開史之衆也。惟問經之理而已。理一。經一。雖聖史各有所載。同歸一理。則聖經猶一也。

至若紀阮萬日畧聖史。則有四焉。一聖若望。一聖瑪竇。一聖路嘉。一聖瑪爾谷。是四位數。包涵奧意。亦非偶然。聖熱羅曰。初時地堂有大江。四支出流。廣潤普地。今聖公教會有阮萬日畧四史。可以廣潤普世人心也。聖奧斯定曰。東西南北大。地四極。乃四聖史所紀之聖經悉通徹焉。蓋猶登高

而呼。提醒各方之羣衆也。

昔聖若望宗徒。天主賜之神目。見天主座前四獸奇異。一如鳳。一如人。一如犢。一如獅獸。每六翅。而其多目。高呼稱揚天主曰。聖。聖。聖。主之榮光。盈滿八際。其聲時時不息。永久如是。解曰。此四聖史之像也。鳳象若望。蓋指其心思超逸。所書吾主天主之性。於無始之始。出於天主聖父者。若何如鳳之高搏青冥也。人象瑪竇。蓋指其書紀吾主人性也。犢象路嘉。蓋書吾主若馴潔之犧。獻祭聖架臺上。以贖人罪也。獅象瑪爾谷。蓋書聖若翰保弟斯大遜世隱修。高聲引人認主。如獅之在山猛吼也。

又四者俱備六翅。狀類高飛者何。曰。一則示人四史聖經所載。皆天德之美。天福之聚。絕不沉落於地。一則示人四史聖經傳播。若疾鳥速飛。不日遍滿普世也。

久。四者多目者何。曰。示厄萬日晷。令人廣開神目。徧視已往。現在。未來。諸

理而信之也

又時時高聲稱揚天主者何曰。示四史聖經。無非讚揚天主。使人獲知吾主之榮光。亦當時時讚揚不置也。

● 吾主聖誕前第四主日

吾主在都人聖殿誨衆。既出。其徒曰。師仰視斯殿壯麗哉。吾主嘆曰。噫。其墟矣。宗徒欲知定日。曰。敢問師。此日何時至。斯世何時滅。更示師復降審判果於何期。主乃明示諸兆告誡宗徒。警示吾儕。俾預知末時窘迫。以備修省其言如左。

〔經〕聖路嘉第二十一篇

『維時耶穌語門弟子曰。日月諸星。時將有兆。』◎蓋言是時天上諸光必先衰縮失次。而大變其常。以爲之兆也。『地人危迫。海浪猛闐。』是故厥容。

樵悴爲懼。且僕所將加於普世。○蓋旱潦繼興。山崩川竭。而人不安其居。海水沸溢。浪發鬪聲。而人形容樵悴。惟憂懼待盡而已。

『諸天之德悉動』○有二解。一指日月星辰。謂之大德者。因天用其光以澤下地也。動者躋次失常。薄食不時。遲速相反。蒙晦無光也。一指天神。亦謂之德者。因天藉以運旋而顯其德也。天神亦動者。蓋見天主聖怒。懷其威而動於中也。

或問。天主聖怒爲罰罪人。天神無意曷動焉。曰。譬之僕役。有良有悍。土人責其悍者而發盛怒。雖於良者無與。然目擊威嚴震肅。亦自不能帖然也。『乃見人子』○指已言。『乘雲來降威嚴至極。始顯是事。爾皆舉目翹首。蓋爾等眞福已近。』又指喻曰。視無花果等樹。始結實時。即知夏日非遙。爾輩亦然。見行茲兆。則知天國已近。肆予確說於人類。未滅前。必僉驗之。天地可毀。予言不能不行。』

## 〔箴〕

『厥容樵悴。爲懼且後所將加於普世』◎此言末日惡人之恐懼也。蓋惡人在世不畏主威。恃命犯理。冥然無所顧懼。經責之曰。惡人飲惡如水。又云。惡人行惡而喜。作醜而悅。至判時而恐懼。必然之理也。如罪囚平日嗜殺喜劫。以縱娛樂。及臨斷案。始怖畏戰慄。而自疾前惡。愚哉。惡人生時畏不可畏。而不畏可畏。經責之曰。人於無畏之地而戰。似進大畏之域。猶言。世位小位也。世物微物也。得不足喜。失不足憂。而惡人視之若大且重。喜得畏失。不亦悖甚乎。聖基所戲擬世人於嬰兒曰。嬰兒見雛。可喜而怖。見火。可怖而喜。舉世盡然。愚哉。主示聖徒曰。爾輩愛我之友。勿懼殺身。人戮爾身。不戮爾靈。夫誰則可畏者。彼能殺身。又能投靈於不滅之火者。是也。聖巴西習曰。懼有真僞之別。懼失財失爵。失命以至犯戒。僞懼也。懼失聖寵真福。以至失命真懼也。聖祭利落白謂曰。予懼地獄之苦。以其悠永也。

懼地獄之火。以其酷熱也。懼地獄之幽。以其無光也。懼嚙心之虫。以其無厭也。嗚呼。聖人翼翼小心。常自警戒。無敢少忽。生平敬畏。故至末日。乃得無畏而喜也。

『始顯是事。爾皆舉目翹首。蓋爾等眞福已近』◎此勉勵善人。以堅其望也。蓋命之翹舉。以望將來眞福。譬之傭人。日間胼胝。亟望抵暮。乃可受值。又比戰士。執銳披堅。羈虎敵場。無刻不望凱旋受賞。幸值此日將至。喜可知矣。保祿聖徒曰。吾善敵。吾仇善趨德路。主預備旌德之旒。審判期至。必加吾首。此豈吾一人望哉。凡行德人。皆主來審判。必皆齊受斯旒也。雅各伯宗徒嘗喻慰吾曰。吾兄。以忍可望審判之期。農其像乎。善人。農夫也。生時稼時也。行善播穀也。穡時。末日也。蓋行善多苦。迨至末日。受報而喜。無極矣。

『視無花果等樹。始結實時。即知夏日非遙。爾輩亦然。見行茲兆。則知天國

已近。◎歲有冬夏。人生亦然。惟惡人之夏。乃在今生富貴榮名。與日並炎。乃無幾時。而冬倏至。地獄之苦。不可逃矣。惜哉。夏短而冬永也。若夫聖人生時貧窮。遭患不一。則誠冬矣。而天堂之樂。如夏隨至焉。其冬俄頃。而夏舒長也。豈不幸哉。天主慰諭聖人。受其真樂。曰。愛我。盡夙興兮。冬過雨止。吾地萬卉已發。興兮。疾兮。至兮。此俱譬詞。冬雨。世苦也。萬卉天福也。歲無冬雨。則夏無花果。人先無苦。後必無樂。主故設此喻。以慰之。且堅其望。

●吾主聖誕前第三主日

聖若翰保弟斯大在加哩勒亞。國務勸國人。爲善認主。聲名藉甚。人多爲徒。時值惡君當國。宣淫無忌。德彰聞。朝臣諂諛。莫敢匡正。惟聖若翰屢諫焉。王惡其直。囚之。是時吾主敷教。廣行聖蹟。名溢遐邇。相率來聽。而敬頌焉。



## 〔經〕聖瑪竇第十一篇

『維時若翰居固圉。聞基利斯督異行。召二徒往詢曰。爾其當來人抑尙望他來。』○猶云經紀天主憫世沉溺。將命一人救之。通國延望久矣。今爾是其人耶。抑或尙望他人耶。諦觀爾峻德異跡似此任。惟爾克膺。請明示以解衆惑。主時方宣教。人皆聚聽。瞽聾一切殘廢人。齊來望救。故主於二徒姑置不答。惟命瞽者視。聾者聽。瘖者言。癱者舒。跛者行。癩者淨。諸凡病者率皆應聲而愈。

或問。若翰大先知大聖人也。必克認吾主。乃召門人探之者何。曰其問非出於不知。第因其徒心疑吾主。未知果爲救世者否。故特遣問俾之聞所聞見所見則不得不信。而疑因茲頓釋矣。『耶穌語曰。歸告若翰以攸聞攸見。瞽者明。聾者聰。癱者行。癩者淨。死者活。貧者受教福音。』○猶云。我今傳聖教好音於貧者。義徹意先知所云。天主命我傳其教於貧者是也。或

問。天下教公教也。謂主獨示貧者何。曰。傲忿貪淫。一切邪情。皆聖教所不容。富貴之人。槩多緣染。難於聽從。吾主公教。雖無棄人。而人之聽從。自分難易耳。『又有人弗怪視予者。眞福人』。◎猶言。我本至尊至能。緣救世取此卑弱之象。若人見之不怪侮我。是爲眞福之人。有所行聖蹟。古經預記。言救世者來。必一一踐行。以徵其眞。蓋不目鳴爲救世者。惟行聖跡示人耳。『耶穌舉若翰語衆曰。汝等適彼曠野。出視何物。其風搖之葦』。◎葦空不堅。遇風輒仆。言汝等出視若翰。大非此比。蓋其剛強堅毅。利害不驚。人雖尊貴。苟有兇惡。必正色嚴責之。威權不爲動也。『出視何物。其衣柔衣者。人衣柔衣。居王宮之內』。◎柔衣。輕煖之衣。細而軟。貴者之服。經紀若翰。編駱毛爲衣。佩葦爲帶。故云非衣柔者。『出視何物。其先知者。我確云彼尤大勝先知者』。◎在昔先知聖人。距主降生甚遠。惟得之默照。若翰則躬親對衆指主。導人信從。故經云。尤大勝先知者。

『經有紀云。予政遣予天神』◎天神原文曰諸若譯言天主所使者（詳見彌額爾天神瞻禮）『先爾面。其來先爾。備理爾道』◎借道以喻心德。（解見左第一主日）『是誠若翰』◎聖若翰實人。古新經稱為天神者何。曰天神無形之體。瑩潔粹白。從來無罪。若翰雖人已蒙主赦其元罪。又生平童質純粹。與天神近。又天神俱天主之使者。若翰本職為天主遣使者。故亦謂之天神。

〔箴〕

『若翰居固固』◎若翰大聖人也。無辜被囚。厄洛德劇惡人也。無德有國。何也。聖奧斯定曰。聖人甘苦。示可重。惡人耽樂。示可輕。且示受聖教為求真福。則正以求世福。則舛矣。彼盜耽世福。吾不慕其惡。何慕其福哉。天主仁愛聖人。正於今世之苦驗之。

試觀人父知榮貴絲苦而得。必禁子怠肆。課以嚴師。誠愛之也。天主仁父

也。知德以苦成。故俾聖人備極諸苦。豈非愛之至哉。篤比亞古聖一生苦極。無聊天神慰之曰。爾實天主所愛者。疊加多難以試之耳。經曰。我責所愛者。若父責愛子者然。聖基所嘗憐世人之愚。蓋見苦人。或疑其人之善未真。或疑天主之能未至。不知世苦樂爲天主親愛之效。其益最廣。姑揭其畧。

俾罪人易於省悟。遷善爲苦。難第一益。吾主設喻訓人曰。巨富人有二子。長者愛父。不忍離側。幼子背父。挈其所得家貲。出徙他國。荒淫侈肆。以致貲罄。幾作餓殍。始動今昔之感。深痛往失。歸焉。聖賢解曰。此罪人狀也。順時忘主。忘已不圖改過。主憫其迷。俾歷艱難以警之。始知悔改。而歸心於主焉。

又昔古教人居富盛。迷棄天主正路。錯履岐途。天主謂之曰。我原愛斯民。裕以腴地。滿以寶帑。迷哉。如馬食芻而肥。乃至蹄嚙逆我。我將荆棘當彼。

冥趣。使不克前進。庶轉念云。不如回首。從天主正路乎。解曰。荆棘苦難。世患是也。蓋居世福順時。惡路大開。善路緊塞。居世禍逆時。善道大開。惡路緊塞。經云。苦患能致愚人之知。又諺云。德生於困衡是也。

精煉往失。爲苦難第二益。苦難猶火於金。金經火煉。精彩乃見。安佚吾心之鋪也。苦難入心。則罪滓消融。而德輝著焉。

試德爲苦難第三益。人德深蘊於內。最難窺測。試以苦難。則眞隱立。見經指善人曰。天主以苦試之。又云。天主試聖人之聖。若治試眞金之眞。安常處順。其德難知。惟遇險逆。乃始呈露。猶瓦器然。叩擊輒知其全與裂。僞德者。擊之以苦。輒吐恨聲。知裂器之音。德眞。則心旣甘忍。口發謝辭。是全器之好音也。武士不遇敵。無以徵勇。兵旣接而勇怯見矣。舟師不遇風。無以徵技。波濤洶湧。而巧拙見矣。

金剛寶物也。價重而貴。水晶微物也。值輕而賤。兩者外貌甚肖。而堅脆迥

別在擊試之而已。真偽之德迹頗相似。惟苦難以試之。或堅而完。或脆而毀。真偽立見矣。色樹加示友曰。爾處富貴。何由知爾能安貧。爾多名譽。何由知爾能忍辱。是惟貧辱諸困。得以試汝。如試石之試金也。

固堅謙德爲苦難。第四益苦與謙。猶冬與木。木經三冬寒雪。根益深固。善人遇苦益謙。翼翼自持。苦彌重。謙彌堅。保祿聖徒恒蒙大主特恩。每于傲念將發之時。疊加世苦以杜其端。因謂門人曰。吾受天主寵賚大矣。厚矣。惟有惡神常偏撻吾。而故吾謙能固。而心能永伏焉。撻面者何。魔鬼誘惑。惡人戕害是也。聖額我略曰。善人行善而求不倨。難矣。惟苦難既至。則倨心自止耳。昔敝土國主出征凱還。臣庶郊迎。喝聲徹空。國王自抑傲心。命僕御隨塗大呼提警之曰。爾亦人類。勿忘其爲人也。夫聖人克己禦魔。賤世俱爲大勝。易流于傲。斯世之苦。正聖人提儆之僕。使之不忘爲人。以固操謙抑者也。

今夫蜂微虫也。其出採花。恐爲風飄。自挾砂石以鎮其身。蜂之智巨矣。善人猶蜂也。其善猶風也。若不自鎮。則飄于虛傲必矣。魔惑世害如石以鎮壓之。則謙心不失。而善可永存。然則苦難之益。不亦大乎。聖額我畧曰。遇難而恒其德者衆矣。遇樂而恒其德者幾人哉。色搆加曰。苦諸德之固也。譬人肢體忌風避雨。易弱易疾。勞之常動。不辭胼胝。易固難病。則肆佚病德。苦患固德。理亦然矣。

促趨道德爲苦難第五益。世樂病德如黏膠鳥難飛。如棘牽衣難進。馬怠行。乘者弛策。怠益甚矣。策之乃疾走焉。吾心本懈于善。寬之以樂。不愈怠乎。天主欲人勤善。以苦難策之。使之速行。經云。聖人之苦疊至。其行益疾。譬旅人或逢華邸美景。未免留戀。若凶邸畏途。急欲脫離。則起而疾趨。世人俱旅人也。世樂譬之華美。世苦譬之凶畏。樂在則愛戀難割。于德路愈遠矣。苦在則凡可以增我心。濡我足者。奚有乎。

加厚來世之報爲苦難第六益。雅各伯宗徒曰。毅然當苦難之試。眞福人也。蓋試畢而受常生之福。旣必矣。聖人謂天主曰。吾輩生時歷苦海。蹈難火。厥後乃蒙吾主引入安佚之地焉。大幸哉。善人之受苦乎。夫世苦本甚短。甚輕甚小。乃其報應則永久矣。重厚矣。洪大矣。保祿聖徒勸人甘心受難曰。瞬息輕微之苦。必致無際厚重之報。是也。

客入市市物。携金愈多。市貨愈廣。天主售吾天堂眞福。以苦爲值。苦多福多。苦少福少。經曲云。世苦難磨亮靈心。如匠磨石。而主置之所當置之位。此喻言也。猶云天堂如皇殿。天主如匠師。聖人如石。苦難如鎚鑿治之也。苦多則政治靈魂精密。位必高。苦少則政治粗疎。其位卑矣。主嘗勉宗徒曰。爾等爲我被人詈辱及殘害及妄誣。必眞福之徒。受苦之時。固宜喜悅。爾之酬報至深至厚矣。然則吾輩凡遇患難。宜潛身避之乎。抑出身逐之乎。



或曰。若然。彼惡人多享世樂何哉。曰。其故多矣。一世間尊富名安等。天主以爲微小而輕賤。畀之惡人固也。一惡人間有小善。天主則以世樂小報之一。經比惡人于將祭之牲。必先飫養。後致之于死地。惜乎惡人之愚。與牛羊等曠日儉安。自就永死之地也。觀此可知。凡見惡人之樂。宜勿慕其樂。宜共悲其樂也。

『啓者視云云』◎二使問主實爲救世者否。主示之以行。蓋行果足爲救世之證。焉川言爲。況言之證小而浮。難令篤信。行之證大而實。人欲不信得乎。主曾向仇者曰。我訓爾輩。爾莫之信。倘不信吾言。胡不信吾行乎。吾行足證我爲誰矣。又訓衆舉木爲喻。嘉木劣木。其影同而質迥異。辨木者視其質。豈視其影乎。人言影也。曷足爲據。人行質也。爲人之實見矣。莫可疑矣。

昔賢設喻曰。行於人猶印於書。書無印。初不知何書。印而便知之也。人無

善行，何絲知其爲善人者哉。主嘗責此輩云。有人徒口向我云。我主我主。斯豈遂能入天國。惟順從在天吾父聖意，而實行之，乃得人天國。

『又有人弗怪視予者，眞福人』。◎此以明信者之幸，深責不信者之迷。蓋主降其威，掩其尊，自居卑乏，致受苦難，以便救世。是誠可仰可愛之情。而世人多以爲怪，而藐視之。豈不痛哉。保祿聖徒曰。吾輩主徒，每以天主被釘而死，勸世人宜信。奈他國人視之如狂，而莫之之信。卽本國人亦蹴彼而罔信焉。蹴者何。猶言。設有石置于平地，則易爲人蹴。惟置之高所，乃免蹴。使吾主降生，或取尊富之勢，如珍石在上，其爲人崇重必矣。惟擇取卑約以贖世罪，無異小石之在地。以故國人不屑信從。因聖徒謂之蹴也。聖額我署嘆曰。嗚呼。主爲人取卑賤。人當何如愛戴致謝。乃及憮然怪輕。負恩甚矣。吾輩不然。必敬主卑，必尊主賤，必深愛之，莫可加尙，敢以爲怪乎。聖伯爾納曰。我熟思吾主爲我之卑。其卑愈甚，則吾愛愈切也。

教外人聞主被釘十字架死。每輕之如弱如愚。蓋徒依其肉目及本性之光耳。吾儕奉教人依其神目。依其超性之光。乃篤信其有全能與全知焉。保祿聖徒曰。受苦難之主。實爲天主之勇。天主之知也。斯言理最精深。未易通曉。姑畧解之焉。

何謂天主之勇。曰。聖十字架。猶寶鑰能開天堂之門。猶利刃能破邪魔之甲。猶重價能償普世之債。如此能力。豈非天主之勇乎。夫倚勇排怨。世人之勇也。惟斂藏其勇。外取弱像。實以克敵群魔。乃稱天主之勇。保祿聖徒云。天主之弱。絕勝衆人之強。是也。

何謂天主之知。曰。吾主以謙卑示人。識知天路。又取朴賤之人。以爲宗徒。化導萬國。令世之號爲知者。緘口而誦其辨。且以敗破邪魔之詭機。斯諸之天主之知也。夫世人之知。類倚知以炫世。其知陋矣。天主貌若無知。而大知之功以立其知。豈可量哉。諺云。霜光用晦。明哲乃深。是也。吾儕知此。

信此因吾主自託之卑賤重加感慕大異教外人矣。豈非大幸。主故許爲真福人也。

『汝等適彼曠野出視何物其風搖之葦』◎經借樹比聖人。借葦比惡人。何也。樹根深固。榦堅強。葉陰濃。枝結實。聖人似之。蓋其心能自持。一切世樂。威武魔計。毫不能動。是根之深固也。在衆在獨。一行行善。始終不息。是榦之堅強也。其意欲恒在廣益世人。勉人爲善。從者揚之。違者責之。苦者慰之。乏者賜之。無人不蒙覆庇。是葉之陰濃也。又常加其功。恒敏於善德。日增進。靈性渾全。是枝之結實也。

上四妙。惡人悉無。故比之葦。葦根淺弱。從風而靡。榦虛而不堅。葉散而無陰。枝柔而不結實。惡人似之。其志無恒。最易偃仆。經比之月。蓋以月面旋望而盈。旋晦而朔。變移不一。惡人因物而遷。亦復如是。是其根之淺弱也。又習爲僞善。飾于衆睹。輟于燕居。此其榦之虛也。又心多自私。趨利避害。

遇人苦乏。睨視不濟。經責其不仁。曰。惡人遮其膏。膏。財貨等是也。遮謂固藏之也。此惡人之情狀。正猶葉之無陰。人亦何從藉其蔭乎。又其內荒于德。無善可指。若地之不毛然。是其枝之無實也。惡人與葦。誠相肖矣。夫豈所論于若翰哉。

『人衣柔衣居王宮之內』。◎主責世人殷勤于外。疎畧于中。務膏澤至陋之形。不務修飾至貴之神。美其形以悅人目。而醜其神以碍主目。愚亦甚矣。

經。聖賢深責世人衣之過侈者。其故有二。其一爲怠修之微。聖伯爾納曰。麗衣柔服。消靈性之力。沮抑勇德。卽欲砥礪無由。蓋形神必難兼修。外備而內缺矣。譬貴家之塋墓。盡力粧飾。豈不觀夫。乃中所藏者。腐尸爾。昔一聖人郊行。有天神現與之偕。偶遇一人。鮮衣異香。馥馥神掩鼻。趨過之。聖人問故。曰。其心腐于淫毒。吾不堪其臭也。向有聖婆名保臘。掌修女大。

會。見二衣過美，乃怒，曰：「咤貴之曰。肉軀潔矣，靈心污矣。」

臘責德滿西土名邦也。其法嚴禁衣飾。獨于姑聽弗禁。蓋示國人外飾如娼，其中亦無異矣。豈不醜哉？責阿名畫工也。嘗畫善惡二像。善衣朴，惡衣華。或問故曰：「務飾于外，而求免爲惡類，得乎？」

其二衣過侈，則奪其周貧之資。聖益博削曰：「貧者裸身號于道。爾敢盛服塞耳，若罔聞乎？塗有丐者求食，幾成餓殍。爾衣金寶而弗之救，何無耻之甚耶？聖人者，不急于衣，而急于德。德在，則華；德失，則醜。」經云：「國王之女，其美飾悉在內，而文彩自見于其服之裔。」猶言：「聖人之德，若內美衣，雖蘊于中，必著于外，人得炙其德輝也。」

或問：「外服必如何乃可？」保祿聖徒答曰：「衣取蔽體足矣。」聖伯爾納又答曰：「衣之以隱體，以禦寒，以捍暑，各得其用可也。奈何世人不此之務，而求適體，而娛目哉？悖厥本用侈矣，愚矣！」

## ●吾主耶穌聖誕前第二主日

聖若翰避居國都郊外若爾當河之濱。惟以修己勸人領洗爲務。身潛一隅。聲聞四達。傾心頌仰者甚衆。時都人士有疑其爲救世者。未決命數人往探之。問答如左經

## 〔經〕聖若翰第一篇

『維時如德義』◎本國人共名也。國曰如德亞人曰如德義。『自日路撒冷遣撒責及勒未達』◎撒責主祭之位共名。勒未達副祭之位。下撒責一級。『造若翰問曰。爾爲誰』◎言國人久望救世者來。師似足當之。請明示是否。『迺認且不諱』◎認吾主之高。不諱自身之卑。『認曰。予允匪基利斯督』◎言救世者之德超絕。吾德甚微。曷敢妄冒此至尊高之名乎。爾輩迷矣。斯問毫無與于我也。『次問曰。然則爾爲u』理亞』古教先知者之名。』(事見封齋後第二主日。)是時理亞已逝世九百餘年。國人之

有此問。蓋因古經記阨理亞活活騰空去。泯其踪跡不知何在。度必有時復現于世。今國人視若翰盛德。因疑卽其人耳。曰。否。使者又次問。爾爲預知者。曰。亦否。◎若翰誠爲至高預知者。今不自居者何。曰。預知者有三品。一。預知未來者。如古教有多聖人蒙天主默照。知未來事。以誠世人。是也。一。上知己往者。如每瑟聖人。天主默照。今知開闢來。人所不能知之事。以傳于世。是也。一。知現在奧理。如若翰聖人。天主默照。今知吾主爲眞主。引人敬從者。是也。三品之中第三至高。非常時國人所知。其所問疑指前二品。故直答曰。否。乃眞實語也。使者曰。爾果誰。予將反命。爾量爾何若。曰。予若義撒義亞言。允爲聲。呼於曠野。以治主途。◎主途。指靈魂。爲迎主之路。治者謂備信望愛諸德。猶言吾本分在發聲勸人。修飾靈魂。以迎將來救世者。『時使者悉法利色義』◎法利色義譯言分別者。因其人潛修苦己。別於庸衆。故名。又其職在敷教。嚴禁邪言。維于其間。今聞若翰化導



國人不知其教真否。因往詢其人何人。其教何教。復問曰。爾既匪基利斯督。亦匪厄理亞。亦匪先知者。曷授洗於人。答曰。予惟以水洗人。◎聖若翰雖付水洗人。非能洗滌罪愆。但預示領聖水之像。以開其路耳。故其答云然。『爾等中已居。爾等自莫之知。』◎深責彼人迷惑之詞。言主已居。在爾輩中。舉目可見。而爾自懵然不知也。達未聖王預指其迷者曰。其目盲暗。不覩光明。又天主謂彼輩曰。爾心如服引睡之藥。爾師閱經。如閱絨固書。猶云。舉國人盡昏迷。如服引睡之藥。沉寐不覺。其師釋經。不達隱意。如視封緘之書。然又嘗責之曰。燕鴒等鳥。遇冬知去。遇夏知歸。牛知其主。羸知主棧。而吾國獨不知我。迷哉。『厥來予後。』◎有二解。一指主降生言。蓋主降孕時。若翰已在母胎六月。故崗長吾主半載。一指主出講。膺世言。蓋若翰猶吾主之火炬。先來引人認主。然後吾主方出親傳聖教。故云。『厥成實予先。』◎成實。言諸德之完備。蓋謂主雖年齒與敷教稍後于我。

而德位卑寵及渾全超性諸妙其先于我倍萬不啻焉『予猶罔敢親釋厥綦』○猶言真主最爲尊高吾最卑小尙不敢近爲其僕御『前事悉行於白大倪亞若爾當河之後是即若翰授洗於人處』○白大倪亞地名國內有二一離京十里一往東在若爾當後離京一百二十五里經指後者言若爾當河名譯言審判之河其源有二一名若爾一名當茲合名若爾當

〔箴〕

『爾爲誰』○此使者問聖若翰欲識其是主與否是則敬否則棄也吾輩當法此意轉問世務爲何物以辨其重輕夫世人所重且愛者富一爵一樂一是三者何可弗一問耶聖基所曰世間富厚爵位喜樂浮塵耳微灰耳飛烟幻影枯葉朝花虛夢童戲飄羽流水耳言皆時刻變動卒莫知其停泊之所在也絲此觀之輕乎重乎

貪財者。日勤貨殖。試問財爲何物乎。主曰。此荆棘也。惡物也。其財僞財耳。

(說見封齋前第二主日。乃聖神降臨後第八主日)

好尊者。戀圭爵。固榮寵。欲問爲何。經曰。卉之風。花之類耳。風發速萎枯矣。又云。國位若黎明然。蓋黎明之景不越片晷。日出輒散。豈能恆久乎。(聖雅各伯宗徒瞻禮有本論)

迷慾者。欲問爲何。經曰。人肆于慾。猶豕展轉汚潦之中。犬啗哇吐之餘。也。穢哉。(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有本論)

『爾爲誰』◎使者置己不問。乃勤問聖若翰爲誰。惜哉。世人大都類此。務察他人而憚憚于省己。古賢畫一人肩懸二囊。以狀俗情。其囊一在前。一在後。前者喻納人過。後者喻納己愆。人過在前。恒視而謫之。己愆在後。忽而忘之耳。

聖巴西略借目爲喻曰。人目外觀萬物。不及視己。欲辨己貌。借照于鏡。吾

靈亦有鏡焉。迴吾心之光以照本內。自省自問。我果何若。則瞭然知己矣。古有預知聖人神目。倏見奇獸。具有四面。一視前、一視後、一視左、一視右。聖額我略解曰。是乃知己者之象。前後左右無不周到。視己之前、己果何在。無耳空耳。視己現在。苦耳。患耳。視己之末。灰耳。垢耳。視己沒後。德賞耳。惡罰耳。而已之爲己。豈有不可知者哉。（詳見聖灰瞻禮）

『予爲釋』◎斯答喻世之輕也。如右箴自問。世物爲誰者。物應之曰聲。可也。夫聲浮氣耳。過而不存。世物如之。豈足重乎。世物比之氣。其故有三。其一氣甚輕甚薄。人身負三域而不之屈。無有覺其重者。彼夫高爵厚祿。爲累頗重。而嫌其重者。無之。雖至享有四海崇高富貴。世莫與京。而其心猶歉然若不足。蓋人心量甚宏。惟天主能充之。世物之微。安能饜足哉。古今聖賢欲明世物之勢。恒引多喻。聖基所比之暴君。謂暴君戕身。物欲戕心。暴君雖有萬乘。猶浚民膏不饜。物欲在心。如火然。薪愈增。焰愈烈。得類

侈貪。蠲賒。有古賢欲摩貪態。刻一人像。繞以毒龍。毒氣攻身。侵入其腹。渴劇。厲聲呼曰。內火太猛。徧體熾矣。有二侍女。一汲水。一急與飲。愈飲愈渴。其聲愈厲。此蓋貪者之正像也。毒龍貪情也。貪情入心。如毒透身。火熾體財愈聚。愈不足。雖罄四海之富。莫能止其貪也。聖尼色諾曰。貪心如漏甑。旋貯旋洩。卽盡海水。安能實之。色擲加曰。貪者若饑犬然。犬饑。主人擲以骨。急張口噙之。旋望再擲。卽傾席而與。不足饜其求也。貪者未得。求得已得。復求所未得。其情狀何以異此。

中古西有國王。歷山爲百國長。聞域外國土尙多。乃浩歎泣下。侍臣問故。曰。悲哉。屬聞寰宇之國。不可屈指。予無有其一。是以泣也。時有編詩而嘆之者曰。異哉王之貪矣。位高地廣。富足以饗王心。而莫以盈其願矣。世物本僞。本虛。而真實視之。歟。異哉王之貪矣。

又古巨王撒落滿。嘗自謂曰。宮殿壯吾居處。苑囿適吾遊觀。服御臣妾。供

吾使令業已備矣。富饒度越往古。珠玉珍貝聚積如沙。極苦心目之所願。隨應而莫之禁。世樂至此不既盛哉。乃回思經營保守之苦。勞心計。瘁股肱。蓋旦夕莫遑焉。嗚呼。吾樂虛樂耳。富者後形之資。貴者樂心之具。烏足滿志哉。噫。若王者庶幾知處盈之道。而世物之輕且薄。亦可見矣。

聖伯爾納曲摩世情虛幻。有曰。天主賜我神目。見三狂人。一坐海濱。勤勤拍沙咽之。不容口。一身邇硫黃之池。俛首張頤。而鼻飲其氣。罔厭焉。一身躋塔巔。大其口。迎風噏之。聖人解之曰。吞沙勤聚財人也。吸硫。迷穢慾人也。居高噏風。喜傲貪名爵人也。噫。世富世樂。世貴何益人心哉。能踞人心哉。能踞人心。弗能滿心。猶之沙氣與風。弗能充饑矣。

其二。氣聚散不常。倏忽遷變。世情盡然。夫人朝豐夕窘。朝榮夕悴。朝樂夕悲。安有定象。聖君所曰。世物僞物也。僅入吾手。即颺去。又曰。世物如川流。不頃刻停。是謂流物。流物則不可愛。愛之則與同流矣。

其三氣人所不可無。又不可過盛。無則死。過盛亦死。惟得中爲貴。即世物豈可全廢哉。貲與用稱亦足養身以及家。惟過取而溺于貪。陷于非義。必不可耳。撒落滿求。天主云。吾主。過富過乏。勿以與我。求賜適川足矣。經云。今日與我。我日用糧。是也。嗚呼。用貴得中。而人昧焉。用之無節。取之無厭。而靈心隨之以死。若氣聚人內。非壅塞則中滿而沒。噫。愚矣。

『予爲聲』。◎世物悉爲聲。高呼。令人識認天主也。天之上覆。聲也。俾人知天主之尊高無限。日月星辰之光明。聲也。俾人之章美無限。地之豐沃。聲也。俾人知天主爲福之根。其博厚富裕無限。人之靈。聲也。引人知天主之靈照透達亦無限。以及萬物無巨無細。莫不皆然。經有聖詩咏萬物共言曰。爾衆齊集兮。請偕予同聲。忻誦眞主兮。彼實爲吾輩之主。吾不繇吾。而繇彼兮。彼也。治我若人主之治人。而牧我若羊牧之牧羊兮。又云。讚主光榮。莫大于天兮。天之聲音下徹地兮。聖基所解曰。天無口舌。而本體之超

妙光明卽其口舌讚誦之聲甚高引人仰聽。知必有一造天大主惜乎。人心蒙塞。自閉其耳。萬物高呼。其聲沸騰。而莫之聽。卒不知有真主在也。哀哉。

聖經聖賢常云。萬物爲天主之道路。及天主之形迹。其意猶聲音之謂也。蓋謂天王純神無形無聲。本難測識。惟視一切世物。度難自創自立。因知必有創立之主。是世物引人知主。如路引人率繇。故謂道路也。又天主以全能創造萬物。使各得其當然之妙。人視物妙。則知更有至妙大主造物者在。如視塗中足跡。即可循以追尋其人。故謂天主之形迹也。奈何舉世沉迷日履主路。日踐其迹。而莫之認識耶。經深異此輩。謂不知真主。爲至愚至癡者此也。

『治主途』◎途者何。吾人平生所行者是。蓋吾輩皆旅人。吾生猶路。人世興殞。出世卽已。生時繕修。死則已焉。凡匠石治塗。必備界線界尺諸器。舍



是無山平直、神路之修亦有其具。主誠主訓、主德皆所以致平直之器也。聖巴西畧云。神路爾生命也。爾正爾生則神路並正。爾務屏愆勤善則神路整理矣。又云道路有二其一窄狹指天堂之路。其一寬廣指地獄之路。戒之戒之。寧趨窄狹勿入寬廣也。主曾嘆世人曰。地獄之路大哉。寬哉。入之者衆矣。天堂之路小而窄哉。入之者寡矣。可嘆哉。

『予猶因敢親釋厥禁』◎光榮哉吾主。謙遜哉若翰也。夫以若翰大聖猶不敢匍匐近主。親爲脫其屣帶。則吾主之尊高可知。而若翰之卑以自牧亦併見矣。

賢者解經曰。若翰之謙固大。然亦當然之謙。非過也。蓋吾眞主是其主。彼眞爲後主。實造彼而彼受造。主位無極。彼位有限。主光大如日。彼光微如燈。主聖之大海。彼聖之細流。自謙尊主理當然也。

## ●吾主聖誕前第一主日

吾主在世二十九年中，悉與聖母及聖若瑟偕居。歷年既久，盡厥孝道，躬立謙德之準。甘貧忍勞，同聖若瑟斧斲爲業。迨後將出敷教，乃先默牖若翰聖人，隨處勸人認主敬從焉。

或問吾主敷教，必若翰先出爲證。何曰：人久暗居，忽視大光，目必受損。先令習視小光，後當大光乃可無眩。世人神目昏翳久矣。吾主之光若太陽然，世人豈能直視？遽認爲主而信從之，故令若翰之小光預出作證。俾人先聽從，後從吾主爲更易也。經曰：主實爲眞光，實爲太陽。若翰爲燈光，爲非眞光，但爲眞光證。（事見左經）

## 〔經〕聖路嘉第三篇

『第白畧責撒爾既卽位十五年』◎第白畧國王本名責撒爾，乃國王之位號。『般雀比辣多方撫如德亞國』。阮祿德治加理勒亞厥弟費理伯治。

義度肋亞及大各倪德地理撒倪亞治彼理納地亞納暨該法方司教事」◎亞納該法二人翁壻也古今主教者止用一人不容並立乃此二人性至貪婪迭掌主教之位維時雖屬壻掌而外父同惡相濟故經並舉其名所以痛惡之也『若翰匝加利亞子方居山林』◎所處離京南一百二十里『主默引乃出周遊河岩爾當地導人以受痛告聖洗洗除夙穢』◎猶言若翰雖不能付人赦罪之洗但勸人痛悔夙穢用領吾主之聖洗以得罪赦也『如前知者義撒義亞書訓云大聲』◎卽聖若翰『呼曠野間曰開治主道正直徑路充填空谷蕩夷山陵曲衷旣直崎嶇旣坦乃衆目得視主救世者』◎舉世主爲喻世主將出人各先平其路待之況天主將降非預潔清其心恭迎吾主不可是蓋預舉聖若翰警人之言如此

〔箴〕

『若翰居山林主默引云云』◎若翰聖人幼時已離親隱修山林彼恒得

天主之默引。蓋凡處喧闐。即他人有言。尙不能聽。矧天主默訓哉。聖納西  
 盎嘆美林居曰。林居如升敵樓。可以避讐魔。不觀玻璃鏡乎。鏡有人氣則  
 昏。無則明。人之靈明亦然。近市則濁。遠市則清。主謂聖人曰。我携之離衆。  
 引之之野。乃向其心與語焉。凡人足罕出戶。習靜獨居。遠人高士也。好動  
 喜喧。則庸俗人矣。鳳凰異禽也。愛山麓而遠人。麻雀常鳥也。遠山麓而近  
 人。噫。寧獨禽鳥爲然也哉。或疑曰。人槩有室家。曷能屏棄野居乎。曰。心隱  
 較身隱。益貴也。弗獲隱其身而隱其心。亦謂隱士。聖額我畧曰。所謂獨修  
 者。非身孤獨而心外馳之謂。身涉外事而內安靜。乃正獨修也。聖伯爾納  
 曰。爾心不想世物。不記世事。不愛世樂。雖與衆居。可謂獨人。可常領天主  
 神益焉。

『導人以痛告云云』◎聖教有七聖事之迹。痛告爲其四。本文曰。白尼曰。  
 濟亞統含三意。一痛悔罪。一告解罪。一贖補罪。痛悔罪何曰。誠心切恨已

往過失是也。蓋人痛悔自恨，立志必改，乃可望赦焉。夫痛悔之益甚多，言不能罄。姑舉其畧。

洗滌夙垢，令心自雪，第一益也。世水洗身，目淚洗心。聖賢嘗以痛悔爲次領聖洗。蓋凡初入聖教，先領聖水洗去平生罪惡。嗣後又有所犯，萬勿失第。激切痛悔，必改必遷，即得再赦洗除，故謂次領聖洗也。

聖基所落曰：時雨自天至地，以樂農心。罪人之淚自地至天，以樂主心。滌靈巧而滅獄火，利莫大焉。噫！盜賊卽服罪痛哭，士師豈改成案而脫其刑？惟天主至慈，故于真心痛悔者，必赦宥其罪。人亦何憚不爲哉！

復活靈性，第二益也。人犯死罪而靈若死，死罪旣赦，靈亦復活矣。蓋人身以靈魂之去存爲生死，而靈魂又以天主之去存爲生死。聖賢云：天主吾靈魂之靈魂是也。靈魂痛悔蒙赦，主必復來。是猶靈魂復合肉身而活也。主嘗勸一人來從，其人答曰：吾父方故，請葬畢乃歸受業。主示之曰：死者

葬其死者可也。猶云。爾家人悉罪人。其靈與死者同。待彼葬爾父可也。如主言。罪人皆死人矣。此死其外。彼死其內。聖奧斯定亦曰。人失靈魂。人失天主。均謂之死。豈其然哉。

聖基所落曰。身失靈魂。臭腐蟲生。過者輒掩鼻弗視。天主離人。靈亦如屍。惡德穢聞。心蟲且駸駸嚙入。而活身爲死靈塚矣。乃一得痛哭之力。死靈復活。天主復入。修念復動。百善作而萬德舉。克存真生焉。異哉。

主曾復活死人。名臘匝羅。經云。主心先惻惻動。涕淚交下。乃命復活出塚焉。聖奧斯定解曰。臘匝羅罪人像也。主心動而哭。示罪人常痛涕。以求靈活也。幸哉。罪人暫動而致真安于無窮。暫憂而致真樂于無窮。暫痛而致真愉于無窮也。聖祭彼大勸罪人曰。爾親死。爾必涕泣。釋錦衣。麻以顯悲。痛爾神死。胡乃安然不涕。不悔。爾非甚愚。何不情至此哉。

開天門爲第三益也。重罪猶鎖。穩閉天門。然人無從獲入。獨賴痛悔之鑰。

啓之耳。聖賢喻解痛悔之功曰。大海風濤洶湧。旅客必乘堅舟。乃得安然。竟渡。萬一船漏。有沉溺之患。此時更無他策。惟急操片板。亦可登崖耳。大海。今世也。渡者。吾世人也。習俗惡情。如猛風巨浪。時撓我心。曾不少寧。人于此世而欲安行。直詣天國。必精修無間。乃可。然人志弱而修惰。乘罅舟者。比比是也。非急持痛悔之板。何由免淪喪。而入天堂哉。

或曰。天主仁慈至矣。于人初犯痛者。赦。再犯痛者。赦。頻犯頻痛。主亦頻赦。但恐斯端一啓。人知主赦易得。而戒心不嚴。不幾輕蹈干失耶。曰。無是理也。凡此妄冀再犯再赦之念。或由痛悔不真。不切所致。豈有真切痛悔。而尙萌茲狎侮之念哉。聖奧斯定深儆罪人曰。爾慎勿自欺。天主之良善。固可愛。乃其聖怒尤可懼也。經曰。勿遲向天主。勿憚改己過。蓋主怒速發。速罰重。爾惡也。可弗畏哉。

告解罪何曰。躬詣神父座前。明告本罪。而神父依規解之。是也。吾主在世。

知人不能無罪。故定解罪之禮。謂宗徒伯鐸羅曰。我將托爾以天堂之鑰。爾在世定人之罪。或解或否。我在天亦如之。又謂眾宗徒曰。爾輩于人罪。赦之則赦。留之則留。是蓋以解罪之權畀之矣。第宗徒在世不久。後來雖有教皇相繼。而一身難遍天下。故復有撒賁之選。以佐其不逮。蓋均在主命之內。而得解罪之權者也。

天主立解罪之禮。欲人親吐本愆。非苛求也。蓋罪人。病人也。神父良醫也。病人欲愈。必自覓良醫。明告其症。豈有身負大罪。求天主解。而尙吝一告哉。

聖盎博削曰。罪如熱病。熱苟深入骨髓。其病必殆。惟熱發于外表。于肌膚。則病勢必輕。乃易痊焉。罪之在心。猶熱在身。不露不解。罪勢日重。日險矣。惟一吐露神父之前。則心病自散。而痊可得也。經勸解罪云。爾先自訟。聖義即至。聖義者。眾德之聚也。何爲先自訟。聖斯所曰。魔爾學也。恒伺爾



罪將首告焉。爾有罪不解、魔必訟爾、而爾爲被訟。惟先自認自告、魔則闔口、無能爾訟矣。

或又曰。解罪固爲有益、但吾罪狀醜惡、何面目自吐乎。曰。羞罪常在未行之先、不當于自行之後也。在先美、羞也在後醜、羞也在先過失、在後過赦。聖納西盎曰。罪人莫避羞。今世不羞、後世尤羞。今世羞小而輕、後世之羞在審判之日、萬民之前、大而重矣。智者其何擇乎。

補贖罪何。曰。賠償也。補綻也。蓋罪人如債、必須盡償。否則猶欠也。解罪之後、神父或命濟貧、或念經、或持齋、苦己等功。此如贖、鉞用償吾罪之債。故謂贖罪也。又天主聖寵及衆德之美、潤飾義人之心、猶黼黻然、而罪能破裂之。解罪之後、神父勉增功行、以補神衣之綻、故謂之補罪。

或問。人獲罪、旣以悔解蒙天主赦矣、又必贖補者何。曰。人犯死罪、則從前聖寵、聖愛、聖神通功、及己身積善、一時皆失、昇天無憑、永殃難免、其害可

勝言哉。今賴天主至慈、鑒爾悔解之誠、復賜寵愛、復納通功之中、其所失善、亦皆復歸、而昇天之憑、復得、惟後世之殃、不與盡免、特改永罰爲有限之罰、待爾修補、以表自贖之意、所謂贖補此也。今世不補、後世必于煉獄補之。罰之輕重、各稱其罪、毫髮不爽焉。

或又曰。天主降生受難之功爲贖人罪也。古今人罪皆耶蘇一身贖之矣。又何必罪人自補贖乎。曰。主動無窮、固也。但吾倚此、不補吾罪、而欲昇天、則大不可。今設二端解之。其一。譬之病人欲愈、雖有聖方聖醫、然須自服苦藥、口壓藥苦、令人代服、病愈得乎。其二。主功者、大公所以然也。人功者、小私所以然也。大公小私、各獨難顯本能。彼此互合、乃易顯矣。試觀日與地、皆爲草木之所以然。日大而公、地小而私、無日、地不能滋長。無地、日又何由施其德力于草木哉。惟公私相協、各發厥能、而惟天惟條、乃可必矣。然則苟無主功、雖有人功、必劣弱微渺、罪必難贖。苟無人功、雖有主功、承

接無因，亦終何益于我乎。聖賢云：主功超舉，吾功是也。

『開治主道正直徑路』。◎公坦闊大，易行曰道。私澀窄狹難通曰徑。天主聖教有道有徑。十誠道也。經稱十誠曰：善行天主之道，必得真福。又云：主寬我心，我乃疾行天主十誠之道。蓋十誠皆依本性之理，人人當行。謂之公道。又賴主聖佑行，無畏難。故謂之坦闊易行之道也。

誠外絕財、絕色、絕意，三品美德，徑也。三者惟高明修潔之士立志獨行，故謂之私徑。又行時，世俗邪魔、肉身時時攻敵，故謂之澀狹難通之徑。噫，徑雖澀狹難通，惟其程近而捷矣。苦處易歷，末得安憩，且其報較守誠更加異焉。

『充墳空谷』。◎空谷者何？惰志自諉，不毅行善而曠于德。斯人靈魂必虛空如谷矣。充之者，勇猛激勵，奮然前進，以圖實修。如墳其空，乃來入也。經勉惰志者云：強剛志立剛意，爾勿快，天主將偕其賞報至焉。

『蕩夷山陵』。◎山陵者何曰。偕倣好高。自滿自恃之類。猶高山峻陵。阻塞神路。主即來無從入矣。如器既滿。此物不復能容彼物。非謙心抑志蕩夷之。則傲氣壅塞。何從更受天主之廣哉。（別論見封齋後第一主日）

主日聖經直解卷一終



## ●主日聖經直解第二卷

極西耶穌會上陽瑪諾譯

## ○吾主聖誕後主日

當吾主降誕後第四十日聖母及聖若瑟依古禮抱赴日路撒冷府入聖殿獻于天主聖父。是時殿內有大德聖人名西默完。天主賜以神目使之識主。不勝悅樂高聲讚美之。又有姙婦名亞納亦並讚美而在殿衆人遂皆齊聲和讚焉。

## 〔經〕聖路加第二篇

『維時若瑟既瑪利亞耶穌聖母』○若瑟瑪利亞聖淨夫婦名也。(解見聖母領報及聖母始胎二瞻禮)『聞讚美耶穌言』皆愕訝西默完乃祝『祝者猶言祈天主于吾主于聖母于若瑟特賜寵錫盈滿其神』向厥母瑪利亞曰茲者』○即吾主聖孩『其允爲義臘阨爾』○即本國本名『多

人淪喪哉』蓋言耶穌降世其本國人必多不信從之于是淪喪其靈而下  
 地獄『其又爲多人振舉哉』蓋言耶穌降世亦有多信從者于是振舉其  
 靈而昇天堂『其又爲亂矢所集之鵠哉』○蓋言耶穌降世有多惡黨嫉  
 其德而詆之橫圖加害如矢之射鵠然『爰有利刃創爾靈』蓋言聖母見  
 爾子耶穌被釘架上爾心痛極如利刃刺身然也『時人攸藏意』輒隨發  
 露』○猶言爾子被嫉害被釘死時人各發其向所藏意也蓋善者向藏信  
 從之意惡者向藏疑叛之意至此並皆發露一感其至慈一誤認其無能  
 也『亦有亞納』○聖婆婦名『先知者法努爾爾暨亞色爾宗枝之女年老  
 厥婚七年喪厥配乃寡迨今耄有四恒殿是居恒齋默道昕夕咸若茲於  
 時登殿頌揚天主遇茲允望主降救義臘阨爾乃復向彼讚美吾主禮既  
 畢返加理勒亞地厥郡納匝肋得維孩漸長日加神力』○吾主神力少壯  
 恆一其日日加者蓋以顯著神力必隨平時耳孩時則所顯猶微漸壯則

所顯愈盛。聖伯爾納解曰。主之上知聖寵等德悉皆至極。生時非少。長時非多。其實恆一。第其用則隨時異耳。比之太陽。蚤晚午時其光惟一。然其顯光則必有等。經云日加神力。解當如此。『上知超識滿盈。天主聖寵與偕』

〔箴〕

『其允爲義臘。爾多人淪喪』。○保祿聖徒曰。人獲聞聖教之真實而知之。明信之篤。以致昇天。是天主之所欲也。又主云。罪人神死非吾欲也。惟向我而克享神生。乃吾欲。今經於天主降生。云爲邦人淪喪者何。曰。主躬降世。拯救我衆。尙有多人執迷不悟。信從大負其降生之恩。以藥爲毒。以德爲仇。而自墮落於地獄故云。主嘗語門弟子曰。必我不降。不躬訓人。人乃無不信之罪。我來且訓矣。罪將奚諉。正謂此也。

『其又爲亂矢所集之鵠』。○吾主言行大與其讐反。讐以是嫉而毀之。而



吾主于是恆被其賊害。故又爲衆矢所射之鵠也。嗟夫。蝠眼昏弱。弗克向太陽。主之譬亦然。大凡善人惡人其相悖也。猶火於水。必不能合。善人爲善。惡人惡而傷之。世情之常。經勉義人曰。吾子若欲近主。加修。宜防將來之害患。而預致備于其心。蓋人于平時誠宜預備。而迨及患至。則安然受之而已。

或問。惡人殘害善類。主盍遽殄滅之。以全善人。而反延其生。遲其罰。若未嘗見者。何也。曰。天主仁父也。憐視惡人。而寬需其悛改也。伯鐸羅聖徒云。主于惡人姑且含忍。禁聖怒莫發。所以待其改也。人弗改而負其惡。則加罰必矣。色樹加日。天主罰人。緩步而至。其至愈遲。其罰愈重也。

又天主容惡人在世。以煉善人也。聖奧斯定曰。勿謂惡人無益于世。天主或待之改。或用之以煉義人。又聖賢恒云。善人遭惡人之害。比爐於金。使煉益精。比風於舟。使疾抵岸。比冬于樹。使堅其根。主不遽滅惡人。蓋以是

故

『爰有利小創爾靈』①此言聖母痛苦吾主之受難，至極而無以加也。聖伯爾納鐸曰：聖母之苦非言可盡，使能分于世人各得一分，必各自至疾死也。又聖賢云：凡致命之聖人，其苦比聖母之痛，猶微滴比大海之水也。嗚呼，聖母之痛，豈能言盡哉！

『維孩漸長，日加神力』②我等當師吾主，無日無時不急于善。聖人云：人一時不向前以加其德，卽一時向後而加其惡，是也。凡人行善，若逆流行舟，舟人不急挽而上，則必隨流而下矣。聖伯爾納曰：爾於行善，勿遽云罷爾，方云罷，爾德之敗，卽自此始矣。比之肉軀，日日進餐，體材漸長，精力漸厚，偶或廢餐，卽腹餒，色槁，力弱，而殞其命矣。今夫諸善衆德，靈魂之味也，如或罷止其功力，必漸劣，志必漸落，而前修盡廢，豈不惜哉。亞白勒西國名畫工也，時敏不輟，偶遇冗劇，晚乃執筆畫一線，曰：庶不至虛廢此日。嗟。

乎。畫薄技耳。且恐或失如此。吾輩所務何業。而可玩日愒時。漫不知惜乎。嘗謂義人庸人。比之于日。義人則自卯至午。漸升漸高。光之加。無一刻停。庸人則自午至酉。漸墜漸下。光之減。無一刻停。不升即墜。不加即減。可勿省哉。

### ●三王來朝後第一主目

是時國都有大聖殿。國人奉天主規令。歲赴殿瞻禮者三。惟家居太遠者。歲一往亦可。又凡赴瞻禮。必滿七日。始聽歸。聖母及若瑟去京四百餘里。且苦家貧。緣此每年止一赴瞻禮。然此禮本責成男子。婦女孩童不在限內。惟吾主偕聖母勤於神事。故不遠四日程。恆同若瑟瞻禮也。

### 〔經〕聖路嘉第二篇

『耶穌一紀伊等』○指吾主及聖母及聖若瑟『上日路撒冷如瞻禮規

禮日既闋，伊等行返，乃童耶穌自止日路撒冷。厥親弗知，度在羣行。○國俗凡往瞻禮男女別途，惟孩童聽其隨父隨母，或隨親識行，皆可。緣此聖母雖失吾主，度其必隨若瑟。若瑟又度在母處，以此啓行之時，不覺其失。行及程，乃訪求於親族，知識不獲，復返日路撒冷覓之。終三日，乃見在聖殿端坐司教者中，載聞載問，聽者駭異，爲其上知，爲其捷答，見則愕。指聖母及若瑟，聖母語之曰：「兒曷俾我輩若茲。」爾父。○指若瑟，蓋論吾主人性本無父之子，降孕聖母，祇恃天主神能。彼若瑟者，不過爲之保傅撫養而已。但時人不知，皆以父稱之。故聖母亦從衆稱而稱之也。『暨予痛切覓爾。』答曰：「曷予覓哉。弗知一有吾父之事。」○指天主聖父，予即可在茲。伊等尙弗達于伊言，時同伊。○聖母。聖若瑟下返納匝肋德，而屬下之。維茲衆辭母蓄廼心，耶穌寔加上知，漸增厥齡，日益受寵愛于天主及衆人之前。○吾主知本恒一經謂有加（解見天主降生後主日）其

日、日益受寵愛于天主及衆人之前者、卽謂天主聖父、日顯寵之、而衆人亦日益愛之也。

〔箋〕

「伊等上日路撒冷、如瞻禮規。」◎古教規曰、凡男遇大瞻禮日、各罷俗業、詣聖殿瞻禮、卽第三誠守瞻禮之日是也。茲誠約含二端、罷工一、瞻禮一、蓋瞻禮所以致靈性之益、而罷工則并卸肉身之務、以益靈性、其益更大、且天主生人、內有靈性、外有肉軀、以故人之事、主必兼二者、凡值禮日、旣當竭誠感激愛慕、欽崇倍于平日、以致內敬、又當悉去俗務、躬詣堂中、瞻仰拜誦、以致外敬也。

又吾主與聖母及聖若瑟、皆示吾輩宜欣勤于瞻禮、聖納西盎啓人曰、爾其戒哉、值禮日勿失其禮、禮日聖日也、勿汚以非聖、貴日也、勿辱以鄙賤、神日也、勿秣以肉身、是日也、正可求主以洗夙垢、乃世人遇生誕、元日等

日肆于樂，荒于酒，忘真主。如此安可謂主日。安可謂聖人之日。謂之凶日可也。聖熱羅曰：聖人在世恆持齋素，恆苦本身，以得主寵。爾則飽食鼓腹于瞻禮之日。狂哉，愚哉。聖奧斯定曰：吾教兄弟每遇天主聖誕或聖人瞻禮，謹節飲食，嚴伏忿怒，寬解憎怨。爾愛勿止于姻戚，并致之于爾讐，乃真能守瞻禮之日者也。又主云：禮日，吾聖日也。爾心勿肆惡欲，爾足勿踐邪路，爾舌勿出非言。夫天主於瞻禮謹嚴如是，我等宜何如守之乎。又吾主及聖母原不在此誠內。尚不遠四百餘里之程，歲往瞻禮，乃今聖殿僅離數步，而尤憚以爲遠，亦獨何哉。

「童耶穌自止日路撒冷，厥親弗知。」◎嗟夫，失天主而不覺，罪人之病也。經狀惡人之迷，比之蠹虫曰：罪食惡人之靈，如蠹啮衣。聖額我略解曰：蠹微虫也，然所遺之害，則深矣。寂不聞聲，乃漸啮衣，弗令人知。人亦罔覺焉。罪在，漸敗人心。惡人尚晏然自足自逸也。豈不類哉。經又云：惡猶剃刀也。

剃刀削髮，而人不痛。罪削心善，而吾尙不覺也。尙不痛也，不覺不痛，必不圖改，必不求赦，猶之不知其病，不求醫治，不知其乏，不求人濟。哀哉！色楞加曰：人知其惡，卽爲其善之始。知其污，卽爲其淨之原。旣惡旣污，而憐不知，無由知其改之矣。無路得其淨之矣。其終也夫。

『復返日路撒冷，竟之。』◎聖母甫覺失主，卽返尋覓，弗稍緩時刻如此。然則吾輩以罪愆失主，猶可緩圖乎。亟改亟求，猶恐弗及也。經云：勿遲遲向主，勿日延一日。天主聖怒，必將疾至也。遲延，必愈難救耳。病在身，愈久愈入膏肓，療之愈難。人罪，靈性之病也。愈久在心，愈肆其毒，愈加魔力以攻，愈減吾力以拒魔攻也。因愈難改也。

昔賢示其弟曰：爾有未改之惡，勿謂待來時痛改。今時，定爲爾時也。來時，未定爲爾時也。時或不至也。縱至，爾或且不改矣。聖熱羅曰：罪勢甚重也。人心墜心，使心漸下，而落於他罪也。今日改一爲難，明日改多不愈難哉。

敵一譬難而敵數譬易者否矣。又曰。罪如樹入地愈久其根愈固其幹愈豐。將欲拔之使遷。矯之使直。吾見其難也已。

昔天神現示聖人曰。人得罪後。不圖速改。妄待來時。是猶樵者採薪欲負。苦力不勝。乃置束復採。而益其重也。夫今日之罪重矣。已難克矣。尙欲加他罪。以待明日始克。豈不愚甚矣哉。

『爾父既予痛切覓爾』。◎此聖母示人覓主。以痛以淚則必得之。卽主所謂爾以痛心尋我。必得我是也。畢額我畧曰。身病各有定治。如病發于食。減味損飧是其治矣。良醫以涼攻熱。以熱攻寒。因病授藥。罔或亂投。誠審之也。今人心疾雖多。其對症之劑。惟痛悔一藥可治。如淫。如怒。如傲等疾。危疾也。倘能痛悔切至。立見淫流止。怒火熄。傲氣降。旋治旋效。惜乎世有如昆蟲藥。而不知所以用之也。身罹世患則痛。心陷非義則不痛。亦愚矣。聖基所嘆曰。人犯國法。罰之以金。心痛無益也。金不復返矣。失嗣心痛無



益也。嗣不復甦矣。受辱心痛無益也。辱不復雪矣。惟得罪而痛。痛必有益。常痛之有。其罪卽滅。良哉。奇哉。痛之爲藥哉。人猶不知所以用之。愚哉。又云。痛于罪猶蟲於木然。蟲生於木而啗木。痛生於罪而滅罪。

聖額我略曰。吾鄉天堂也。吾徇世樂。遂離于天。吾樂愈多。離之愈遠。惟有痛悔涕泣。則可復歸。痛悔愈深。歸向愈近。蓋痛悔涕泣比之大海。海水愈廣。波濤愈起。舟則愈高。愈近于天。痛悔愈深。涕泣愈多。靈性亦愈近于天矣。（已見吾主降生前第四主日）

『而屬下之』。◎大哉聽命之德也。吾主極尊至貴。無可比擬。而乃甘心遵依聖母及聖若瑟之命。毫髮無違。率以爲常。蓋示吾儕皆宜伏順天主。以聽其命耳。又吾主示吾儕孝德之表也。凡爲人子。誠宜遵依親命。十誠第四端。孝敬父母。是也。有以己貴顯而鄙夷其親。輒不聽從者。尤所大戒也。試觀吾主天主也。其尊高無等。聖母及聖若瑟。所處貧乏。並無勢位。主猶

一心恭奉、聽其所令。人獨何心、而以暫得之貴顯、鄙夷其親乎。蓋亦思親實生我、無親吾必並無、吾且無之、位于何有。奈何以其所有之位、而傲其所由以有位之親哉。悖甚矣。

或問、設親教吾非理、從之可乎。曰、從之、非理也。聖伯爾納曰、下之人可奉其上之命、蓋命出於上者、猶之出於天主也。因可視其命如天主命而奉之。如或有命非理、則不出于天主。明矣。可妄從乎。不從正所爲孝矣。蓋天主大父、公父也。其命在先世父、小父、私父也。其命在後。二命相反、違彼違此、孝乃大矣。

經曰、天主排列吾愛、使得其序次焉。聖奧斯定解曰、人愛如梯、其級有等、人子勿錯趾也。勿後者先之、而先者後之也。愛主其首也、愛親其次也。蓋愛親亦理之常分之宜然。而造生吾親及我者、主也。則用愛先後之間、不可不審矣。主云、凡愛親踰于我、必不得享我。可弗鑒哉。

## ●三王來朝後第二主日

## 『經』聖若翰第二篇

『維時於加納加理勒亞地』○加納鄉名屬加理勒亞地。去吾主本府四十餘里。有婚晏。耶穌聖母與厥席。耶穌偕宗徒併見。請赴酒幾罄。耶穌聖母語伊。酒罄。○意欲主行聖跡以助之。『耶穌應曰。女者。予與汝何與。』吾主兼具天主與人二性。其人性實繫于聖母。與他人子係於母無異。其天主性則無始無終。原與聖母無涉者。今所應若云。我行聖跡獨係于我天主之性。此性無涉于爾。何必倚母之親而求我行耶。吾此性既于爾無與。爾此求亦于我無與矣。『予時尚未至。』○猶言。行此聖跡我已預定。但所定行之之時猶未至耳。蓋酒未罄盡。遽命水變。則衆客不知所從來。無由顯其大能矣。必待既罄行之。使客得以詰知其故也。『聖母語僕曰。從伊。』○吾主『命可悉行。依厥俗堂下設有石罇六。以供盥。』○宴時屢盥。

手并滌酒器。『爵各幾容三兩肩。耶穌語僕曰。滿注爵水。僕注滿。耶穌語之曰。今取以送監酒者。僕者如命。監一嘗變酒之水。弗知厥自。知惟汲水僕。監呼婚者曰。凡進酒必先旨各酣乃進次。爾留旨酒至今是耶穌第一聖跡。行于加納。加理勒亞地。且顯厥光榮。且厥宗徒允信。』

〔箴〕

『有婚宴耶。耶穌偕宗徒併見請赴。』◎主躬迨婚宴之堂。以示其禮。乃天主親立者耳。聖經載天主初創天地萬物畢。卽造一男人名亞當。乃復投以熟寐。取一肋骨造成一女名厄娃。男女既成。命之相配。以廣厥類。夫指其婦曰。若骨實吾骨也。若肉實吾肉也。夫雖離于生己之父母。以近其婦可也。蓋婚禮既成。二人合締而爲一體。經言備涵厥妙矣。吾姑揭其畧。天主親立此禮。躬合男女。若媒妁然。斯第一妙也。聖奧斯定曰。人有苦婚姻之累者。輒謂夫婦之禮。乃魔所結非也。今主躬迨婚堂。正示斯禮爲天

主所立，不可致疑也。

夫婦之結，死結也。死方可解，斯第二妙也。主嘗深責擅自休離者何。夫婦二人，一身也。天主結合爲一者也。天主之所結合，孰可解之。解曰：世間無結如是緊者。論時至緊，自成婚以至死亡，莫可解。論所至緊，夫婦身雖各居一極大地之東，一極大地之西，莫可解。論信至緊，即病，即老，即胎荒，不生不育等，莫可解。論愛至緊，交踰友，親踰戚，究無他愛可以解之也。嗟夫，主訓如彼其嚴明，解如此其切，猶有市婦如婢，或轉售之他人者，苟于結合結亦罔終，是誠何心哉。

夫婦不得互失其信，斯第三妙也。婦浼身而流於淫，固爲失信於其夫。倘其夫亦然，亦爲失信於其婦，無以異也。蓋天主初立婚禮，婦止一夫，夫止一婦，故也。又况夫身實爲婦物，安得再獻于他婦。竊本配之物，以爲他婦獻，謂之盜賊可也。

夫婦勞則相助、病則相顧、憂則相慰、若忠友然。斯第四妙也。凡人在世難保無患、患之勢如重負、獨負之必仆。有侶同力分其重焉、則易負矣。夫婦同心協力以負一家重任、一理外、而一理內、相需甚愜、而相成甚大、可弗相愛乎。

天主初生女人、特取男身之一分、然不取之于下體、以示夫不可卑視之也、亦不取之于首、以示婦不可爲首也。惟取胸肋近心之骨、以示婦實夫匹、且宜恒麗于其心也。凡居室者、尙其仰體斯旨也哉。

夫婦交愛其樂如琴瑟鐘鼓然。卽有苦患、亦忘之矣。聖基所嘆美諧偶者曰、噫、夫婦相愛者福兮、無福如彼之福兮、無樂如彼之樂兮。遇順時、固不勝其喜。遇逆時、逆亦變而爲之喜、寧不至妙也哉。奈何夫順婦逆、夫良婦厲其家殆矣。順逆二時、悉招災禍。何則、順時猛婦生傲、輕夫、橫待家風。一逆時、則愈不安。義分肆志妄行、無所不至。安得相合相愛哉。

經曰。無怒如猛婦之怒。寧與獅與龍居。毋寧與猛婦居。夫猛婦安得爲同輓之偶乎。一牛順。一牛逆。欲以同輓。難矣。况一牛一獅哉。夫惟偶皆牛。牛皆順。不相踉亦不相嚙。雖負重任。可保無虞。世之爲夫婦者。勉之。

生子以廣厥類。斯第五妙也。蓋天主初生萬物。即畀之以傳類之能。然設無伉儷之禮。能何由施。而古今以來。如帝王師相。聖賢豪傑之屬。何由而生於世乎。但吾人要想生生之妙。何爲。務生子不務教子。急養子身。怠養子心。則失天主之本意矣。務生子以滿天下。禽獸之務也。務生子以滿天上。賢親之務也。

賢親教子如匠然。匠之成器也。取材于木。木曲。則繩以直之。木厚。則鉋削其餘。木或過薄。則又增益。其所不及。使得以就厥用焉。子性曲。父可強而直之。厥繩。天主十誡是也。子性傲慢。越分肆欲過度。迷酒失節。父可拘束之。禁止之。如鉋削其餘可也。子志微弱自諉。不能進德。父可勉勵之。如加

益其薄可也。父盡其教，子豈能不成器者哉。

聖賢又戒人父云：教子之工，當始於其幼時。延待氣質剛勁遲矣。木稚則易雕，蠟軟則易撚，欲成聖像，欲成魔像，均無難者，在像之者耳。

夫夫婦固當習子於善矣。至于其身若之何，曰：更當習於善，以盡厥道焉。夫道何？曰：負家重任，不惜胼胝，以養婦及子女也。無子女，心安于天主聖意。有之，善養之，積藏以遺之。勿博，勿飲，勿色，勿侈廢所有餘，斯皆夫道也。婦道何？曰：同負家任，無子女亦安于天主聖意。有之，乳之，教之。勿怒，勿怨，勿呪咀，勿厲于家婢。斯皆婦道也。聖經廣述善婦之美，曰：善婦難得，其價如遠寶也。有德而又有貞，如物本美而又加其美，洵無價可售矣。比之太陽，能光輝萬物，比之銀礫，能當金柱，比之堅基，能承廈宮，解曰：太陽一出，萬物皆受其光，與美與熱也。善婦亦然，其德照耀一室，令家人感動而師法之。其儀整齊嚴肅，甚樂良夫之心，其好善之心熱于內，必形于外，以率



子女至大益也。銀礫恒穩不動。善婦恒處閨闈。足罕出戶。不得已而出。容止端整。如穩礫然。至于基堅。則所承之殿亦堅。善婦之心。衆德之基也。其心毅于善衆美之宮。諸福之殿。允可建立。無慮傾圯矣。噫。善婦之妙如此。或問。夫婦之禮至妙如是。童身之妙若何。曰。難言也。聖教公會中人有三等。守童身之貞者上也。守鰥寡之貞者次也。守配耦之貞者。又其次。聖賢常譬童身于金。鰥寡于銀。配耦于銅。其不同有如此。

上古洪水將發。天主命諾厄造舟避之。舟之三層。第一最高。乃諾厄及其家人所居。次居飛鳥。又次居走獸。畢奧斯定曰。舟。聖教公會像也。三層以像奉教三等人也。上層童身之分位。中層鰥寡之分位。下層配耦之分位也。又主設譬誨衆云。農夫之布穀分厥種。三分。一分稼一而穡三十。一分稼一而穡六十。一分稼一而穡百也。聖熟落解曰。田。聖而公會也。奉教人其美種也。穡三十者。指配耦。穡六十者。指鰥寡。穡一百者。指童身也。

聖保祿揭童貞之妙曰。父嫁其女。固善。不嫁。則愈善。蓋童身之心。惟專惟一。止務事天主之事。止要悅天主之心。止務恒守心身。今俱聖且潔也。有配之人。其心分矣。勢不得不務世事。不得不務悅其配之心。以視童貞。安能同日語哉。

聖保祿益嘆童身之德曰。美哉童身之德。諸德之榮也。其善諸善之飾也。其天主之像也。其諸信者之間。至高至貴至尊之分也。又聖保祿所曰。童身之德。絕勝有配者。如天之勝地也。如天神之勝世人也。嗟夫。童身者。純淨如天。尊貴如天神也。較有配者。豈不大異乎。

『酒幾罄』◎婚宴用酒以合歡。乃數巡而遽乏。嗟乎。斯筵正世樂之像耳。世樂雖集。必不能全。必不能久。人方試嘗其味。而味已告乏矣。經記云。昔有人家素饒。多美田。幸值有秋。廩不能容。穀矜甚輒自足。鼓腹曰。予也可以安享矣。今所獲足。爲長遠計矣。言未畢。天主抑之曰。誠狂人之言哉。今

晚爾必死。所積財物。爾得享之乎。惜矣。斯人僅嘗世樂而亡。猶茲席之酒。客未酣而乏也。

又世樂世位世富等。皆各有數。而慕之則無數。緣此既不能同享之。亦不能久享之也。在先者得之。在後者必不得矣。在後者既不得。在先者安能常有此得乎。成功者退。得時者進。我推前後。又推我。人人更迭相授受而已。可常據乎。聖奧斯定曰。世際狹小。不足並容衆人之衆。子推父。孫推子。後者遂先者。以獲享其產也。如車水筭。先後有次。依次或實或空。先得後無。先無後得。先覆而空。後升而實也。經亦曰。窄披衣。不得披二人。是已。

『聖母語伊酒罄』◎是時在席者衆矣。獨聖母見其酒乏。而求主救。是知其仁慈之摯也。聖伯爾納曰。聖母之慈心。猶仁泉。常流惠澤。以止人渴。未既也。又云。吾儕遇難而籲聖母。無不得其祐者。蓋聖母爲矜憐之母。其慈之深廣長。孰可形容乎。高至于天。使人能升。深至于煉獄。使魂能出。廣

如地之面自東南以迄西北無人而不得者。長如世之久自伊昇天以至世盡。無時不伸其拯救者。仁哉聖母。無以加矣。

『從伊命可悉行』。◎斯言雖約。其義甚博。蓋示人全守聖教諸命也。守此犯彼。與夫時順時逆者。不可望順守之報。且有犯逆之罰也。經云。守九犯一。猶犯十是也。譬之人子聽順親命。不免有時而逆。即爲不孝。不必全不聽也。臣承君令。一事或違。即爲不忠。不必全不承也。全聽全承。乃稱孝忠。彼事天主者。豈獨不然。

『凡進酒。必先旨。客酣。乃進次』。◎天主也。惡神也。俱備席而宴世人。然其味大異矣。魔味或輕微如財利。或空虛如名爵。或污穢如淫慾等。主味重厚誠實。潔淨如諸善之聚也。惜哉。世人貪于彼。而廉于此。何也。曰。人目短淺。物在目前則視。離目則不視之矣。魔宴在目前。即今世之樂。人無不見。以故無不從之。及後出而反酒。即後世之苦。人攸不見。則畏懼之者亦鮮。

矣。聖賢設譬曰：魔苦漁者然，露其餌，隱其鈎。若蜂然，其口出甘，其尾藏毒。聖經示人力辭魔宴云：酒在玻璃瓶，其色瑩然，有光爾勿觀其色，勿食其餽，入口雖美，後螫如蛇，毒如龍者，以肆害也。解曰：酒者世樂也，爾勿慕其味，勿妄冀其能久，蓋人生脆如玻璃，最爲易破也。世樂始雖甘，其終必苦。人勿視其始而視其終，可也。天主之宴先置辛辣，後置甘餽。今世置苦，後世置樂。今苦促矣，後樂永矣，以視魔宴，不大相反哉。世人宜何從焉。

### ●三王來朝後第三主日

耶穌在加理勒亞地，但偕宗徒登山，其餘人衆悉憩止山下以待。

#### 「經」聖瑪竇第八篇

「維時耶穌下嶺，有衆從。一癩者伏曰：主，若肯，輒克淨予。」耶穌舒手撫之，曰：肯淨矣。乃厥體遽淨。耶穌語之曰：勿洩。惟之撒責，且獻禮遑，每瑟。◎古

聖人名（事見封齋後第二主日）『所命于癩者以證厥病愈。』○依古教禮凡病癩者不得入城，不得與人交接。癩愈乃向撒責前聽其詳察，若果全瘳，命詣聖殿獻禮數種以謝主恩。然後方許入城與人交接也。『後入加法爾納翁。』○城名。吾主既郊外行右聖跡後乃入城。『百夫長詣主懇曰：主，予一僕臥于家，病痿苦劇。』耶穌曰：『予往治。』百夫長曰：『予萬罔功。』主入予宇，惟發一言，予家人即愈。予有主將而屬之。乃于我所統卒，命此去則去，命彼來則來。命僕爲此，罔敢弗爲。』○蓋言我本微賤上有所屬，然于在下卒僕，凡有所命，即刻遵行，莫敢違背如此。又况吾主至尊至大，天下萬物悉皆聽順者耶？信不必履我之室。主第在此特發一命，僕在彼無有不痊者矣。『耶穌聽愕訝。』○愕訝驚異驚嘆之狀。凡有所見，不知其故者則然。主無不知，當彼未發信詞，主必蚤已知之，何亦愕訝哉？聖奧斯定解曰：『愕訝有二。人視事異，不知其故者，愕訝先發于內，而後形于外。知者愕訝于』

外而已。主之愕訝，正止于外。不由其內者。蓋欲美揚彼信，欲使同行者皆覺其信，而共美揚之，因顯愕訝之狀耳。『語從者曰：予誠語爾，到今國內未見有信德若茲信者。』○或疑：本國已往聖人衆矣，即如每瑟達末等，悉先知聖人也。衆聖之信，豈不大勝是人之信，而主云然者何？曰：主第較其信于當日之人，而非輕已往也。○又疑曰：當日有聖母宗徒，有多聖人聖女，彼其信，又豈反出是人下乎？此其解有三。其一曰：主第就國民之信，較是人耳。本國大聖，俱在此言之外。其二曰：百夫長，外國人也。以外國人而知認主，能而誠信之，即可謂大且奇矣。本國之人，久沐主恩，主訓目擊聖跡，其信雖大，不足奇也。比之幼童偶出智語，咸驚爲奇。高士出大智之言，莫爲之奇焉。其三曰：主第就來求痊病之人論耳。猶曰：我自居此國至今，未見有病人求愈。如此人求治家僕之病者，他病者之求，信雖切，此人信愈切也。『並語爾自東自西，有多人來同亞巴浪。』義撒雅各。○上古三聖人

名號『宴於天堂』◎天堂西文曰罷辣依所蓋諸天之最上者天主初造萬有卽造此以居天神與後來諸聖者。此中常明無夜神形真樂畢備常享天主榮福無已。非釋氏所謂淨土也。宴者喻言以示天堂無比之樂『上國之子』◎指如德亞國人言此國之人悉認天主。木有真教。主降生于其地。親訓示之。使得昇天之路。故稱之上國之子『見投於外間冥』◎指地獄言。人在世而固執于惡其心迷惑謂之內間冥。在地獄爲無光之所謂之外間冥。卽有涕泣有切齒所。耶穌乃語百夫長曰爾往依爾信予允爾求。厥僕卽愈』

## 〔箴〕

『耶穌下嶺有衆從』◎吾主在山近從之者少。下山而近從者衆矣。聖賢曰。高山天堂也。主降生先在天如在高山然。近從之者少止。如德亞國知其名奉其教。餘國悉否也。惟降臨之後躬與人接而親訓迪之。近從者乃



日衆也。天主聖子謂其聖父曰。罪人求得罪赦。祭以牲。父弗願其祭也。奉以土物。父弗愛其奉也。予將降世親教世人焉。乃其從我者之數不可數也。

嗟哉。天主未降之前。多顯厥威。有犯卽罰。有違卽刑。試觀天神心生內傲。速迸於天。而投之地獄。人祖犯命。速迸于地堂。滅所賜之恩。而加以種種累苦。人肆於淫。降洪水而淹滅之。流于男色。降天火而焚燼之。人視天主聖怒至嚴如是。曷敢近而從之乎。惟降世後。齊其威嚴。其於人愛之如父。懷之如母。教之如師。患則慰。病則療。饑則食。渴則飲。罪則赦。人無畏怯。故近從之者衆也。『一瘤者伏』。◎瘤。罪人像也。蓋瘤與罪相似。瘤病醜身。罪病醜心。靈魂得罪。倏喪美光。而增醜暗。正若瘤人然。又瘤爲易染之病。罪爲易流之毒。聖熱羅曰。受惡黨之害者。宜禁於始。否則徐延於心。如毒之蔓延於身。致敗全體必矣。又曰。疾撲火星。室不至被焚也。速截腐肢。體不

至受毒也。遠驅癩羊，群不至被染也。否則室全燒，體全敗，群全癩矣。敗俗之友，火也。毒也。癩也。疾撲之，速截之，遠驅之，可也。不懼其害，留之無幾時，而吾俗已與同敗矣。豈不戒哉。

罪如黑色。一交于白，白俱黑矣。惜哉世之善人，或交于惡，則善變爲惡。比比然也。惡變爲善，百中一耳。豈可必乎。經云：人枯瀝青，必汚厥指。是也。色癩加曰：爾欲無非，勿交於惡。爾交傲，爾心必傲。爾交吝，爾手必吝。他惡類然。古教規嚴，禁癩人居城內，恐沿其毒於合城耳。罪癩類也。欲防其肆而避其害，不離罪人可乎。達未聖王詩曰：深惡惡德人兮，惡心勿邇吾之心兮。倨傲之目，不知足之心。出訾詞之口，俱勿與我席兮。弗偕我居兮。弗與我交兮。旨哉言乎。

『惟之撤責』◎昔凡癩者，不能自斷厥疾之瘳與否，撤責雖能斷，且不能治之。今者撤責能斷心病，又能治之也。聖基所曰：大哉聖教撤責之權身。

居於地、而權達于天、其能大勝天神之能矣（斯論已見天主降生前第二主日）

『獻禮』◎凡癩病已痊、不得徒手入殿、必携禮物以謝主恩。罪人亦然。第其所獻甚異耳。癩、形病也。形病宜獻形物。罪、神病也。神病宜獻神物。心之痛、口之解、行之補、皆當獻之物也（已見天主降生前第二主日）

『予一僕臥于家』◎百夫長於其僕病、乃孜孜急急、思有以治之、可以法矣。蓋主僕二人、如二友相扶助然。爾視之如子、日漸加親、彼即視之如父。日漸加戴、爾視之如尊、無故加刑、彼亦視之如尊、無故謀害、施報之常也。古新二經、太西諸國、指稱家主曰家父、以示家主、宜如仁父待其僕、勿如嚴主也。經曰、爾有僕、愛之如心、待之如弟。蓋爾與彼位雖異、而性則等。且其職雖僕、其利如友也。聖盎博削曰、天主爾父也、並爾僕之父也。天主視之如子、爾盍視之如弟乎。若伯上古大聖人也、其待僕如友如子、其言曰、

吾與吾奴與吾婢、悉天主所造之人。當吾及其居母胎時、天主不分彼我、皆親自序列其體、何貴賤之有。我今審之以虐、後天主亦將以虐審我、詰我虐僕之故、我何詞以對乎。

或問：良僕待之如子、理也。設有背逆、何以待之。經答曰：主人之分有三。食其饑一。正其邪一。禁其閒一。僕餒則弱于工、怠于命、營于竊、計于亡、腹一充、衆惡止矣。僕邪則詐于事、慢于工、拂于命。其心傲謀抗、貪謀盜、恨謀報。主人嚴切以正之、可也。僕閒則虛耗日費、念不潔、謀不臧、無利于家、無益于主。主加之以工、而禁其閒、可也。又曰：爾有逆奴、罰之可拘之可、勞之可、勿聽閒也。閒則生惡謀。然或罰或拘或勞、悉酌之于理可也。

主罰僕如醫治病、攻人病、而仁病人。徐審病勢、依病進藥、一劑能治、不加次劑、此治病之道也。且治之之時、含忍其氣、而不怒也、寬望其愈、而不棄也。抑何仁矣哉。治僕亦然。蓋正僕之偏、不可過嚴、不可過厲。口責足、而必

加刑。少責足而必多責。則譬人之心也。保祿聖徒訓曰。勿虐爾僕也。責之時息怒語。戒厲聲。在天眞主爲爾之主。並爲爾僕之主。審判日豈問孰僕孰主乎。賞罰至公至平。必各得所當得也。

或問。主人之分旣然。役人則如之何。聖保祿答曰。役人宜恒戰慄。順聽主命。若天主之命可也。甘心事主。若事天主可也。如此乃獲天主厚賞矣。又云。役人身服主法。心受主令。不敢抗理。主之產而不自私。治主之事而不失信。乃稱善僕。聖伯鐸羅曰。僕之于主。無論慈虐善惡。悉宜聽命。彼方主命而忍主刑。與夫得善主而事之者。均非大功也。惟不計主之殘暴而事之。被呪詛而事之。被痛楚而事之。役人之功斯大矣。

## ●三王來朝後第四主日

## 〔經〕聖瑪竇第八篇

『維時耶穌下小艇。宗徒從。候海大變。浪猛顛厥舟。伊』◎吾主『既寢。徒亟呼醒曰。主。申施救。吾儕將溺亡。曰。劣信人。曷怯。乃起命風教海。』◎風海無覺無靈。曷能聽命受教。曰。天主之能大矣。能命萬物。能使順命。是故一有命令。物雖無生。卽順不違。如有靈性也。經勸人敬主曰。天主臺前。萬物皆有生命者。是也。『太平卽隨人者』◎駕本舟之人也。同幫舟之人也。居岸上之人也。並吾主宗徒也。『驚異曰。風海順從伊命。是誠何人』

## 〔箴〕

『耶穌下小艇。宗徒從』◎海者。今世之像也。暴風高浪。世之艱難是也。主降下世。若入大海。逢百苦累。若逢猛風怒濤然。宗徒同入。同當苦累也。主將逝世。語宗徒曰。汝輩至今從我多苦之中。蓋言我在世恒逢世害。受世

累。以故人多恐懼，不敢近我。惟爾輩忠徒至今我從弗舍焉。

試石試金，艱難試友。善且真者，奚分時之順逆？與夫勢之高卑，始終如一。不改其節，惡而僞者，則惟時勢爲向背耳。玄鳥夏時近人，冬至則離。僞友亦然。朋勢炎炎如夏，則爭先附之；朋勢冷落如冬，則爭先去之。經譏此輩云：窺利而來，窺損而去，窺食則邇，窺齋則避是也。

色搨加自矢其忠曰：我欲覓得良友，以爲彼致命焉。使吾友被流遠方，吾必從之，不舍也。噫！世人朋交尙宜然，矧吾儕於吾主哉？主于吾忠至矣。吾苦必近。吾苦愈劇，其近愈切。經載主慰義人云：彼居難中，吾必與同居，以助其劣，以解其苦，以報賞其功也。主忠如此，吾忠宜何如哉？

或問：主已昇天享福矣，世之人何由得從于患難乎？曰：凡受誣辱、遭貧病、奇禍等，能心忍、口謝、容不變，此卽從主于患難，卽主之真徒也。譬如伯富貴異常，子女蕃衍，身體強壯，世福駢臻，踰時寇劫去駱駝三千，牛一千，驢

五百頃則火降立斃其羊七千。又猛風四起宮忽崩盡壓其子女十人。魔又敗醜其體遍身發癰自頂至踵無處不痛。噫百患集于一日而若伯毅然含忍伏地謝主云。吾入世時赤身出胎謝世時赤身入塚。主賜我今世之福主今日盡奪之。吾福由主來亦由主去主之聖名恒承丕榮斯實吾願也。嗟嗟如若伯者斯吾主真徒哉從主于患哉。

『候海大變』◎解曰。斯變非偶然也。乃出自吾主嚴命者其意有三。一示世患盡繫天主。示人在患中宜甘心含忍謝主加恩。一示惟天主能息世患。受患者惟可求息于彼。

解其一。昔天主降罰惡城曰。斯城之患悉我致之。又云。我實生諸人之患。人或不知以爲受人之害而致恨焉。視之如讐。此正如犬矣。人拋石擊之。彼乃怒而嚙石也。經記有小人詛訕達未聖王。獲之者恨欲殺。王止之曰。任彼肆意詛我可也。天主鈞命在茲孰敢逆之孰敢殺之。



或疑。天主仁父也。曷生苦難以加人耶。曰。仁父亦罰不肖之子。但父心本慈。罰不出於其意。惟由逆子自致。天主生百苦患以罰罪人。亦因人先爲惡。而苦患不得不從之。豈天主意哉。試觀天主初生萬有。人未得罪之先。何嘗有苦患哉。天無酷暑。無嚴寒。無失時之雨暘。四行翕順。災沴不作。地不生棘茨。人不汚勞。而不稼穡成。猛獸毒虫。皆不爲害。且聽命焉。是以人生其間。無困無憂。無病無死。而安享世福。惟至得罪之後。重違主命。主乃降罰。畢集萬苦以懲之。疾病多端。勞苦畢世。且終不免於死亡。天地四行若相盟詛。以共寇吾之一身。吾身居天地四行之間。如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撼。何時得安。而且獸肆其猛。虫肆其毒。種種爲人害。蓋惟人反天主之命。是以萬物亦反人之命也。是則人世諸苦。悉人罪自招之。豈大父至仁本意哉。

解其二。天主降苦患。或罰惡人。或益善人。總爲天主恩澤。可弗欣真而感。

謝之哉。蓋惡人負罪罰所不免。然而現時之罰輕而短。將來之罰重而永。加彼免此。其爲恩也大矣。聖奧斯定語主云。主今焚吾身。今斷吾體。任主今罰吾罪。惟懇免吾將來無盡之刑也。又善人者。其善雖純。其涉世雖小心惟謹。然豈無微滓未融。微塵未淨者。主乃用苦患以融之淨之。斯又非大恩乎。卽奮然逝之可也。卽歛然謝之可也。

解其三天主苦患世人用罰其罪。乃世人多昧厥自。置主不禱。妄禱邪神。豈知邪神本于吾苦無涉。安能我救哉。且求之於彼。愈重天主聖怒。而苦患愈加矣。經記惡王阿谷可亞病危。命使禱于土神。天主遣先知聖人急逝之曰。豈國內無真主乎。往問僞神何爲爾王病必不退。天主已判其死矣。使者返而王果死。又經載天主責拜邪神者云。彼拜無能之神者。致發吾怒。今將嚴判其非。削其名於人之中。彼神能救之乎。蓋真主惟我。我外豈別有主哉。惟我能滅世人。未幾而復活之。惟我能降百苦。未幾而吉祥。

之人犯吾法而罹吾刑，孰能救之乎？或曰：有人雖中求免于主，而卒不得者，何也？曰：不知善求耳。雅谷伯宗徒曰：爾輩不得所求，蓋不知善求耳。善求何？先改後求是也。蓋人以得罪致招災禍，乃身負災禍，復不知省，且加惡焉，以是而求解免，曷可得耶？有加苦難重已耳。聖額我略比此輩于叛逆之僕曰：本主欲正其叛逆而罰之，設正在杖笞之下，猶加叛逆。雖愈求主罷刑，必且愈益主怒，愈加重其刑矣。

先改後求，求無不得者，經記昔日名府尼尼物人習于惡。天主欲其遷改，命先知者往示罰戮之期將至。先知者如命入城，高聲曰：四旬日之後，城必沉沒，人必盡亡。國王聞驚，撤座席地，卸寶衣粗，下令自人至畜，皆廢食飲。人各披蓆，各圖遷改。心痛目淚，庶其感格天主慈心，而停將至之戮乎。天主果鑒之，卒宥焉。噫！求若斯王，信善求者哉。

『命風教海』◎風海無靈，無覺尙能順主命，從主教，乃靈覺如人反多違。

抗。豈不愧哉。夫天主造人特畀以靈。所以使得自主。立功獲報。非萬物比也。

天主特以自主之權畀人。恩豈小哉。而人顧多負之。惜矣。聖伯爾納曰。主張在人。故能明辨淑慝。生死顯冥。可否之分。而爲善惡之根。賞罰之因也。奈何人擅得爲之權。乃不爲善以受善報。而反爲惡以致惡罰。大逆天主意矣。大負主畀主張之恩矣。經曰。天主置火置水樹前。任爾伸手而取。蓋示人善用其主張。擇善而取之可也。

### ●三王來朝後第五主日

〔經〕聖瑪竇第十三篇

『維時耶穌設喻於衆曰。天國』◎指今世聖教會言『比人布美種子厥田。役寐時。主之譬以莠稗布麥間去。麥苗秀成實。乃莠稗並興。役造厥主曰。

主弗嘗布美種於田。今曷有莠稗曰：茲工吾嘗工哉。役曰：主欲予遽往耨。曰：否。耨莠稗。莠麥或隨。需並長以迄斂穫。乃命刈工先刈莠稗。束縛烈焚。爰收厥麥于我廩。◎宗徒聞喻不解。求主開示。主曰：家主布種莠麥者。我也。田天下萬國也。美種一切聖賢。凡可昇天善人也。莠稗惡人也。嘗潛入田撒種莠稗。邪魔也。成熟斂穫之時。乃今世之末。刈工乃吾天神也。今凡田有莠稗。或鋤或拔。束縛而焚之。世末亦然。吾遣天神分別惡人於善良之中。投之地獄。卽號泣切齒之所是也。惟諸義德之人。一至天主大父之國。皆大發朗曜百體之光。如太陽然也。

【箴】

『天國』◎天國卽天堂也。經乃以名聖教會者何。予舉輿圖爲解。蓋大地球有眞國輿圖。球有畫國。眞國畫國。其度數同。其廣狹同。其東西南北相去遠近同。其或居或離赤道又同。故畫工卽以眞國之名。名其所畫之國。

而人不以爲非也。乃若天堂與聖教會彼此相合。亦有然者。均稱天國何不可之有。

天主本體雖廣大無極。然其無尙之美好。止顯于天。普天之下。主雖無不在。惟聖而公之會而已。

又天堂有聖人。悉皆一心愛主。盡力事之。竭誠從之。其聖爲真聖。德爲真德。善爲真善。如是者。非吾聖教。安得有之。亦惟聖教。善人得畧法天上聖人。愛事天主也。聖伯爾納曰。聖而公教會。其內至善之人衆矣。其德之高。如天之高。其貞之清。如天之清。其信之純。如天之純。其望之固。如天之固。其愛之寬。如天之寬。其或敷教。或談經。或勸世。如天降甘霖然。其或責人惡。正人非。罰人失。如天雷然。其或甦死者。療病者。解難者。如天霹靂然。豈不儼然天上人哉。聖教會豈不儼然天堂會哉。

又天上有天神。其務恭揚主美。其職欽奉主命。其品有上中下之別。上者

受命而達于中。中者受命而達于下。下者受命而行也。聖教會亦然。有誠德之人。有修己之士。其務專心恒誦天主也。其職迪人行善也。其品有中下之分。教皇其上司教其中。而主祭其下也。亦上命中。中命下。下受而行也。

又天堂大國也。其皇統握大權。是一天主也。其大臣恒麗皇側不出治事。至大天神也。其在外治民理事。下品天神也。其名哲十二宗徒也。其勇士致命聖人也。其貴者其富者其百姓者。諸等大小聖人是也。聖教公會猶天國也。其總領教事獨一教皇也。其不離其側者。宰相也。其出外治民。主教主祭者是也。其名哲。傳註聖經開釋人疑。教示庶民者是也。其勇士各方守禦國寇。各方敷教者是也。其上中下之民。教中三級人也。上級守童貞者。次級守鰥寡貞者。又次級守夫婦貞者是也。

又天體至高。至廣。至明。而恒施潤澤於普世。乃求之聖教會皆有可比者。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高其高如天也。蓋其當信之端悉奧悉深悉皆超性者。人雖聰明絕世安能幾及。聖盎博削曰。信天主聖父又信其于無始之始。生天主聖子。斯信之高孰與京哉。雖罄今世之知本性之光遠弗及矣。且不獨信德。卽愛望義勇謙潔等萬德之聚盡皆至高無極也。異哉。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廣如天之廣也。蓋天包萬民聖教亦無類也。天無私覆。貴人賤人亦覆。大獸覆微虫亦覆。故謂之公天。聖教亦然。貴投納貴賤投納賤。知愚好醜兼收並畜。故謂之公教。聖詩嘆美聖教之廣曰。異國之人自禮義以及蠢頑如無知之黑人皆安居其中焉。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明如天之明也。天之明何。曰。太陽也。太陰也。五星與列宿也。聖教會之光明亦然。吾主其太陽也。聖母其太陰也。天神其星宿也。又愛德如日。信德如月。他德之衆如星也。

或問。愛德比日故。曰。日諸星之王而愛德諸德之君也。日甚熱。愛德亦熱。



人心。日沒于西。地面無光。萬物失美。日生于東。地面復光。萬物復著其美。愛德亦然。心失愛德。靈魂無光。諸德無美。愛德再生。靈魂復光。諸德復美。又問信德比月故。曰。月體原無光。以接太陽之光而光。信德本無光之德。不賴良知之明。肉目之見。而獨賴主所言及經所記。以爲其信。是謂接天主及聖經之光而光也。又月之光小光也。夜光也。日出而其光散滅矣。信德乃人在世之德。及其逝世升天。明向天主尊光。聖教諸端無不洞徹。安用信光爲哉。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施澤。如天施澤也。七政列宿。恒有所施。照地澤物。大益人身。聖教會者。恒降神施。大利人心。如敷教。滌罪。責過。啓蒙等。皆是也。由是觀之。天與聖教會彼此肖似甚矣。共名天國。豈不宜哉。

『美種』◎美種指善人言。凡種能生厥類。而善人則種之美者。迪人爲善。即其所生也。聖良嘆美聖伯鐸羅聖保祿二宗徒曰。二聖者。其猶佳麥二

粒乎。天主若良農以布于世田。而所獲百萬不啻焉。蓋後來聖人皆生出  
于斯二粒也。

『莠稗』◎莠稗指惡人言。惡人若惡種。亦能生厥類也。聖基所設譬曰。惡  
友如爛肢。懼其蔓延。奮然一割。餘體庶保無虞。否則毒流而敗全身矣。可  
無畏哉。吾主示門徒云。或爾手或爾足。或爾目。溺爾于罪。截之。離之。剜之。  
寧缺手足目而入天堂。毋寧以全體下地獄。所謂手足目者何。惡友惡黨。  
與凡誘溺于罪惡之親屬是也。吾雖重之如手。需之如足。愛之如目。設或  
陷我於惡。日當毅然棄去。以遠禍害。勿用姑息也。

『役寐時主之譬以莠稗布麥間』◎此言主人日間播種作麥。而譬人乃  
于深夜穰播惡莠也。主。吾主。作麥。聖教。譬。魔鬼。莠稗。惡誘也。主。譬曾問主  
其教何如。主曰。吾向明講於世。吾向示人於聖殿。國人聚集之處。私居燕  
處。曾無一言。然則我教何如。爾曷問我。問聞我訓言者。彼誠知我教何如。

也。噫、卽此敷陳日間、及于衆前、已可知其教之誠實矣。譬之商賈售物、日中爲市、一任市者審視、則豈以賤貨欺人者哉。主曰善人行善、依光行、不忌人目、不懼人舌、其行惟善故也。

魔鬼則反是。必待人寐暗冥之時、乃投其誘。聖基所樂曰。魔鬼乘夜伏於暗地以誘人、是也。嗟夫。惡鬼如兵、善埋伏以誘敵。又如漁人、露餌藏鈎以引魚焉。聖益博削曰。世樂如餌中藏鈎、人不加察、貪餌而並吞其鈎矣。譎哉。魔也。又如弋人、伏身暗地、張其羅以引飛鳥也。聖基所曰。魔害其隱哉。童子顯餌羅外、以獲飛鳥。魔鬼藏惡樂中、以陷世人。彼鳥薄青冥、庶乎得免貪餌而下、必中緇繳。夫靈心之思、卽人之翼也。欲破魔計、第於其餌之來而熟慮之、未有不遠避者。若一味昏然、溺於佚樂名富、而不加審、甘其餌、豈有不入其羅者哉。由是觀之、魔教隱然深藏、亦猶售賤物者之於暮夜也。非僞而何。主又曰。惡人行惡、依暗行、忌日光、避人目、其行惟惡故也。

一役寐時主之傳云云。◎此蓋云。傳人弗敢顯肆其惡。第寗人寐時突來加害。是亦力弱人也。魔鬼亦然。聞之聖賢恒云。魔如狐狸。少力而多狡。人寤則離。以此微弱。人寐則近。以此微狡矣。凡人毅于志勇于善。是謂醒寤。魔望之卻步焉。不然而弱于志劣于善。是謂昏寐。魔乃近與之敵。而槩有以勝之矣。嘗比之湯沸。湧不已。蠅弗近也。漸溫且冷。蠅近而汚之必矣。魔曾問聖人云。人偶值患難拂意之事。卽詈罵我。何故。曰。爾衆惡之首也。形禍神禍悉由爾出。詈爾罵爾曷怪乎。魔嘆曰。否。否。自天主降世爲人受死。吾力微甚。手足如桎梏矣。雖欲害人而力不能。第惟忘人被我傷耳。亦彼怠心自致其害。豈我力哉。

聖盎博削曰。天主降世之後。繫廢于吾足下。俾吾能敵勝之。不勝是吾罪矣。蓋由吾心志之意且劣。而非關魔力故也。聖依西鐸曰。視魔猛若獅而畏之者。怠志之人也。不戰而自屈矣。視魔弱如虫而易之者。奮志之人也。

百戰而百勝也。奈何。吾人業知魔惟窺竅，而猶不寤以避其害也。古賢儆  
 怠者曰：有盜乘夜突來，將以空爾室，殺爾軀，爾猶酣睡，惛然不寤，以自全  
 耶。聖伯鐸羅宗徒勸教友曰：吾兄醒醒勿寐，蓋爾譬魔鬼若獅厲吼，巡行  
 不息，將翕吞爾輩也。噫，魔害如此其甚也，宜寐乎，宜寤乎。

『主之讐』◎讐之名甚切魔名也。魔深惡人甚嫉其善，故謂人讐。聖賢常  
 云：魔鬼不貪世財，不喜世名，不圖世爵，其務其職，其業止在誘惑吾神，謀  
 害吾形，以快其讎心耳。聖基所曰：張羅設罪，害神苦身，挑怒助慾等情，誠  
 惡魔之職也。聖基所樂又曰：彼惡讎者，以人死爲生，以人損爲益，以人害  
 爲利，以人苦爲樂，以人永禍爲福，幸是知其讎人至極而無以加矣。乃世  
 人於此可惡可醜，可恨之讎魔，猶昧然順其惑，信其言而從其命也。痛哉  
 痛哉。

或問：魔讎人之故。曰：讎天主，因以讎人，人乃天主富產。魔不能害主，則謀

害其富產，以雪其讎耳。聖巴西畧曰：邪魔如豹然。豹猛獸，甚惡人類。若不得害人，或遇土木人像，必急奔嚙之。天主眞像也。魔欲害主，萬萬不得，則謀害其像。斯第一讎人之故也。又魔嫉人善，忌其得福，則第二讎人之故也。聖盎博削曰：魔之讎人，由其本性嫉忌也。蓋甚恨自己，從天而下，以當地獄萬苦。人自地而上，以享天堂萬福。每自謂曰：人性吾性，相較懸絕。吾高人卑，吾貴人賤，吾失眞福而罹眞禍，彼免眞禍而享眞福。吾恨夫人也。吾將畢智殫力，用塞其昇天之道焉。聖巴西畧又曰：魔妬人，因謀害人。蓋恨肉身能得天神之位也。經所云：魔因嫉人，引死入世是也。

『主之讎以莠稗布麥間去』。◎讎人雖種惡種，然種之即去，不能令惡種長且熟也。其所以長且熟者，功在土壤。魔鬼亦然。第能種惡念，惡像於人心而去。至于受種，生長成熟，悉本人之工，乃所謂罪也。聖伯爾納曰：魔能推人不能倒人。蓋雖有魔力推我，我卓然立。魔豈能倒我哉。

聖奧斯定設譬曰。魔如繫犬然。可以吠人。猶且嚇人。獨不得噬人。人近則噬之。夫人而見噬于繫犬。不亦愚乎。魔能動人情。能以要其諾。終不得強其諾。設人自順。是猶近犬以致噬也。謂之愚人誠然哉。惜乎。爾之右。天主勸爲善。爾之左。魔鬼勸爲惡。爾耳在中。任爾聽從。奈何。閉右耳。絕不聞。聾左耳。歎然納乎愚矣。

『需並長以迄歛穫』。◎斯乃田主。不允役請。留惡草偕麥生長也。其今世之像乎。天堂爲聖人之居。地獄爲惡人之所。善惡兼雜。惟今世爲然。蓋天主不忍全拔惡人也。

或問。天主曷容惡人在世。而不遽殄滅之乎。人不速去毒肢。毒必延。必敗全體。惡人如毒肢也。在世必肆其毒。而壞世人。敗果全果。勿令同所。一敗俱敗。惡人之心敗矣。留之必敗善人。今夫惡草害田。虛占美壤。速拔之。豈不宜哉。聖奧斯定答曰。毒肢敗果。惡草悉非惡人比也。彼性不靈。拘於一

定不能遷改。留之何益。惡人惡種也。其惡不發于固然而發于任意發之前能戒。發之時能止。發之後能改。天主安忍遽棄之乎。雖然吾輩弗可恃此而自怠也。今日獲罪。勿待明日。即刻遷改。庶無他虞。若不亟圖而待歛穫之時。晚矣。無及矣。

或又問。留惡待改。于理固然。然使惡人執迷。終于不悛。天主亦將留之乎。曰。留之蓋卽無益于彼。必增善人之功。必加善人之美也。

何爲增善人之功。曰。煉之使融其渣。苦之使加其功也。聖奧斯定曰。勿謂惡人虛佔世地。勿謂天主無所獲於惡人之生。蓋或以能改過生之。或以煉善人生之。或以增善人之功生之也。

昔聖婦勒伯加有娠。而結雙孩。一名雅各。一名額撒烏。彼善此惡。在胎輒相爭不已。母怪之。求示于主。主曰。雙胎乃將來二民。時相爭而終弗合也。其小勝長。而弱伏強乎。聖奧斯定解曰。聖婦勒伯加聖而公教會之像也。蓋



實爲我等公母也。我等居其中，猶孩之在母腹。雅各善孩，教中善友像也。額撒烏惡孩，教中惡友像也。二孩相爭，示教中惡人與善不合，恒謀加害。小勝長，弱伏強，示教中善人強若少弱，受患而不怨，受害而能忍，心勝伏惡人，而加厥功也。此惡人利益善人之故也。

何爲加善人之美曰：其醜故也。夫今世有毒蛇、猛獸、惡龍、穢虫，則諸物之美更著。惡人之醜，能增善人之美，亦復如是。比之畫圖，設使滿紙皆光，則高卑不分，遠近不判，必無足觀。惟有影與光間，高卑遠近始較然別白也。有賢曰：惡人在世，必加善人之美。蓋世無暗夜，吾不知光晝之美也。無幸味，吾不知旨食之美也。然則世無劣德之輩，吾安知毅志之勇哉。無迷色之夫，吾安知貞德之貴哉。由此觀之，世惟善惡並存，善美愈甚也。

『束縛烈焚』◎或曰：惡人如莠稗是矣。地獄之烈火，罰其罪是矣。請示束縛者何。曰：惡人在地獄，各有定刑，各有受刑定所。定刑以罰其罪，定所以

別各罪之類。如諸傲者共一所。諸吝者又共一所。奸貪等罪類然。經謂束縛之意指此也。聖奧斯定解曰。束縛之者猶云盜同盜。奸同奸等。蓋以同類之非常同類之罰。是天主至公至當。一定不易之理也。

### ●三王來朝後第六主日

左經雖有二喻。其意惟一。即示聖教之妙若何。其微于始。廣于終若何。

#### 〔經〕聖瑪竇第十三篇

『維時耶穌設喻於衆曰。天國者』◎指聖教言。『比之芥種。人以藝厥田。是種在萬種間。眇甚微甚』◎或疑芥子未爲至小。鶯蘇及他草種更有小者。曰。主第舉蔬之可食者。以較其子。則芥子爲最小也。『惟一長越諸蔬。成幹樹。以棲戾天禽』◎解云。加理勒亞等方。皆生芥。高茂異他國。經曰。能成幹樹。能引雀來。隱于其枝。以此聖賢解曰。諸蔬。君子之道象也。蓋諸蔬。

一則在地不能發榮長大，一則在釜不耐火力，初入釜，釜若不能容，少頃即萎，久一則或生或熟皆無辣味，無能力也。世賢之道盡然，凡人初聆其言乍覽其著作，非不明辨華美，乃聽覽既畢，無可咀嚼者。又曰：人世之道，外膚美觀，若觀佳繪，外言快耳，若聽樂音，惟熟察而詳思之，乃知其中甚虛而無飽心之實也。從之則其靈恒饑，終不得所食焉。○芥種吾主聖教也。蓋蔬類惟芥大有能力，生熟恒辣，未種其粒甚微，種後漸長成樹，匪直昆蟲藉其下，即高飛之鳥亦下而蔭乎枝葉之間。今吾主之道，凡初聽其論而誦其書，似乎庸矣小矣，乃聽誦之後，感動熱中，其味無窮。又初雖微眇，起于一方，後漸增長，充滿天下，不止齊民趨教，即博學多能，尊爵重祿，上至有治平之責者，皆仰其盛滿，降志撝謙而奉聖教焉。○經記昔有大國王者，天主賜之神夢，見一異樹，高際天，廣盡地，其葉甚美，其實甚衆，地上萬生悉食其實，而實無盡。萬獸安牧其下焉，萬羽安棲其上焉。解云異

樹。聖而公教會像也。根雖在地、而其高則至天。廣則盡地也。○或問其葉其實萬獸萬羽數語所指者何。曰。聖堂常行之禮儀、即聖教之葉也。如祭時及領洗時等備行多禮、以加祭洗之文飾、皆是也。葉加樹美、禮加教美、意也。天主聖寵信望愛等德、皆聖教之實也。善德能養人心、以加神力、無以異于樹實之養人也。聖教平等之人、自居卑位、比之獸居樹下、童身守貞修道等高德之士、自居高位、即比之羽居樹上也。『別設一喻於伊等曰。天國者、比發麪之肥。婦以藏於麪三斗內、麪乃悉動變蓬起。』○解曰。麪三斗、四方萬國也。發麪肥槽、吾主聖教也。麪本不能自發、賴肥以發之、四方萬國不能自善、賴聖教以善之。蓋聖教德超力大、教之所至、雖有邪風惡俗、無不感動遷易者。『是皆耶穌以喻訓衆、蓋於訓時、一一借喻以符先知之言云。啟口舉喻、發明攸蘊、自生民以來者。』○或問主訓示衆恆設譬者何。曰。以示小民易明故也。蓋教理深微、愚蒙難達、設喻則聽者

易明、易于取神益也。聖熱羅曰。吾主誨也。如富家宴客。餽味衆多。任客擇取。吾主講時訓衆。恒設譬喻。多方令聽者。或隨其神味。擇取以養其心。或隨其神病。擇取神藥。以療其疾也。聖基所樂。又云。主之譬喻。不高如天。不卑如地。適得其平耳。蓋高則愚者不明。卑則知者輕易。惟得中。則智愚悉皆安聽。以取神利焉。

〔箴〕

『天國者比之芥種』◎解曰。芥種及芥園。皆吾主像也。蓋其在此謙居於卑。嘗誨門徒曰。吾實良善。吾實心謙。爾輩其師我哉。又曰。吾小如小虫焉。彼民雖微。猶敢輕我焉。嗚呼。主謙如是。真不異芥子矣。人獨何心而自傲自大乎。聖盎博削曰。吾主降時甚小。生時甚謙。死時甚窮。一至復活之後。昇天之時。其榮其尊。其高。悉無等矣。先比小種。後比高樹。豈不然哉。聖依臘畧又曰。主在十字架上。比之芥種也。被瘞于塚。比之種于田也。復活之

後比之芥樹高茂也。保祿聖徒所謂。吾主謙已以至釘死。惟天主聖父命天神世人魔鬼。悉跪伏而欽敬之是也。

又解曰。芥種善人像也。約其故有二。其一。芥種本體雖微。而其德則大。醫家著其德曰。凡人食之。自外至內。悉動變而獲其益。又能止蛇毒。不使蔓延。又能醒寐疾。不使長臥。又身或苦寒。食之則溫。是皆其德也。乃善人則誠有然者。輕已卑躬。自視甚渺。而心德神善。則大且廣也。

保祿聖徒。人仰其德。乃自視。則曰。無功而辱稱門徒也。若列我于罪人。則最重逆犯。是我也。亞巴郎。上古大聖人也。大獲天主聖寵。其自謂有曰。吾其道上之輕塵乎。吾其甌中之微燼乎。達未德貴國王也。其德大聖。及大先知者也。而自視則甚輕。嘗曰。吾醜若廢犬之醜。吾微若鳥虫之微也。噫。善人自視必輕且小。而實爲大且重。比之芥小種。比之芥高樹信矣。又世人自外及內。莫不受善人之益。外如朋友鄉鄰。內如家人親族。悉仰其德。

慕其善而效法之。又世有敗俗如毒蔓延。善人或責其過、或勉其不及而恒務止其害也。又人習于惡、安于不善而不自覺。正如人患寐病然。惟幸得親善人之善、乃易覺其病如夢得醒而療之矣。又人心或冷、或怠于善、一視善人之忻勤、冷者必熱、怠者必激、鮮有不進于善者矣。善人德具是妙、故以比之芥種也。其二、聖額我畧曰：芥種不揉嚼、則無味無辣。德亦無由以顯。揉之嚼之、味辣德乃齊發也。噫、渺哉種耳、藏茲大能、不亦異乎。善人則亦有然矣。平時無事、德無由顯。一遇苦難、乃徵厥德。若伯聖人心蓄大忍、世不能知。迨至受盡魔難、怡然順受、人始知其忍也。達未聖王內藏恕德、人亦不知。迨至惡口叢集、怡然寬宥、人始知其恕也。致命聖人聖孩聖女、初時人莫知其勇。惟虐君酷吏逆埋殺戮、其勇乃著焉。夫大忍、大恕、大勇、何由而伏居于弱勢之軀、不又異哉。

『天國者比之發麵之肥』◎解曰：發麵之肥、信德像也。蓋肥糟雖微、有三

奇焉。能合散類一。能動死類。令發而上如活物然。二。能變類爲可食之味。三。信德亦然。方人未信之先。各從異教。持邪戒。心離身散。不能相合。惟既信後。皆從聖教而合。皆敬真主爾合。皆相愛而合。皆相助而合。皆身心如一而合於大會也。聖教始行之時。經讚美之云。信人合財而公用也。合身而居同聖堂也。合心而相親愛也。其形雖衆。其神惟一。即謂之一人可也。又人未信之先。其所爲德。所行善。皆死德死善也。其神無籠。其行無功。其德不真。不能令人昇天。惟活信在心。德善並活。神既蒙籠。行亦有功。德罔不真。令人得昇天也。

又信德入世。大變世人。蓋未信之先。各爲情欲牽引。已信之後。以道御心。以理制欲。以人易獸。聖經曰。虎狼與羊羔同居也。貔貅與童叟同牧也。犢獅羊同柵也。獅如牛食芻也。毒蛇螫龍無殺害于人也。噫。天主聖知如海湧溢。施及普世故也。此悉喻言。猶云世人未信之前。槩暴如虎狼。凶如貔貅。



狐、傲如獅、觸人如犢、殘害人如蛇如龍。小民悉不敢近而與之交。已信之後則暴變爲善、凶變爲良、傲變爲遜、觸殘害等變爲愛情。君公臣庶合交而成一大公會也。

經又云、曠地空所無路之野、皆欣然而喜。蓋荒蕪變爲茂盛也。是時瞽輒視、聾輒聽、瘖輒言、跛輒快行也。此亦皆喻言。猶云。人未信前其內無美、如瘠瘠曠地。其靈無善、如虛空所。不由正道、如無路之野。又如瞽不能視、大路、聾不能聽教言、瘖不能認已罪、跛不能舉端步。惟已信後乃大變。爾。聖龍爲之文飾、諸德爲之充滿、心離歧邪而趨大道。又神目、神耳、神舌、神足、悉得其善用也。其變如此故以信德比肥槽耳。

又解曰、發麪之肥、十二宗徒像也。蓋宗徒其數無幾、乃散襍世人無數之中。卒令受益、難以言罄。凡國主大臣小民、每每相率而來、未幾而大動大變。豈不猶小肥變動多麪哉。聖伯鐸羅宗徒一人耳。乃入如德亞羅瑪等。

國悉大動大變矣。聖保祿宗徒一人耳。乃入西理亞祭薄等國。悉大動大變矣。他諸宗徒莫不皆然。故以比之發麪之肥也。

主日聖經直解卷二終



## ● 聖經直解第三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 ◎ 封齋前第三主日

世人恒遇難事不知其故。如見善人或苦或貧或害多疑天主何爲不顧。吾主欲明此疑。立左經以示天主理民顧事之勤。較家主治本產尤切。經言如左

## 〔經〕聖瑪竇第二十篇

『維時耶穌語門徒喻曰。天國』◎指聖而公教會『擬家主晨出募傭。定每工一錢。令之營厥葡林。已初復出。視市閑立幾人。謂曰。汝等亦之予葡林。予酌汝若值。工承往午正。申初。更出。亦復如是。時幾西初。又出。視立者幾人。曰。汝曹曷爲終日閑立此。曰。無雇。曰。汝等亦之予葡林。乃訖。主謂督司曰。呼傭給貲。始末至。迨至首至。幾西初至者至。每獲一錢。首至者至。默

付工貲益厚。每亦獲一錢。受而訕主曰。斯輩後至。工半晷。我等負整日重。整日烈。主例彼於我等同。主謂其一曰。吾友。予未有不義及爾。爾詎不於予定一錢受爾貲去。欲附彼同附爾。曷弗可。惟予欲行。抑若目自惡。緣予自善。◎如言。爾之工貲不短毫厘。吾財任我給人。爾何眼赤。喻畢。主儆宗徒『此者。先爲後。後爲先。請者多簡者寡』

喻包二意。其一。葡萄林指聖教公會。每科葡萄幹指教中各友。主人天主也。傭者。傳教師也。其業在修培衆善。如傭人壓植然也。卽已傭者。上古聖賢也。午申傭者。中古聖賢也。暮時傭者。吾主宗徒也。彼雖末至。聖切盡力。遠勝先至者。因主賞之特厚也。其二。家主。天主也。葡萄林。乃萬品之德。每幹。各各德行也。行傭者。世人也。天主無不雇之人。付之明司。能別可否。愛司能趨避善惡。許之善報如雇工之貲。

作工日時。其解有二。一指今時之限。卽時者。自亞黨最初萬民之祖。至諸

阨洪水也。此第一時約一千五十六年。已初自諾阨至亞巴浪。此第二時約九百二十二年。依中曆爲夏王槐十七年丁丑午正。自亞巴浪至每瑟。此第三時約四百二十五年。依中曆爲商王太戊三十九年壬午申初。自每瑟至吾主降生。此第四時約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依中曆爲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酉初至暮。至天主降生以至今世之末。此第五時之限。長短人不能知。主訓門徒曰。今世之末。天神猶不知其時。若盜賊不期而至。二指人生世之期。卯時已時午正。申初酉初酉正。日沒。乃人之幼之壯之老。等分也。儲值乃天主預備之天福。以酬人德。一錢包含十分。以報十誠之守。閑立者。怠於善者也。嗚呼。人不務修己。汲汲世事。虛度生命。如閑立之以者然。主動人心。或幼或壯或艾或老。或盡如厠之於各時也。後至之值。與先至者均。爲人老時起修。勇過少壯之冷落者。緣天主厚報之也。日沒工盡。爲人工悉畢於死也。督司者。吾主也。吾主督司天地。悉備賞罰之。

權死時主呼世人各聽審判而受其善惡之酬

先爲後後爲先。解有二。一先者如德亞國人是也。天主自造萬有以來恆惠斯民。賜之得認眞主。得敬聖禮。得受聖教。謂之先者故。後者則吾輩後信從聖教者是也。迷哉。天主降世彼國不屑從信。視之如人妬之如讐。殺之如賊。雖共從教在普國之先。天主必罰而使爲後。吾輩原不知眞主。迷於土神。惟主降後幸從聖教。幸得主言。雖在彼國之後。天主必賞而使爲先。保祿聖徒曰。爾輩久離天主遠。今倚吾主寶血已居甚近是也。

二先者爲性書二教之聖人。後者爲吾主十二位宗徒。論時彼在此先甚遠。論德彼在此後甚遠也。

請者多。簡者寡。解有二。一請萬世人民也。天主無人不引之行善。不聽從者多。而聽從者少。

二請者爲入教者。其數雖多。敏於守誠而昇天者數少也。

## 〔箴〕

『家主晨出募傭』◎至哉、家主之勤理其葡萄林也。夜時寐不穩、黎明速起、往市雇人。恐人數不及、已初再出而雇。午初中初一然。傍晚又出而雇一然。像天主也。天主自造人類加以恩、勉以報、警以罰、扶以佑、使得邇善弭惡。世人漸衆、惡德漸煩。天主又默照聖賢、命之正人、代代不絕、尙不足挽、親自降生爲人、作師垂訓、作醫治靈。嗚呼、天主理世之勤如是、而世猶如野林、不結善菓。惜哉。經中天主一則甚怪、一則重責、一則深戒。世人曰：吾勤勤於吾葡萄林、吾本分已盡、可行之工已罄、望結餘菓。其菓生也酸也、野也、無味也、無可食之菓也。奈何、將罷善工、將拆其垣、人獸憑人、憑踏憑敗、將不砍其餘、不壅其根、不潤其地、蒺藜叢萌、爲之廢葡萄林也。良可戒哉。

天主勤於吾善、吾於本善必當孜孜。經中聖人曰：吾葡萄林恒在吾目蓋



言吾常視吾行。微惡速改、微善快進。吾靈所愛所惡。一一明視。若物在目。前者然。達未聖王又云、吾靈恒在吾手。猶云吾緊守吾靈。若物在手內。物在手易得保全。緊守其心。禁肆於外。不致大敗。殫力如是。可謂善備。或問曰。修工者何。備人者何。昔賢警友數箴曰。經記家主早出雇人。吾友可師其勤。早起出身入羣。暫罷世事。首務拜主。安念早課。定守聖命。排列本日所宜行。斯則如卯時之傭家主已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遇主日及諸瞻禮日。恭詣聖堂。與衆聽道。求主顧爾。護國佑皇。保官福民。斯則如巳初之傭家主午正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設本業既畢。日猶未暮。弗閑行空坐虛談。可玩聖人行實法。其德或味善。書受其益。或善言以引家屬。斯則如午正之傭家主申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設或魔誘迷於世俗。悞於肉身。偶溺於失。急痛猛改。吐告本非。懇求主撻。斯則如申初之傭家主酉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爾知本劣恒落。欲猛起。可領聖

體以扶不足。蓋飲食補加身力。聖體扶強神力。斯則如西初之備。右功俱備。吾友乃善法家主。善師傭人。以修本靈。

又問曰。家主巨家人。業產豐盛。何勤於一葡萄林之微乎。曰。家貲雖豐。僕役雖衆。葡萄林獨一而已。顧勤之故。吾葡萄林。吾靈也。若一而已。宜勤修哉。聖基所曰。主制吾身。賜眼耳皆雙。手足亦然。失一留一。不致大損。惟靈獨一不顧而致失。無法能救。可弗勤修。

『定每工一錢』◎家主雇人。豫定工值。用勉其望。使手不輟。以至成工。天主於吾人亦然。行工之錢。乃天堂之真福。天上預備善工之報。以激勵善人之怠。凡入之情。望報則勉。無望則怠。客商慕利。涉歷險阻。不以爲難。士卒冀賞。敵寇致死。不以爲苦。行德之工。曷獨不然。

行德之向約有三。爲天主一。爲德美二。爲德報三。第一者極高最先。第二三者無礙於德。聖人亦不棄之。達未聖王曰。天報之望。勉勵吾心。俾欣

然得守吾主之誠。聖額我畧曰。眞福之念。靈性之悅也。傭人務工出汗。以  
 稅拭面。繼以後工。修德克己之苦。靈性之汗。念報若稅拂拭苦汗。猛起繼  
 工。噫。何獨吾輩圖報後行。保祿聖徒常用此稅拭已苦汗。其云。今世之苦  
 行德之勞。比將來報。不啻萬一。聖奧斯定謂怠人想。爾云。我恐德難。我云。  
 爾思德報。思則無恐而愛其難。

『汝曹曷爲終日閑立此』。◎此深責怠人之辭。吾等悉天主所雇者。治修  
 吾靈。吾工之值已備久矣。詎可空閑。年月寶物也。主賜善用。吾反虛度。良  
 不知其寶貴。經示寶時曰。毋虛費微頃。又曰。怠者視蟻。夏藏冬需。可法其  
 智。吾夏生時。吾冬死後也。生時如蟻。可藏善行。死後可養其靈。

保祿聖徒曰。世人在時如人造宮。或造以金寶。或造以茅草。末日火降。試  
 其工。金寶必全。茅草必燼。解曰。主賜生時立功勤務行德。比之金宮。火降  
 愈精。天主厚酬其工。閑度光陰。不務善工。比之茅舍。火降立燼。天主重罰。

其工。（又見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閑爲衆惡之泉。諸罪之母。昔所多瑪名府。民居甚惡。天主指其故曰。此府之惡由於閑。閑害雖多。姑舉其畧。

常乏。閑人第一害。經云。怠人畏冬。不理穫其田。夏弗得食。又云。人勤治其田。飽足愛閑。饑乏也。蓋思未幾窮乏候至。其疾若飛。其勢猛勇。武士也。

自降於響。閑人第二害。士卒敵響。敗走羞辱。矧未敵而走乎。他惡每有所托。盜托窮乏。客托無資。凡惡槩然。惟閑惡無容托辭。近危不覺。閑人第三害。人病而不知己病。危矣。病而謂無病。愈危矣。惟不盜不淫。自謂無罪。其惡無門得出。聖伯爾納云。麻木難醫。腐而不疼。休矣。昔賢曰。閑於心猶蠹於木。漸敗其內。而人不覺。未幾全體悉敗。

魔鬼易誘。易勝。閑人第四害。吾心若器。不得空虛。先充美液。惡汁不入。倘空而閑。邪魔乘機。近投惡汁。聖賢恒云。閑人之心。正魔鬼之鵠。無城之府。

無甲之卒、無舵之舟、惡鬼易射、易進、易傷、易沉之焉。聖熱落勸閑人曰：勿閑宜勤乎善。魔近圖誘、視己勤必驚退。蓋魔如蠅、水冷則近、水沸則離。大開衆惡之門、閑人第五害。人心如水、或流動、或濶窄、活水也、勢淨、色明、味美、所生好魚也。濶窄、死水也、勢濁、色黑、味惡、所生小蛙、微虫而已。人勤、人閑、彼此亦然。聖依納爵曰：一閑之惡、一造心門。諸惡之流、奪門而入。但每人有慾淫欲、戲言、浪笑、饕餮、佚遊、訕誹、多寐、惡謀等、俱先入、冷淡於善、無毅於德、強之行工、不念成工、惟務了工、俱中入。驕傲、嫉妬、慳吝、忿怒、厭生、失望等、斯俱後入、謂之衆惡之泉、諸罪之母故也。

『無雇』○附入托云：無人召雇、略可寬恕其托。世人不務善工、無辭可托。天主命之行工、已定工值、已許准酬、無工而閑、可寬恕乎？或疑曰：人多不聞天主之聲、不知其教、矧知其雇曰：天主賜人明悟、知善當適、知惡當避、此謂之雇從者、主賞逆者、則罰噫、未進聖教者、不行善工、

天主不容其辭。豈容進教者之不行乎。天主付吾明悟。雇也。賜吾知之。雇也。引吾入教。雇也。親口訓吾。雇也。許吾真福。雇也。嚇吾以戮。雇也。恆加多恩。雇也。奈何雇之頻頻。而猶無工。豈容吾托經所云。僕不識。不順主命。可罰之輕。識而不順。可罰之重是也。

『日乃訖。主謂督司曰。呼傭給賞云云。』◎晝可行工。人生也。生時得行而加善工。死期既至。遲矣。工善得賞。工惡得罰。天主已定。不可移之理。經云。晝時當行。夜時行竟。

或疑曰。人生比一日之暫何。曰。詎獨一人生暫哉。今世自始至滅。卽云萬萬年之久。但較於天主無始無終之永。其短且促。雖一日之暫。猶不可比。聖奧斯定曰。爾不信爲生之微。吾比之一日。爾猶疑之。而異吾比。請持天平。稱今世之年。置之一盤。又持天主無盡之永。置之他盤。此必不動不揚。再加今世一千年。此盤仍不動不揚。又加萬億兆年之久。仍必不動不揚。

蓋有盡之時於無罄之永。懸絕不得相比。爾問上中下往古之人前時何在。答云。俱若電速飛。吾不知何在。俱若急流。吾不得強留。其過正如翌日。嗚呼。萬世之久。短促如日。矧吾一人之生乎。

人生比日。另有故焉。蓋晝繫七辰而成。卯辰巳午未申酉是也。人生繫七分而成。嬰孩幼童後生成人壯盛老熟耄耄是也。噫。晝偕辰其勢俱流。不能停住。不能復轉也。卯既去。辰自入。奈何未久。必讓於將入者也。竟不得少留也。不得復返也。吾生之勢盡然。嬰過幼至。幼往次分必入。以至遞壯遞老。一一皆然也。正如江水也。如日月星辰也。江之水或已過或現流。或未至已過不能停住也。不能上流而返。未至者也。日月諸星不能並現也。不能逆行也。彼沒於西。此生於東耳。吾生七分皆如是焉。可知吾生之時。惟在瞬息之間。已過時。吾已無。未至時。吾未得。現在時。止呼吸之微而已。昔賢聞友曰。吾生今六旬矣。叱之云。已流之時。爾今實無。未至之時。爾今

未有現在之時惟須與爾六句何在乎

『訕主』◎早至之關心恨家主訕誹以爲不公。家主深責之、以示誹謗之類、其害具重其罰云

其類共有三、一面觸惡言欲耻其讎、快足心恨。聖額我略曰。斯類比唾讎之面、比箭射身猶甚也。唾箭傷外咒語污內深傷人心。又唾污易拭、箭傷易醫、咒污咨傷、平生難洗難療也。

二、背毀人名、或發隱失、或詆明善、人長謂短、人實謂非、人是謂虛、德真謂假。不能責行、則責其意。斯俱謂之惡樹、生於誹謗之惡根。聖巴西略解謗夫之態曰。人喋喋於人惡、訥訥於人善、鵠鷹也、蒼蠅也、蟻蝶也、污豕也。鷹視活人則過、視屍則止、張爪揚吻、搥啄焉。蠅遇全肢則飛、遇毒肢則下、肆啄而噉焉。蟻蝶聞飴不嚙、聞醯則吸焉。豕不顧清泉、得泥則拍焉。謗人正如此卑哉。



三。利口辨佞、使間人心是也。經云、撥雜謗言使人不合、天主甚惡。何謂撥雜。曰、咨訕之類、邪神之種也。蓋魔如母自產而播乎世、以亂世人。若翰宗徒神目見魔吐三穢神、形如水鷄、出口速散、廣走普地、以亂世人。解曰、水鷄醜虫、晨昏呖呖、誹謗之像也。出乎魔腹、如魔醜產、魔借其舌大亂普地。其害竟不能盡罄、經比毒之蛇、曰、隱誹他人、如蛇嚙旅人。聖熱落解曰、謗人毒龍、其害相似、毒龍肆毒毒人、謗人肆舌辱人。又比之利箭、或近或中或遠、俱受其害。誹謗之言、近則傷出謗之內、中則傷納謗之靈、遠則傷被謗之心。三者槩受傷出謗、心惡而得罪、納謗、心喜而得罪、被謗、心恨而得罪也。

經述其害曰、噫、謗舌惑多人心、使離本國而旅異地、夷蕩固城傾頽巨室。名國之英、武士之猛、常受其害、使夫婦相離而失其安、噫、皮鞭傷肉、舌鞭靡骨。死利刃之下者多矣、死利舌之下者不竟其數也。得免謗舌之害、其

輓其鍊可謂福人。其輓鐵輓也。其鍊剛鍊也。謗舌比死。其害猶虐。寧居乎地獄。不寧與謗夫偕也。斯俱聖經之言。可見其害。雅各伯宗徒又曰。微火入林。片時立燼。人舌微肢。遺害非微。正若巨火。正眾惡之肆也。肆毒之惡。龍也。惜哉。

其重。知其害。則知其重。聖賢俱云。欲知惡態。考其輕重。可知對德何德。誹謗之罪。正對愛德。愛德爲諸德之王。眾善之根。則可知其罪之重矣。經云。天主甚惡之罪有六。尤惡者第七。傲目一。僞舌二。妄證三。傷人四。惡謀五。敢然踐履惡道六。恣訕離間人心七。噫。先六罪皆重。比誹謗之惡。猶謂之輕。甚哉其重也。

其罰。知其重。得揣其罰。天主至公至義。罪罰必當。經述其罰。記每惡聖人女弟誹謗。每惡癩瘋立醜。乃躬又惡黨誹謗。地面大開立吞。惡人肆舌出謗。主命毒蛇。鼻口噴火。噬螫而殺之。

聖伯爾納記曰。近時有聖人。名瑪臘加。府內惡人常訾其德。隨時隨人觸刺無止。聖人含忍。天主重戮誅夫。口舌條腫。醜爛發癰。多生毒虫。晝夜唾膿吐虫。連七日無間。謗夫受罰。愈迷不改。心恨口咒而死。又記曰。當時惡婦心惡瑪臘加。詆毀其聖。嚴罰速至。不時發狂。親手毀容。狂呼厲聲曰。惜也。憐也。抹也。瑪臘加勒殺我。言罰而亡。今世之罰甚嚴若是。後世之戮非筆可述。聊提故實略解之。史書記曰。昔毀人者既亡。復見於友。苦態雖衆。惟舌更苦。長至於地。以齒嚼糜。後從新復全。以受他刑。友問故。長吁曰。何必問乎。吾苦也。雖百啄並鳴。不足聲其萬一焉。此刑正當吾罪耳。吾在世毀人聲聞。常發長短。緣吾舌今受此刑。蓋凡在世所行之惡。於死後所當之刑。正切相應也。說竟忽不見。戒哉。

或疑曰。使我有非。人知而責。易改也。今云發人之罪。天主嚴禁。豈非杜吾改之由乎。曰。否。謗人之惡。無時而可。正人之家。無時不可。無故無益而發。

謂之謗人。有故有益謂之愛人。今略明可發之義。則知不可之理。

可發之故有二。公益一、私益一。設有人私圖叛逆、陰謀劫弑等類。公害急當首發。此有公益故也。又有人行非。我能正之。親當密正。而我莫能正之。當思有能抹正。如其代父、神父、身父、善友等。當私往告。正有私益故也。二者之外。不可泄露人過。

『斯輩後至。工半畧。我等負整日重。整日烈。主例彼於我等同。』◎此妬詞也。妬害雖多苦心勞慮。而妬者先受罰。是其第一害也。夫妬者。見人利善。宜喜而憂。宜慶而痛。宜愛而讐。異哉。聖奧斯定曰。妒惡自心發。而先罰心。若鐵銹生於鐵。而先敗鐵。若蛙虫生於衣。而先壞衣。若蝮蛇生於母胎。而先噬母胎也。惜哉。妒人之迷。以人利爲鞭。以鞭其心。聖額我略曰。妒人有二地獄。生時一。及死後一。今妒火燒心。後魔火燒靈。

古賢示人妒態。繪一老婦。多蛇編首。身細。面皺。色黃。貌愁。腹枵。剖腹。嚙心。

俱切妒惡之像。老以狀其古。蓋妒同世并起。

一。有生人。廢嫉人福。而敗人類。婦以狀其弱。人妒人福。視人如過。視己如不及。而明顯其弱。經解其弱。比之幼童。曰。嫉殺幼童。聖伯爾納解曰。妒人視人之長。視己之短。視人如大。視己如小。則顯其容短小如孩也。多蛇編首。身細臉皺。色黃。貌愁。食心。以狀妒人內苦心志。外不安身。食無味。寐弗寧。致容色變。瞿腹枵。以狀妒人常思他人所有。己所無。思人如飽。思己如餒。而欲吸吞他人所有也。昔詩翁戲之曰。憐哉妒惡。以人膏爲己瘡。以人健爲己羸。癡哉。

二。妒魔鬼本罪也。蓋嫉人善而常謀害。魔鬼之常情。經云。魔鬼之妒引死入世。聖奧斯定曰。妒惡。惡鬼之惡也。妒人之法。魔鬼也。主責其讎曰。爾輩皆魔鬼子。魔謀殺人。爾謀殺我以滿爾父魔鬼之欲焉。意云。魔嫉人善。常謀殺靈。爾見吾德。常謀殺我。以繼魔業。則顯其爲惡父之惡子也。

又魔妒不止乎人。並妬天主。妬者。妒人善福。兼怪天主賜善賜福。昔賢示其徒曰。妬者。人之主之公讐也。蓋妒人善。并責天主之寬以益他人。可知其心若魔鬼之心也。聖基所謂友曰。爾云妬惡於魔等均。吾云。愈甚魔鬼。妒人已聞矣。魔鬼相妬。未聞也。異哉。妒人者。無顧親疎。無間同類。無分友讎。一概人類皆敵焉。魔鬼及乎。

三。他惡逆愛人美。略可恕之。妒人逆惡人美。可恕乎。悲哉。妒之一情。吾有美善。善人視則愛。妒人視則惡。彼比蜜蜂。斯比毒蛇。蜜蜂以花爲飴。毒蛇以花爲毒。聖伯德納曰。妒。諸德之毒也。他惡每對一德。妒一惡爲衆善之公敵。一人心視人忍而嫉。謙而嫉。福而嫉。奚不謂之衆美之讎。

古賢立譬曰。德日光也。妒從影也。人欲避影。先可避光也。不能善工。而欲避妒。得乎。噫。世上美珍。德善是也。醜物。嫉妒是也。而乃無時相離。寧入大海。當大浪。寧入戰場。敵猛寇。不寧近妒人。舟師得勝。大浪之險。武士得勝。

猛寇之勇。妒人之害。善人果不得免焉。

四。妒。衆罪之王也。入心他惡。隨從同入。惟入有序。有先行。有後隨。偏愛自己。倨傲惡情。先入而爲開路之臣。官惡人過己。自欲過人。裁剪人能。低微人善。明顯人惡。人患而喜。人福而憂。俱其後從之武士。而妒如王居其中。聖祭彼盜曰。妒惡衆惡之根。諸殺之由。萬罪之泉是也。戲侮念人望已。俱爲其流也。他惡有時而盡。嫉妬一惡無時得窮。今世妒人善。後世妒主福。五。罪在心。若病在身。惟他罪各有對藥。尙爲可救。妒病何藥得醫。妒病如疫毒瘴氣。必甚難醫。經曰。勿筵偕妒者。勿同行。意猶云。嫉妒。瘟疫也。離之無害。近之則染。瘟疫入身。幾喪病人。妒惡入心。幾喪妒人。何哉。曰。藥愈良。以益妒病。妒愈深入。妒人愈危。何哉。曰。妒者妒人德善。富貴等福。善人惟有一法可祛妒病。棄善爲惡。棄富爲貧。棄貴爲卑。棄爵爲民。乃妒病則痊。奈何誰肯脫身。以免他人之毒。可知世上無方可療妒病。惟可求主。憐妒。

## 人而降善劑

『主例彼於我等同』◎或疑曰。傭人者。其來早遲有異。其工不均。其勞不等。一同其值。家主不公。非義哉。曰。否。早至作工。其工每緩。每略。至遲之傭。毅然勉勵。家主酌之同等。則公平之真義也。天主一然。不酌人時。惟酌人工。時長工短。酌必輕。時短工長。酌必重。上喻一則深警。早入聖教之不可恃已。不可輕視。晚年後進。只孜孜行工而已。一則勉勵後來者。不可失望。不可疑已。謂不能受早至之報。可勤補往缺。因逝期已近。旅人覺日近暮。必急步矣。高年之友。晚時入教。可視其生若日近暮者。盡勉勵乎。伯鐸羅宗徒謂暮時入教者曰。爾齒衰邁。可勤聖工。天主不貴無德之時。但重酌無時之德。

南北二極之近地。冬晝至短。其地鳥甚捷。急飛求食。不然。暮至無從取也。高年友可法此鳥。其生晝短。其暮速至。可急務工。得備萬壽之糧。倘勤於



工而過早至之工，報賞必厚過早至之報賞矣。經嘆美幼亡之聖童曰：其短命深責罪人長命。命雖短促滿長命之期焉。猶云：入聖教後年數甚少，而德功高大，若久在教。幸哉。

### ●封齋前第二主日

#### 〔經〕聖路加第八篇

『維時人衆具集從耶穌。耶穌曰：出種厥種。種時或下道側，且踐目烏喙，或下礮礫地，勢無潤，旋生旋枯。或下叢棘，棘並生覆萎。惟下膏腴地，稼一穡百。時揚巨聲曰：第有能聞耳可聞。』◎猶云：若人有超性之光，明達喻意，可近聽取神益也。『門徒請喻意。耶穌曰：爾輩宜明天國奧旨，衆聞喻足。厥目似視實弗見，厥耳似聞實弗聽。喻旨誠有若茲。夫種天主厥詞，下道側爲來聽，後魔奪詞於乃心，使弗信，弗昇大。下礮礫爲來聽，亦欣納。第無

根』○意不固志不堅『遇順則信遇逆則反。下叢棘爲來聽。第世務財賄。佚樂覆善詞。弗臻成實。下膏腴地爲來聽。蓄聖訓於良至善心。且以含忍結實』○含忍結實。聖額我畧解曰。人行善而不忍人惡。不耐世難。其善輕虛。人靈如樹。德行如實。惡人世難如冬。含忍如夏。有冬無夏。何由結實。主言猶云。德路難行。內情世俗邪鬼。惡人俱務阻礙。以忍富勞不屈。乃得成其德。

【箴】

『出種厥種』○種種者。吾主也。其降爲人猶農夫出門。入世交人猶農夫入田。隨處敷教。猶農夫播種於田。主出天入世。示吾先該行善。踐履聖規。後得勸人。聖奧斯定曰。爾欲勸人。先行後言。無行之言。如巧飾文。但喜人耳。不及動心。行言相應。謂善勸。而得化人。聖伯爾納曰。人不務善己。而急善人。竹視也。水隨入此口。隨出彼口。潤地自乾。哀哉狂哉。智人若盤。先自

滿後溢於外。吾友可法世物。稚樹不急成實。不務生子。根幹固厚。乃供人也。急延其類也。

聖人恒云。人務善己。及務善人。厥務有序。厥級有三。務利人。無務益己。下級也。主云。人化萬民。自落地獄。何利哉。務利己。無務益人。次級也。主云。人務善己。不務迪人。必昇天。但弗高耳。利己益人。至高級也。主云。人務自善。並務善人。昇天高位焉。

又主比之農夫。示其居世苦勞如何。百工之間。惟農勞苦。冬苦寒。夏勞熱。手胼足胝。不斷其工。主之勞苦於農。何異。初入世時。天寒隆甚。無屋可避。無衣可遮。及長。無產無貲。到處敷教。晝夜不寧。因自指曰。吾甚貧苦乏者。獸有巢穴。吾無安首地。吾主之苦。農夫之勞。約畧相比。然不能比。抑遠矣。『種天主厥詞』◎天主聖訓及聖經等詞。比之善種。其故有三。

一種百穀之原也。地生惡草。無善種。不能生穀。人心如地。荒蕪贏穢。不生

善德如昔時主未降之前世俗大敗。聖教入世。誠如善種。使世生成諸德之美實焉。

二。種雖甚善。田雖甚良。天無雨澤潤。皆無益。人心雖善。雖受善辭。主若不降神佑。以助心善。終不能成德。保祿聖徒謂弟曰。吾首敷教。迪爾信從。正若農植本亞玻後嗣。若農灌溉。惟猶主使生長爾德也。又主曾規宗徒曰。葡萄枝連於根。則茂盛而結實。不連。則枯無益。吾根也。汝枝也。靠我生德。不靠爾德。何由至。聖奧斯定示徒曰。吾恒規爾。可嚀聖言。奈何吾言俱外。言能入爾耳。不能動爾心。吾勤如農。惟壅耕治理。不能自生麥於田。生各種之善。俱天主恩施。天主動心。必動。吾勤始有益焉。不動。必冷。而吾勤無益也。

三。善種落地。農不鋤耘。惡草復叢。善種被壓而死。聖言落心。人不勤於工。聖言不生。胃受味不消。不養人生。靈聞經而罷善工。不養靈生。聖奧斯定

曰。人人聖殿聽經。如人赴宴。聖經一句如宴一膳。多句多膳。宴畢口工亦已。胃工始起。煉味、消味、分味、味乃養人。吾友既聞經語。耳工已已。心工可起。可行所聞。可分神味於百體。目也。耳也。口也。心也。各須受利。各須守存。其節也。

『下道側』◎道側者。近道而無籬籬之地也。受種或不得生。或生而被踐。不得至長。或長而遭獸蹂躪。不得至熟。或熟而鳥攫。農夫稼百。不得穡一焉。人心若田。五司若籬籬。不緊守厥心。不急禁厥司。聖言善種。無由得生長熟焉。

聖經訓人守心曰。勤勤於心。心爲神生之由。異哉。人心藏以皮如屋。護以肋如城。近心之肋利銳如刃。天主勤勤以避心害。保存軀命。示吾勤守吾靈心。得全神生爾。昔賢曰。敵寇圍城。首謀毒泉。俾城人或死。或降。緣城人首務。晨昏守護其泉焉。心者神生之泉也。魔寇首務。惡欲毒心。守無勤乎。

經訓人守目曰。死矣。將入吾牖。聖熱落解曰。死者死罪也。魔鬼也。牖者。吾目也。吾閉目戶。罪與魔鬼進。難敗靈心。不然。易入。易敗也。又比目於盜曰。吾目。罄却吾靈。蓋言人知盜伺入寐。將劫家貲。緊閉戶門。不敢隱眠。吾目。吾靈心之盜也。盡謹避其害乎。聖益博削曰。吾目。魔鬼兇器也。魔將攻我。第最先之利鎗。吾目也。又嘆曰。奈何。達未聖王。猛勇特甚。無人能敵。搏碎獅熊。如破稚羊。魔用王目之鎗。刺殺其靈。惜哉。聖王不謹焉。若伯聖人曰。吾求約於吾目。求吾目於我。平利。噫。若伯大聖人也。且不堪其目之虐。而吾安然不務謹守耶。

經訓人守耳曰。織荆爲籬。圍繞爾耳。蓋言。爾聽言淫詞。不可傾耳。引入。蹙額皺眉。如有荆棘。可也。惡言至耳。恐被刺。必不敢入。又云。北風散雲。蹙額止謗。是也。奧斯定聖人設箴于飯堂云。客進斯堂。勿出誹言。客偶犯。聖人怒視。指箴曰。或吾箴當削。或爾誚當止。或我當去席。客赧而噤口。

經訓人守口曰。持秤稱言也。猶云。秤稱物輕重。乃得無差。熟思未出之言。無益勿出。有利出可也。

難哉。嚴闔口門也。經內聖人嘆其難曰。誰肯同力助我固守吾口。緊對吾唇。猶云。欲伏猛獸。需人助。挾乃得縛抑。吾舌猛獸也。伏之甚難。無主聖佑。吾力不足。雅各伯宗徒曰。獸鳥皆得熟馴。舌之微。無人能伏。舌者。活動害也。鳩汁也。難哉。伏其猛焉。

『下磽磥』◎磽磥者。瘠硬無濕之地也。濕氣少。地勢硬。種不固。日出即枯。人聽善語。欣興善工。厭難速罷。如此地然。聖伯爾納曰。多矣。至矣。硬心之害。人求不動。嚇不懼。答不覺。恩不謝。行惡而輕。忘德之報。不念惡罰等。俱硬心之效也。此心如磽磥地。收種而受益。經云。哀哉。硬心末時必至受害。是也。

『下叢棘』◎叢棘者。未經鋤芸之地也。地勢瘠薄。善種惡草不能並生。奈

何此盛彼壓。不能成實。人心勤於世物。無異此地。世物敗心者雖多。右經舉其三。世務一財。賄一佚樂一。三者在心蔽壓德種。使不能生長也。

『世務』。◎世務。不免之務也。然可思其合理與否。務得其中謂理務。理在可。務過中謂惡務。惡在必止。蓋皆壓德之務也。

或問世務比之荆棘何。曰。荆棘在地恒浚地膏。膏氣有限。善種欲抽。無可滋補。必枯。又惡草易生。遮蔽善種。使不受上澤。必枯。世務盡然。心力有限。勤此則畧彼。彼此不能偕全。比之人目一時不能仰俯。人心何得騰上從善德。兼落下從世物耶。性理所云。司務於衆。則畧於一一。是也。

又世務窒塞心門。聖光上恩無由進心。德必枯槁。心門者何。居靜默道。玩味善書等工。是也。此工得備。吾心漸開。主恩日進。惜哉人慕世福。恨日不足。嘆惜時短務長。何暇務神工。聖佑何門入。瑪竇聖史記。主復活死女。先命大衆出外住聲。內外俱靜。自入近榻。命又活起。聖額我畧解曰。世務煩



事。先不出心。吾靈不得活也。

聖賢立譬廣述世務害曰。世務若亂動沸溢之海。若蒼蠅穢虫。若空中黑雲。若重任難背。若迷酒酣人。

比之沸海何。曰。海靜無濤。客易渡。風發亂動。客危險。吾人渡生。若客渡海。罷世務。則心靜。若平海然。靈性神工。俱便行也。務煩。內外善工。興且難繼。愈難。全尤難。色溺加曰。達士與庸人大異。達士若最上之天。庸人若空中人域。上天恒明恒靜。時時不變如一。空中之境無定。或雷。或風。或雲。一時百變。達士之心。卸冗喜靜。味德默道。恒明如天。庸人之心。招冗喜務。何由能靜。何暇得味善德之味。設納善種。不時滅沒。若沸海沉舟也。務比沸海之故。

比之蒼蠅。何曰。蒼蠅鄙臭小虫也。其性潰煩。遇飮速至。逐不去。趕復來。百驅百至。終死味內。而敗美味。人習世務。寐寢無穩。飲食無味。至死乃休。而

壤衆善之美。比芥蠅者故

比之黑雲何。曰。雲騰空中、遮蔽太陽、使其光不照。世務騰心、塞蔽神光、心必迷暗。又雲生於地、騰空以便潤地。設雨浸浸透地、則地受益。過度、地復受害。務出於人、以養人生、減煩則益、無節則害。比之黑雲者故

比之重任何。曰。重任屈身、使人低首俯視、不能舉目昂觀。世務屈心、使愛世物而忘仰天也。聖額我畧曰。急務世物、不直之人也。駝人也。僵僕人也。聖詩深責之云。至何時爾心重重、而垂於地耶。何愛幻世耶。何覓僞務耶。聖基所解曰。萬重之間、心急於務、甚重也。世務粘心於地、使不得登上、若粘鷗鳥、使不能上飛也。比之重任者故

比之酣人何。曰。酣人不覺人事。人爲振起而自倒、欲引步而不得進。嚇之不懼、昏然忘已、癡然不知歸。如醜尸臥地、穩寐大鼾而已。聖額我畧深嘆曰。鄙哉酣人之狀。今世鄙務之狀也。此輩如酣專務於身、不覺靈事、聽聞

寶訓足醒其心，而心自落於地。引之行善，無暇進前。嚇之以罰，昵愛世利，且忘地獄，且忘天上本室。惜哉！比之酣人者故。

『財賄』◎或問財賄比荆棘何？聖額我略曰：難哉！爾問，難哉！吾答。設我解云：財賄爲心荆棘，何人欲信？何人不噉？何人不異我解？且云：財賄悅心，荆棘刺身，何相比倫？然主親解，誰敢不信？誰敢噉？誰敢異爾不信而噉而異？竟不知財賄之態耳。知之必信，不噉不異矣。

噉，財賄者無必慕而貪，晨昏不寧，慕貪刺其心也。有必恐其失，懼其奪，晨昏不寧，恐懼刺其心也。失必憂而計其復，晨昏不寧，憂計刺其心也。刺心如謂之荆棘，然否？聖基所曰：貪財心若多蠹敝衣，蓋此貪念爲其心之蛙蛙壞衣，貪念刺嚙其心。比之荆棘此第一故。

其二：茨地無益之地也。不得耕治，不生五穀，生藏毒虫而已。財人，心傲手吝，難謙己心，難認己罪。行非之時，誰肯對責，及多阿諛，而增其惡。保祿聖

徒曰。貪人必被魔惑。必入魔套。必多無益之思。使沉沒於永死之海。又曰。貪罪衆罪之根。根敗幹枝。葉實并敗。貪入心衆德之美悉敗。比之焚地者。故

其三荆棘在手。合拳固握。必害伸手輕持。無害也。人固藏其財而不捨。心必受害。寬廣喜濟。斯有益焉。聖賢立喻曰。金銀等物。比之衣裳用之則淨。不至蛀蝕。藏之多。蠹易壞。雅各伯宗徒深責吝者曰。財主可痛泣。可號咷。爾無盡之苦。幾至爾財朽矣。爾衣蠹矣。爾金縮矣。其縮如火廣延而熾。爾肉。嗚呼。爾輩固藏金銀。同藏天主聖怒。其怒今雖不現。末日倏發。嚴討爾輩。良可戒。

其四。他草之根柔淺。荆棘之根固深。他情之欲柔淺。有時而止。慕財之情無法可息。無時可止。財愈多。慕愈深。如火加薪。如燈加油。如蠱疾加水。如微蠱加注。無子者取財不已。曰。欲備以挾一時之需。壯者取財不已。曰。欲

得老時之貴。老至取財不已。曰。欲護老身之弱。奈何。自幼至老。貪情無止。死至乃止焉。晚矣。

『佚樂』◎或問。佚樂比之荆棘。何曰。問較上問更難。余答以較上答更難也。蓋世務太多。心勞身倦。人厭其煩。信爲身茨。易也。財貨未得。已得。既失。三時勞心燥慮。人不免苦。信爲心棘。易也。惟樂未至。望之而喜。已至。享之而喜。何爲荆棘。嗚呼。茲問人止務目前。形事之間也。止慕今世。僞樂無想德美。不望真福。若禽獸然。禽獸之像。俯向於地。止急飲啄。養身廣類而已。俗人不知昂首。不思後報。禽獸同羣。不信世樂如荆。無足怪耳。主立譬云。世樂爲心之茨。不勸禽獸。惟勉真人。

又問。形之快樂何。曰。五司之資是也。如喜閑遊縱覽。恒戀美景。如喜聞穢曲邪詩。淫樂譽言。詔詞。如喜嗅清香馥郁。如喜美味饕食。貪飲。如喜肆邪慾。溫衣柔服。皆是也。

或問、五司快樂、比之荆棘何。曰、身雖暫樂、靈失德美、衆惡敗心。惡在、棘心如小。謂之心茨故。聖經聖賢恒云、罪在、心如烟在目、如酸在齒、如龍燒人、如蟲敗衣、如火燼薪、如熱達髓、如難背重任。其狀如是、謂之心茨、信否。噫、世人槩肆五司之樂、蒙然無想後罰。故舉故事略解焉。西史記曰、西土道會一友、德甚盛、偶病近亡主。差天神引靈、使視地獄。見鍋盛沸油、氣皆硫黃。聽哀號喧鬧不絕。驚弗敢入。天神曰、勿畏、所見穩記傳於世。候聞門外喊聲大震、魔多擁人入門、鼓掌狂叫。置之獄王前。獄王高座大笑曰、此人在世貪戀逸樂、目耳心謀、無非穢行。卽指火椅曰、此座待爾久。椅火甚烈、無奈而坐。又曰、此在世喜鮮衣、命取火裳而衣。又曰、此在世急佳旨飲食、今試吾酒奇味。言僅出口、一魔速近、捧鎔沸臭銅大盤、強之罄飲。沸銅透徹、渾身與紅銅無異。又曰、此在世甚愛音樂、可奏樂俊其心。侍立二魔各執號筒、各向其耳。盡力以吹。聲氣一入、五竅火發若焰笛。終曰、此好居。

壯麗榻。可入火窖。窖中多蛇惡獸。一入。悉至搏裂噴啗。魔鬼大笑而散。會士復醒。詳述如是。可不猛思戒懼乎。

『下膏腴地。爲來聽。蓄聖詞於良至善心。』◎膏腴地何。曰。有籬無石。無荆種存。生長成熟。農稼一穡百。此謂膏腴之地。人有良善之心。以謹爲柵。心仁無硬。內淨無茨。聽存聖言。聞人善詞。默思不忘。正若膏腴美地。受而得百也。

或問。何云聽蓄聖言。曰。人聽善言。未時而忘。若田受種。不至生長。若胃受味。未時復吐。若器受液。而疾傾倒。何益哉。聖經憐人易聽易忘。深歎云。哀哉爾輩。稼多穡少也。食多而無飽也。衣之而無煖也。爾則如二口之袋。隨入隨出也。

聖額我略曰。主言。蠱神之食也。人勤於聽。而怠於存。若胃受味。而不能存留。食味益並出。脾胃仍虛。不能養人。危哉。人不存其食。其害必甚。其生

命幾盡也。又主言於衣熱心煖靈。聽而不留心寒靈凍。何由善行耶。又主言吾靈神之財也。聽而不存其心比二口之袋。入雖多。袋仍空也。聖基所訓友曰。吾言比之金銀。不忍白授爾。爾竟勿自受之也。可善用。加多倍利。穩存善行爲吾利也。不然。吾徒勞而爾無益。

『以含忍結實』◎忍如茂樹。其實雖多。今舉其畧。益德厥一。益人厥二。勝己厥三。勝譬厥四。

何云益德。曰。忍德衆德之全也。惡神見人行善。八面來攻。設無忍心。弱不敵。魔勝我負矣。經憐若人深歎云。人失其忍。良可憐也。吾耐魔煩不休。善工。則以忍成功。

聖賢曰。含忍衆德之牌也。蓋言善人在世。若武士在場。挽牌避害。無牌不免身傷。含忍爲衆德之牌。有之德成。無之德敗。客渡海。倘遇暴風。拽篷對風任行。人財皆沉。解索落帆。人貨皆全。善人若客然。其心若舟。心德其真。



貨也。譬怒其暴風也。譬人加害我不忍謀復神命心德俱敗。噤口謙退神命心德俱全也。雅各伯宗徒曰。農夫以忍寬延其望。以忍至稼。以忍至穡。而收其早晚之麥。吾友。忍德全人工。忍在德。不至虧也。

何云益人曰。設人害我。我怒圖報。譬恨愈益。其惡愈增。如救火而加薪然。但用含忍。譬人改心惡謀自息。如救火而加水也。保祿聖徒曰。爾譬饑渴。爾可飯飲。爾飯及飲。必若灼炭熱燒其首。猶言愛德熱炭也。爾譬之心無愛而冷。惟見爾忍以恩耐害。其心漸熱始愛爾。寧不大益乎。神哀矜之。第六端曰。忍恕煩數是也。

何云勝己曰。人愛惡忿懼四情。若讎四面攻心。若風鼓樹。若濤激舟。樹堅舟固。不至受損。樹柔舟薄。易至敗壞。人心無忍。若柔薄樹舟焉。惡情交攻。被牽而敗。但緊持忍不順不屈。必得大勝。大哉勝己之勝。他勝不及也。經曰。忍人大勝勇人。勇人勝人。忍人勝己。聖額我署解曰。攻城伏人。小勝也。

外勝也。攻已伏怒，含忍世患，大勝也。內勝也。聖基所歎曰：奇哉！忍人之高位，猛將猶不及其位。古教司祭之位也。古祭者殺牲立臺置之臺上而奉之，忍人以惡情爲牲，以心爲臺，以忍爲劍。天主必繫其祭，豈不謂司祭者乎。

古經錄記：敵寇謀奪如德亞國，寇內有一身巨猛異，達未出對砍殺寇，軍大敗。又記：國王嫉妬達，未無門可出，命在呼吸。國王偶出，士卒悉無。達未垂手可殺，但私竊近王，割衣後裔而已。以忍勝怒，以恩復讐，王卽改心休戈，不圖加害焉。聖基所互較二勝，深歎曰：奇哉！後勝者比彼更異，更奇。彼者特砍巨人之首，敗散寇卒，勇士之勝也。此者用忍劍而砍怒首，敗滅心恨，聖人之勝也。彼者喜樂王心，寧息國人，令俱出城，齊聲美揚達未之勇也。此者大樂天主之心，大快天神，使出天戶，齊口嘆美其德也。彼此二勝何若乎？彼必小，此必大矣。

何云勝讐。聖王所曰無物得伏讎心。如以忍受害。史記昔有大君名斐理玻。庶人面罵。侍臣欲砍。王止之。呼人令近。善言安慰。多金厚贈。請後勿咒。庶人出朝。隨道隨人滿口嘆揚王德。時時如是。踰日王問侍臣曰。願知某人咒我如何。對曰。否否。時揚王德。口不知止。王哂而云。我如善醫。汝以怒欲殺吾讎。吾以忍爲友。設馬踢我。我亦踢馬。何異於馬耶。前止一馬。後則兩也。小人怒我而咒。我亦怒彼。與小人同。前有一。後乃有二。勝之以怒。匹夫之勝。勝之以忍。豪傑之勝。

昔人人朝。偶見老臣。異之曰。朝臣之讐多矣。嫉其位而謀黜者多矣。排排王前者多矣。得存王寵於數年之期少矣。請明示何由得老於朝乎。曰。以恩謝害。以忍勝怨。使不圖傾陷焉。奇哉。吾年月過耄。近羣至今恒享王寵。此外無別法也。保祿聖徒曰。勿被勝於讐惡。反以善勝讎之惡。若言幽讎加害。爾與同爭。爾負讎勝。爾忍加恩。爾忍及恩。必勝其惡。而讐必負。聖奧

斯定示勝譬之善法曰。爾勿欺己勿昧心勿云吾伏吾譬雪吾恥吾乃勇人。此狂人之語。微怒伏爾。小恨勝爾。爾尙妄揚爾勇哉。以忍受害。乃真勝爾譬也。

### ●封齋第一主日

主知受難之期已至。自迨省城。宗徒及衆從之。行時携聖徒出衆。私告以死狀。欲示其難非出于不知。亦非出于不能避。惟出于本欲本意。又欲預備門徒之心。恐其條見師死。痛苦必極。使預知之。其苦略輕。聖額我畧所云。先視之。矢傷人必輕。是也。經文如左。

#### 〔經〕聖路嘉第十八篇

『維時耶穌謂十二門徒曰。適上日路撒冷』◎國都本名。城坐高山。人赴必上。主云適上故。『先知者攸記云。人子』◎指己。『將付於異教人。受辱。

受鞭受唾、受死。惟第三日復活。斯語之驗期已迨。門徒弗達。◎或疑曰。瑪竇聖徒兼聖史曰。門徒聞言心悶。何不明卽主言哉。聖賢解曰。明也。不明也。明主將受苦難。因心焦容悴。不明主言蘊意。卽其死之妙。其死之益。其復活之光榮。經云不知之故。『行迄日理各』。◎近京地名。離京八十餘里。『瞽人時坐道畔乞食。聞從者謹譁。問爲何。答曰。耶穌納匝助』。◎納匝助。吾主本府之名。因以爲號。『行過。大號曰。耶穌達未子。垂憐我』。◎達未。本國古大聖皇。吾主宗派。主謂之其子者。故『前行者止勿喧。渠聲愈高。曰。達未子。垂憐我。主止。命引至。問何欲。曰。錫我獲見。耶穌曰。見。爾信救爾。應命立見。乃從。乃揚主恩。衆亦咸丕揚』。

〔箴〕

『瞽人時坐道畔乞食』。◎聖賢解曰。斯瞽人。罪人像也。瞽有四患可傷。罪人有四害可避。瞽人目無光一。坐不能立二。坐道畔三。至窮乏四。罪人內

冥無光一不得自立二不入正道三其靈至窮四

何謂罪人內冥無光。曰靈性之目明司是也。罪人神目冥冥如瞽。謂之神瞽。經指罪人曰彼常行黑中。又云彼心癡黑神目無光而瞽。經又廣述地獄罪人之言曰。嗚呼吾輩在世寢向邪崎。天堂坦平正路。竟不知履。義光不照吾心。太陽神射不射吾內。又瞽人行時或深坑在前。或隄人當面。而不知避矣。哀哉。地獄冥坑。隄魔謀害。罪人不顧。而不知住止。不謂之瞽乎。其瞽其諸惡之由也。因隄不視本非而不羞。不視天主嚴威而不畏。不視天主至慈而不愛。不視天主厚恩而不謝。不視天堂真福而不望。不視地獄真苦而不避。其害皆出於瞽。因魔之首務。在冥人神目焉。

經記有人名三算。其力過衆。其勇無比。隄衆竟不敢對。偶落隄計。前剗其目。後慫加害焉。魔之正計。先剗罪人神目。後聽意加害也。仁鳥欲獲羊鹿等獸。知力不足以翼收塵。篩獸之目。目昏獸困。乃剗獸眼而殺。噫。魔鬼狡

計用世輕物如塵、置之目前。肉目一視、心目頓昏、不視正路。魔任加害、使失聖寵、而致其神死。深哉、罪人之啓

何謂罪人不得自立、曰。坐者、弱而閑之狀也。罪人甚弱、無力能起、設主不振提、終不能立。嗚呼。匹夫自能燒敗珍宮、自不能補損也。自能大亂萬乘之國、自不能治亂也。自能沉沒于大海、自不能振己也。噫。罪人盡然。自能敗靈性珍德、自不能歸于德也。自能亂清心平、自不能平心也。自能沉沒于衆罪之海、自不能浮出也。必係天主神手而振之也。經云。爾惡惟出于爾。爾善惟出于我是也。

又。罪人、閑人也。既失德味、多生怠心、不務善工、故也。又。天主聖寵爲神工之根。死罪入心、盡敗聖寵根、神功何由立哉。罪人之工無功。急改痛號、可也。奧斯定謂罪人曰。爾不幸失謹而落于非、不可失望、而罷善工。痛號求釋、天主慈耳亦聽也。

何謂罪人不入正道。曰世人皆旅人也。暫寓今世。本鄉天堂也。地道。天主十誠也。善人恒履不至大錯。達未聖王謂主曰。主賜聖佑。裕我心。飛走爾誠之道。罪人行惡。而出誠道。比之安坐路傍者故。

或問。惟十誠爲道。其外無他。何由證之。曰。吾主親口言也。經記當時一人近主曰。請師示弟善道。得入常生之域。主曰。爾慕入常生域。十誠其道路也。

昔範濟聖人會中一友。專志尋覓天堂直路。天主賜之神目。見多天神。齊入聖殿。篩灰地上。後分班排立。吾主入門。徐步徑登臺上。履跡皆印灰上。聖母次入。全蹈主跡。毫厘不差。宗徒繼入。皆然。人衆亦入。不務全依印跡。且蹈且差。終衆齊入。縱步跳躍。無顧印跡焉。會士回心醒目。聖殿天神聖人等。皆不復見。解者曰。聖殿。聖而公會也。聖臺。天堂也。灰路。十誠也。吾主先踏其全。立表爲師。聖母法其全。而盡守之。宗徒繼後守。衆人後來者善。



人之衆，是也。彼在世雖行多善，不免小非，且踐且不踐之故也。後來之衆，罪人也。彼不理主跡，不顧正路，縱步亂行，惜哉。吾主先履十誡正道，聖母繼後依跡，聖徒聖人一然，罪人不入不行，哀哉，其怠之甚焉。

何謂罪人之靈至窮？曰：天主聖寵、信、望、愛、超性三德、諸德善功，俱吾靈天爵天祿也。有則富，無則乏。罪人既失聖寵，善功之根甚貧也。經叱之曰：爾佯誇已曰富，曰足，曰無所求。盍知爾心窮乏，爾靈裸跣乎？

主曾訓衆立喻曰：有巨家浪子，前貴無比，後肆于色，蕩財，末時窮乏，無法充饑。解曰：浪子罪人像也。未離親側，榮貴富極，離即窮乏，萬狀並起，罪人未獲罪之前，爲天主仁父之子，榮貴多福，善功疊興，富矣。不幸得罪，榮福悉奪，富足盡喪，無善可養神命，傷哉。

『聞從者謹譚』◎右箴解罪人四害。吾輩可避左箴，解謬人四善。罪人可法，得開神目焉。四善何？曰：聽先過之謹譚一，知主行過而求救二，大發高

聲三過者責之而不顧四。備此四善致主止步憐其弊。諸其求使復視焉。罪人法此。吾主乃近而大發惻隱。開神目而宥夙失也。

先過之譴諱何曰。已往聖人之行實是也。已往之聖其德其善如鴻巨聲音可聒罪人神耳。醒改如太陽之光射罪人心目。使視其污而求其淨。如高燈引罪人使尋正路。聖尼則諾曰。人過世如過大海。聖人如海濱高臺其傳如燎燧引人登岸。

聖額我畧曰。行德之路多茨難進。但有人先入伐茨開路。平治粗澁。次入者易通。德路難進。惟已過聖人先行親蹈而平其難。吾視其跡可策吾怠。可勵吾劣。望得隨之。又云聖經記錄聖人之德。并書其非。錄其騰焉。書其落焉。吾視其德及騰則愛慕效。視其非及落則怵爲戒。視其德騰羞矣。勉矣。羞爲不似勉而起行。視其非落望矣。法矣。望能得宥。法其改悔。

古書寓言曰。上古有謳翁名阿弗阿其聲清亮。善撫樂器。禽獸聞樂相率

爭先躍舞而從。解曰。謳翁。聖人也。樂器。其德也。禽獸。罪人也。感聖人盛德之和。魚貫而至。欣然從學其德也。聖基所曰。聖人良樂師也。言行相符。如調琴瑟。罪人聞之。心樂而效。

羅瑪府。自古至今。尙存一風俗。有勇士猛將。立異功。大益於國。既逝。官塑其像。置之都市。人視思念其行。每爭先師法焉。嗚呼。勇者得激人心。矧聖人之德哉。

或曰。聖人之德極高。吾仰企不及。能法乎。曰。彼我性同。我何不能與彼同德耶。奧斯定。聖人未入聖教之前。沉沒於非。主動其心。使視己醜。而圖已改。奈何醜習深錮。欲進旋退。一日天主賜之神。目見聖人聖童聖女甚衆。忽聞聲曰。斯者俱人也。斯能勝已。能勝德難。爾盍勝之乎。聖人回心。恥勉並作。毅然改非而成大聖。可知聖人之聖。大開罪人神目。使去心瞽。

『衆答曰。耶穌。納匝肋行過。』◎此善人第二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緊乘

善機是也。譬人聞主現過。不忍失機。發聲懇求。待主既過。安得緣乎。罪人者。或人善引。或主默提。可急乘機。善機一去。或不復得。古時繪師畫機像。足踏毬上如飛。而不能自住。前額長髮。腦後淨光。解曰。恒走不停。易至易飛。人不能暫留止之。因足踏毬也。前額有髮。示吾一至。必可持之也。後腦淨光。示吾已過。無法可追也。此像戒惡人。幸得善機。改悔必不可怠。來時未必復得。乃悔而不及也。已有別論。

『大號』◎此譬人第三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大痛深悔。誠心求釋。是也。蓋吾內口心也。心冷于求。天主不聽。不諾。心熱。乃聽焉。每惡古教聖人。有日求主。唇不動。口不言。惟誠心默默。天主語之曰。每惡何厲聲如是求我乎。聖人云。罪人大痛。猶若大聲通達天主之耳。

『前行者。止勿喧。渠聲愈高』◎此譬人第四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惡黨惡友欲止吾善。我不顧。愈善是也。聖奧斯定曰。哀哉謀改之人。其阻必多。

有本身之弱。有行善之難。有魔鬼之誘。有惡人之言。身弱。德難。魔誘。其害必深。惡人之害。必不淺也。彼遮路而曰爾真狂人。求主不可煩聒。不可褻瀆。行衆行謂之公行。行獨行謂之私行。公善私惡。嗟乎。達未聖王立意行善。惡輩見王自苦粗食。笑侮謀阻。聖王愈固曰。吾讐多語鼓耳。我若聾若瘖。訥訥不言。罪人可師聖王。可法替人焉。惡友愈禁。愈可激厲而進。奇哉巴爾瑪樹。攀枝愈下。枝逆愈上。泰西諸國立巴爾瑪枝爲得勝之表。故也。罪人如是。則勝惡黨。主乃必近聽其痛號。而諾其求焉。

主日聖經直解卷三終

## ●聖經直解第四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 ◎封齋後第一主日

## 〔經〕聖瑪竇第四篇

『維時神』◎即天主第三位『瑪耶穌赴曠野』◎即如德亞國內至高山。離都一百二十餘里『欲魔』◎魔者原無形體。亦非由人死而變。蓋天主初造天神甚衆。有犯傲者。於是天主降之下地獄。以受苦罰。然亦有留在人間。一爲試煉善人。堅其德行。一爲刑罰惡人。如官司所用獄卒也。魔首謂之路祭弗爾。譯言待光。其原天神。因名待光。既變爲魔。失其原美。則可謂之待暗也。魔間有高卑大小之異。有發命者。有聽從者。但或發或從。悉在害人。後每云魔鬼、惡鬼、邪鬼、邪神、惡神。放此。或問斯魔誘試吾主。何魔曰路祭弗爾是也。蓋世上有緊事。或大利。或大損於人。魔首親迨。或阻或

助。因當初魔感，亞黨萬民之阻，而敗人類，爲魔首也。『至試誘』◎或疑曰：魔鬼熟知古經，明知經上天主所定救世之期已至。又盡知主降孕時，竟無交感之上，皆天主聖神之能。又吾主聖誕本夜，明見萬萬天神降下，揚美吾主，而拜之如主。又當夜天神飛報牧童，真主出世，引之來敬。魔聞其報，又主領洗之際，天開，聖神自降于吾主首上，天主聖父巨聲曰：爾真我眞子。魔視及聞斯皆奇效，今若知吾主果爲眞主，何必再試之乎？

聖賢解疑曰：魔鬼依本性之容，得知吾主，惟天主鈍其容，使不明古經之文，使不覺吾主之奇，而覺其弱其饑其寒其倦等苦，因疑其爲誰耳。『主晝夜連四旬既齋，後饑』◎即四十日夙夜空腹，飲食盡廢。『乃誘惑者近』◎誘惑者，魔鬼也。夫天神及魔鬼本無容可視，無聲可聽，欲發見憑氣載靈，凝成身軀而見。以後凡言神見於人者，如此，此時魔鬼裝人，將石幾塊近主。『曰爾倘爲天主子，命此石變爲餅』◎或問：吾主降世明顯於人，欲識

信其爲眞主。至於魔鬼。則掩蒙之。使不識之。何曰。使魔實知主。乃天主必令惡類無讐無恨。無殺之意。不肯失其暴虐之權。而阻吾昇天之由。弟魔見主行純粹莫加。尙因恍惚生疑。其眞爲天主之子否。眞爲天主所許降生救世者否。欲辨心惑。誘主顯聖跡以試之。因舉此問。『主答曰。經云。人生匪獨繫於飲食。惟繫於天主口。攸發諸命。』◎其解有三。

一猶云。無故而求聖跡不可。天主欲養存吾命。不拘麵餅。與何物。但嚴命出口。萬物隨備其能如是。何必吾今變石成餅耶。寧係于天主聖口。祈求出言。憑意命物養存吾生耳。

二猶云。形神二分。合結成人。彼輕此重。彼貪形食。以存形命。此慕聖言。以養神命。形分若輕。何必行聖跡以存。寧默思聖言以養神命也。

三猶云。人求聖跡。以救生命。不免偏愛其身之罪。寧急於天主聖言。以修靈性。天主必且併給其身。聖經所錄。義人守義。天主不顧而棄之。未見也。



義人之子孫。苦于貧乏。市上求施未見也。『魔次攜迨聖府』◎卽國都。主  
久居此訓人。此有天主聖殿。從來先知聖人接踵而出。有天主聖教。聖經  
等妙。故稱之聖府。『置之殿頂』曰。爾尙爲天主子。蹈空自隕。經云。伊。◎卽  
第一位天主聖父。『命其天神。手捧扶爾。使脚勿踏石上。』耶穌曰。經亦記云。  
『勿妄試天主』◎妄試天主者何。曰。自能救己而不救。只望天主神佑。謂  
之妄試。人能行業職。而不行曰。望天主自降善法。斯則爲妄試天主之人。  
而必落於妄試天主之罪也。主答若云。斯殿有階。可上可下。吾且得踏而  
下。何必踏空。妄望天主行奇。以救吾命。『又次攜之高山絕巔』◎此山相  
離聖府九十里。『今視四方諸國。暨厥榮光』◎或以幻術使對目得見萬  
國。或向東西南北。指普地萬國。曰。東某國等。其廣如此。其大如此。其榮如  
此。又西。又南。又北。某國等。亦如此。如此。曰。此皆我與爾。第屈躬伏地奉  
我。耶穌曰。娑殫。◎魔鬼本名譯言讎逆。『去。』經書曰。夫可奉可事。惟爾主。

天主乃魔遂遁。天神遂進共具。◎天神知主腹饑。爭先進膳也。或問。斯膳何來。曰。或吾主倚其全能自造。或聖母預備。而天神往取來進。

## 〔箴〕

吾主年歲僅三旬。辭母等親。深入曠林。多日獨居。後出示人。聖賢解主意。曰。其故有四。以便默道。持素苦已一。以教人。當節世務。暫罷煩冗。而或默道。或誦聖經二。以示修士。先當修己。後務修人三。以便魔試之四。

『柳攜耶穌赴曠野』◎主將持素。與默道之工。乃迨曠野。示人行善。可避人目。不圖人譽。斯吾主第一意也。因曾勸衆曰。爾右手捨施。爾左手不可知之也。聖額我略立譬曰。人德。靈魂寶珍也。人譽。其盜賊也。富客行路。必隱其富。不欲賊知。若是善人行善。意獵人譽。其善則虛。其靈必空也。或曰。人譽何傷吾德。曰。其傷不淺也。行善謀譽。惟勞于工。而不成其功。天主不報其工。人譽則爲其報。蓋其善空虛。不可得真報。只得虛譽。以對其

善。主所云斯輩若得人報。不可望他報。是也。

或疑曰。主語宗徒云。爾德之光可耀。耀可擊人目。可使人視。而揚聖父。主云可揚。師云可隱。何曰。揚隱俱可也。蓋吾揚善。意欲引人美主。策勉同行。則可意欲人視。以譽美我。則否。但人行善于多人之前。而心不染。難矣。經云。爾善不必人視之故也。緣修士行善。或獨居而行。或入山林而行。或倚暗時而行。尼閣聖人本府有人甚貧。家三女。皆及笄。而無貲得嫁。聖人暮携銀百金。至戶密擲。潛身而去。如是再三。貧婦知恩。不知恩主。陰伺得見聖人。跪謝厚恩。云何得報。答曰。不洩乎人。則所慕之報也。可知行善。避目如賊。無貪虐。則聖人首意也。

主離母別親。私居默道。欲示教人。世務不可恒。宜畧停止。而習神務。斯吾主第二意也。聖賢常云。靈性如鏡。世務如氣。務鞅靈性。必蒙人畧罷冗。私居默道。靈性復明也。又云。人習世務。猶旅人行程。使路迢遞。而旅人常行。

道中乏力。不得及程。且行且歇。安然得至止也。惜哉。靈性之力。有窮際。形神二務。不能並興。人專乎彼。則力不及乎此。且彼且此。乃安行牛路也。主將顯世誨人。先入曠林。默道苦已。出敷教。噫。主德奇粹。無以復加。何必私居自苦耶。欲示修士。修士必起乎已。以及他人。斯吾主第三意也。聖額我畧曰。人勤修人。而緩修已。猶人自飽而勸人齋。焉有從其勸者乎。經責之云。爾勸人勿盜。爾反爲賊。引人無淫。爾自無節。教人如師。而自不爲善。弟必辱真教真主也。聖伯爾納曰。修士不可如規。如溝。寧如甕。如盆。規溝受水。隨入隨出。潤物自乾。必無益也。甕盆先受後授。先漫後溢也。獸羽。木草。俱是教人此理。蓋嫩稚之時。惟務健體。根固身壯。乃務生類成實。以利益人也。無靈無覺如是。吾何不如。盡師之哉。人無德之時。若嫩稚木然。可務加善固德。善加德固。乃務修人。則可。善寡德薄。忘已念人。則否。主所云。人引人爲善。而自爲惡。以至下地獄。其工無益是也。

主知魔心久疑。時時揣摩。吾主爲誰。而不及盡識。入林獨居。許魔至試。斯吾主第四意也。或問曰。何待私居。而不試于衆人之前乎。曰。魔心恒歹。其意常偏。謀引誘人。必恐衆目。比人行惡。忌光貴影。比假客欲售僞物。不欲明行其僞。有賢曰。人居衆間。自拒惡神。如拍板拒鳥。離衆私居。自引鬼至。若高旗招人。也因聖賢警云。惟高德之人。篤毅之士。可離衆而私居。凡人庸夫不可也。聖熱羅曰。人入山林私居。如卒入場。以敵猛讎。未練習其兵卒。則不能敵。必退必負。必受大害。猛勇精熟。久慣之將。能敵能勝也。私居之德。若生若弱。或怕曠地荒寂而退。或厭薄食粗衣等苦而罷。或恐魔鬼之嚴而伏。寧弗私居。若有德之士。喜齋嫌飽。其言貌動靜等德。非凡可幾。斯私居無礙也。

『欲魔至試誘』◎有教友問余曰。主領洗之後。惡神速至誘試。吾教中人或有如是。領洗之前。多有平安。享福無事。領洗之後。逆事並起。敢問斯患

出于魔耶。或天主奧意在其中耶。余答曰。何念教人之苦。而不思教外之患。得病。遇乏。失嗣。被感。等世苦。不分善惡。誰能免之。吾虛心復察。教外之人。其苦及害。且衆且重焉。蓋教外有逆臣也。有叛賊也。有偷盜也。有奸人也。斯輩平生俱苦。終至死于刑下。惟聖教之友。不做其惡。不罹其害。設使傲而罹之。則聖教原不爲其害之因而犯教。實爲其因也。

又云。教中人受害。惡神狡計。必在其中。狡計有三。欲心厭其感。背正歸邪。一欲教外之人。心嚇其誘。怕入聖教。二欲足其恨。三苦賢訓徒曰。爾領洗之時。背魔歸主。魔恨謀害。何怪哉。比之弋人。禽落其罟。入其籠。則下餌而肥之。脫罟出籠。則多謀百計。引其復入也。

或嘆曰。奈何多有行惡。而常自適。如魔不敢近。不欲加害者然。余曰。魔猛極。人小弱。何云不敢近。魔心恒凶。常務敗人。何云不欲害。寧云輕忽彼人耳。蓋誘惑雖微。彼人就順。何用盡力猛感之乎。賢士示徒曰。敵至攻城。遇

土壁堆石牆。不欲費力而攻。蓋知自必近危。微風細雨。自敗自倒也。堅石固砌之城。乃盡力百計以攻。俗人德微力弱。魔未攻而自降。高德毅士魔鬼百計以攻之故也。

聖基所比之海寇曰。海寇不謀空舟也。遇舟乘載寶物。殫力盡計以獲之。魔見義人。置計百般。以劫其德。聖熱羅曾勸貞女曰。爾德愈衆。爾富愈重。必宜謹慎。蓋魔如賊。謀劫爾神。人在教外。其心無德。其靈貧乏。魔何謀焉。妖哉。魔之狡意。謀羅善人。以羅多人。蓋一善人之落。槩多人之落也。聖基所曰。寡德之人。比人身居平地。他人無視。無效其非。被感而落。獨受磨害。魔不勤謀害之故。精德之士。比人身居高座。他人俱視法焉。被感而落。其害廣流于衆。使人同落。魔勤感而陷之故。古賢曰。高人庶人之矩也。矩直王直。矩曲王曲。高人可戒。

又曰。魔鬼之感。雖出於魔。天主多意。亦在其中也。

一欲試善人之德或真或假。魔感猶權衡然。試物重輕猶錙石然。試金真偽。輕偽者之德。倘遇魔感。則輕若芥。則假若銅。易移易散。重真之德。難動難消也。深根之木。風吹而不動。固板之舟。浪擊而不裂。德深且固。魔感之而不動不敗也。經曰。農夫等風發。乃簸揚其麥。稈輕而飛。粒重而下。解曰。農夫。天主也。稈。假德也。卒麥。真德也。吹風。魔感也。風吹而試芥麥之輕重。感至而試德之真偽。輕則被焚。重則主收天堂之廩。因聖奧斯定慰受感者云。被感則被試也。無感則被棄也。寧被感而試。不寧不被感而棄。二天主許魔感吾。以報吾德。蓋魔鬼善人互相結讐。魔戟其感也。吾戈吾德也。聖基所曰。善人領洗之時。幸受聖寵。超性之德。如卒受器。以敵其讎。可毅然對戰而勝。乃主必報其勝。否。必罰其負也。

經云。人被魔感而不屈。乃真福之人。蓋被試之後。必受常生之寇。聖基博削解曰。勝之寇。久備。爾可入場。可敵可勝。無敵。則無勝也。無勝。則無寇也。



無敵而欲勝得乎。無勝而欲得寇可乎。

三。魔惑使人精熟得敵得勝。無惑其德漸弱。以致其敗。武士有讎。其習日精。其勇日進。其力日增。無離習勇力日退日衰也。昔天主命古教人。徙異土而入本地。譬人八面困攻。不許自寧。主憫其患。滅寇大半。特留幾分。經記其故曰。主欲國人善熟武藝。蓋國久平。則人生惰心。餒體弱。寇進而無敵敵也。正若不磨不用之鉄。易銹易壞。磨用則光明也。正若死水。不動自朽。而臭自生。蛙蛇活動。則淨明生佳族也。

四。善人世表也。被魔惑時。其忍其謙其勇等德。則躍然顯也。怠心之輩。仰其毅而法其德。昔有二聖人。一名若白。一名多彼。魔鬼力惑。彼此心身多苦無聊。經示其苦之故曰。天主欲後代之人。俱備善法也。

聖額我畧曰。馨液不動。則不噴其馨。不焚。則不發其香。然矣。善人不動。以誘。不燒以苦。其德馨何由發。無發。則人何由法之乎。

五。魔惑令人謹慎。不敢自怠。以避其害也。比人有讎。晝夜謀害。則晝夜無寧。善人被惑。則知其讎。猛而可戒。匪寐而可寤矣。伯鐸羅宗徒示人曰。吾兄讎魔如獅厲吼。恒巡無停。常覓能吞之人。爾輩可寤。而避其害。主曾規聖徒曰。必寤必祈。以免魔惑。聖伯爾納深嘆世人之迷曰。嗟嗟。魔時時誘吾輩。其感無休。吾慎焉可少休乎。

『晝夜連四句既齋』◎高哉齋德之貴。新教起時。吾主躬親首立齋禮。付于吾人也。聖基所曰。世父逝時。遺產于子。以養子身。吾主去時。遺吾齋產以養吾靈。可見其貴也。夏時花盛樹茂而悅農心。夏時風止海平浪息而悅海客。四旬封齋進教之夏也。是時靈性若盛茂地。生長多善之花。多德之實。以娛主目。悅其心也。是時愛惡猛風。忿懼巨浪。槩爲恬息。靈性得平。安度生命。得上天堂之岸也。奇哉齋規。古新二經。古新聖賢。廣記其益。今依所記。聊舉萬一。

避廢惡計。敵鬼而勝。齊德第一益。今有二軍。其力不侔。弱者恐負。或編寨柵。或入固城而避。斯上計也。吾敵。魔鬼也。彼強吾弱。寧進寨柵。寧入固城。以免其害。聖益博削曰。持素。吾寨柵也。滅殮。吾固城也。魔不能進入齊柵。不能攻打齊城。人齊而勝。常事也。齊而負。希事也。魔見齊色。面黃身瘦。力弱。則恐而不敢近攻。知其身弱。其靈強。保祿聖徒所云。吾軀愈劣。吾神愈健是也。

正惡情之偏。齊德第二益。哀哉。人譬多矣。內外夾攻。謀勝。惡神於外。若外國之寇。困圍靈性之城。愛惡忿懼等情。于內逆臣。謀殺吾靈。吾豐養外形。併豐養內髓。以便得勝。不亦惑乎。

比之國主。往攻逆寇。困圍其城。絕其飲食。乃易勝服。城內糧草特盛。何望其降乎。比之譬欲傷我。而手無器。不能傷矣。我與器則害。愚哉。比之火炎。加薪則熾。去薪則熄。比之逆馬。任意齧飲。載則拋却。跨則例騎。御則驚曼。

簡其芻豆。不舛鞭箠。自柔馴也。聖奧斯定曰。吾軀吾驢也。常欲跨上而行德路。奈何常逆以致吾失路乎。因我常簡其食。強之持素。乃順而歸入正道也。經云。豐育其僕。必當其逆。此之謂爾。奇哉。齋奇。不惟正其往邪。尤預禁未至之偏也。有藥能攻現在之病。可謂良奇。能預固體。使病不至。尤謂神靈。齋德且補已往之過。且遮諸惡之道。奇哉。

諸德之保。齋德第三益。聖盎博削廣述齋美曰。齋德必爲貞德之師。羞恥之保。謙遜之由。克偏之策。約侈之法。哀矜之引。溫和之友。仁愛之母。齒頤之美。幼童之域也。聖基所又曰。懇求吾弟。勿棄勿輕。勿淺齋德奇哉。其榮福也。蓋靈性之淨念。合理之欲。無妄之言。中德之機。皆生于齋德。若子生于其母。若幹。枝葉。花實。生于木根也。

聖基所祿約齋德之美曰。齋德者。衆惡之死。衆善之生是也。齋德者。身軀之安。百肢之和。平生之福。是也。齋德者。記司之助。明司之光。愛司之力。是

也。齋德者。童貞之城。寡貞之坦。偶貞之郭。是也。齋德者。善功之岸。諸德之師。諸善之由。是也。齋德者。過海之舟。起程之車。天上之梯。是也。

引人易入默道之精。齋德第四益。霧騰空中。蔽遮日光。無霧。天、日、月、星。皆可明視也。多飲厚食。自生濁氣。內發必窒。性靈何由顯耶。烏能務默道乎。齋腹腔空氣清。內司通開。性靈透理必易。聖奧斯定曰。垢鏡不能照面。腹飽而心通達德微。何能哉。

聖尼祿又曰。食飲淡泊。靈心則明。過度則鈍。人勤伏養。默道精工。卽至也。蓋默道之時。腹空則寤。腹飽則寐。因聖基所舉。譬曰。齋德靈性之羽。靈性之帆。是也。鳥有翅。則能騰空。舟有帆。則能飄海。齋德若翅若帆。使靈性得輕得騰。得明。天上奇情。禽鳥愈薄食。身愈細。翅愈長。飛愈高。多食體肥。恒居于地。欲飛而身不舉。靈性之羽。其念慮願欲。是也。養身豐腴。則體肥厚。念欲重。不能向上矣。食薄身輕。念慮精靜。易達奧理。願欲清潔。易登上天。

豈不美哉

平息天主聖怒。齋德第五。益世人誰無缺而激天主聖怒耶。大哉齋德之能捍護罪人。使主止怒寬宥其惡。經記昔有名府曰尼尼物。府人惡甚。主欲降罰滅城。與人豫命先知往告之曰。四十日之期。府及府人末期也。先知如命。隨途高聲曰。僅過四旬。此城必沉。王聞大驚。急降令曰。不分男女老幼。盡皆披麻。嚴持齋素。絕飲食。蓋天主慈悲。見吾齋。更改威怒而免吾罰。府人如命。天主果霽其威。府無損。人無患。皆安如故。

聖賢皆美斯人之齋。斯齋之能。聖盎博削曰。聖經細錄有史。以激吾怠。以引法彼人。以勸持素而免主戮。聖巴西畧曰。天主刑戮幾至。惡人苦。主怒息矣。刑戮罷矣。奇哉。

古經又記有王名亞加。其惡貫盈。天主厭之甚。將棄絕。遣先知告王曰。天主幾盡滅王室。惜乎王尸未久露地。犬吃鳥啄。王驚深思。往非。心痛身慄。

卸棄袞衣、衣麻結草、連日嚴齋、主視王齋、不忍加害。語先知者曰：亞加齋苦。吾罰不及其身，必待其亡，後罰國罪也。大哉齋德大能焉。因吾西諸國，或遇不虞之變，恐主降罰以懲國罪。或旱求雨，或雨求晴，等皆持素，損節味，槩得效焉。

大利吾身。齋德第六益。醫家有曰：齋素減食，節飲，精健之母也。食飲過度，如毒泉也。筋瘋頭患，心腹攪痛，胃弱多吐，蠱疾、毒疹、癰疽、無聲之病，俱其流因。聖基所曰：吾勸爾輩持素多齋，以免多病。爾笑不信，請問醫家，乃信吾言。

聖巴西畧曰：脾之熱氣，其力有限。食飲得度，內火易煮，易分于體，乃體平安。過度火劣，難煮難分，則變而爲毒味，多病自發，以致人亡。如徐加薪，漸發漸燃，薪多湮爵而滅也。又曰：舟載過度，則重難行。風雖微，浪雖平，常有沉沒舟輕，風浪強猛巨，飄然至岸也。飲食無節，胃重生疾，中道夭亡。習齋

持素。腹輕氣清神爽。病或無至。或至而易醫。如精修之士。重視齋禮。畢生無斷。飲食糲粗。聊以度生。壽常過耄耄且期。又有過期者也。

或曰。齋德之奇多矣。奈何。昔年已高。體弱力衰。奈何。曰。不能持素。不必慮也。另有他齋可持。蓋有形神二品之齋。彼私此公。持此罷彼。何憂何慮。形軀之齋何。曰。簡飧忌味。定時是也。一日間。只得飧一。謂簡飧之故。雖然暮時進微菓點心一枚。亦無妨爾。又齋禮切禁葷味。謂忌味之故。又齋時該有定晷。午初是也。謂定時之故。又齋素首意。在挫其銳。弱其力。使甘服于齋。不謀犯逆。謂之形軀之齋。故。又教友之間。有年齒已衰。有稟氣脆弱。有稚年小童。有病人不耐饑。有勞苦于工。有婦乳其子。斯俱在齋程有之外。謂之私齋者。故。

靈性之齋何。曰。除罪去惡。是也。靈性不戒惡行。比之身不戒毒味。戒而不行。比之身減飧忌味。謂靈性之齋者。故。又。人不分男女老幼病狀。盡皆必。



須緊持嚴守斯齋。謂之公齋者故。聖奧斯定曰。改惡禁犯理之欲。卸不仁之心。好廉重義。急務衆善。斯真大齋也。公齋也。全然精齋也。

聖人雖嘆身齋。廣陳其益。惟比之靈齋。不能及也。蓋靈禁罪。身雖不減味。靈之齋有益。身減食味。而靈不謹。身之齋虛空也。加西益勸神齋曰。身齋而無善侶之神齋。以助所不及。空虛之齋也。自泥于地。不能上飛。而近于天也。正若鳥然。無備兩翼。不能起薄青冥。噫。身有多食。可戒。靈有多味。可忌。誹訾。嗔怒。嫉妬。傲氣。饕嗜。懈怠。吝嗇。等惡。俱其毒味也。靈性盡絕。乃身齋有益。

聖伯爾納曰。腹習多食而得罪。可減味而齋。以贖其罪也。目習淫視而得罪。可罕視而齋。以補其罪也。耳聞訕言而得罪。可緊塞勿許惡聽而齋。以折其罪也。口舌手足皆可如此。乃知靈性之齋。第一緊要之齋也。

聖尼青又曰。車板雖堅固。輪輻雖滑轉。服驂雖良馴。設御人風狂。則車無

攸利也。形身若車。靈性其卸。人齋而修外形。靈乃爲惡。正若狂御。何利之有。聖人常云。且持齋。且爲惡。謂魔鬼之齋也。蓋魔不食而恒謀惡。戒哉。聖人又示人曰。齋時所簡之味。以施貧人。方可謂善齋也。矜憐之齋也。存留減殮。以備他日之需。可謂慳吝之齋。惜費之齋也。『主饑乃誘惑者近』。◎魔知吾主腹枵而饑急至。勸備味以充腹餒。嗟夫。斯必惡鬼。可防陰狡也。魔豫揣人情所偏。依偏投感。正如墨魚。身無定色。隨物隨變。物黑身黑。物白身白。他魚不覺而近。墨魚攫而食之。聖額我畧曰。弋人先備鳥禽所喜之餌。藏之罟內。鳥獸貪啄。便羅其網也。魔鬼之餌。及網。不一。欲羅世人。先窺人情。後依各人本性之情。則張各常張之網也。聖良深戒吾輩曰。戒之戒之。勿入惡鬼陷阱也。其靈甚容也。盡知各人之偏。因盡知排備對感也。聖人常云。魔鬼以我攻我。是也。

『誘惑者近』◎天主創造亞黨人祖之時。賜之多恩。世福萬善。無一或虧。

超性之德、一一全也。其義之美、其智之奇、其勇之極。筆不能罄、嗟爲犯天主命。世福變而爲禍。善去惡維。性卽弱劣、不能敵魔、矧勝之乎。噫。亞黨弱劣。且已被伏其子孫焉得強耶。焉得脫魔鬼重轆耶。主憐世人、親降敵魔而勝。乃世人始脫于虐也。主迨山野、許魔應對之故也。

經記曰。昔教人與外教之寇互相結讎。彼此募兵出戰。寇敵一名我耳。亞先出應戰。其容可驚。體質粗巨高十尺。鉄盔鉄甲。鉄靴鉄牌。等戰器一盡備。厲聲辱罵教人挑戰。教人默默無一敢對。軍中一童達未詣王跪云。臣敢迎敵也。上諾。卽披甲戴盔。持鎗而出。達未僅行數步。而不能進。對曰。盔甲武器。卒世無用。卸之更利。執棒拋索。卵石五枚。出迎持石輪巡拋索。直中其額。火飛近屍。抽彼之劍。斫其首。得大勝而歸。聖賢解曰。皆吾主于惡神相敵之眞像也。我理亞魔鬼也。其勇恨怒狡計。俱其武器也。達未吾主也。其幼稚弱。則像吾主謙德也。無甲無戈而出敵讎。以像吾主在世。

隱其天主之性。天主之能。天主之威。而接吾人之性。吾人之弱。吾人之窮。出敵其魔。達未以棒以石五枚迎敵大勝。主乃以十字聖架。以寶體五傷。伏魔鬼大勝之也。聖良曰。主也。以救普世。以贖衆罪。入世敵魔。奇異天主奧意。掩其全能顯吾衰弱。不然。魔鬼焉敢迫近而敵之哉。

又巨人于達未相敵。魔鬼于吾胥戰像也。經曰。世人之務。戰敵而已。戰場地界也。戰時。生時也。對頭。魔鬼也。其酷戾。嫉妬。世俗。吾身偏情。俱其具也。吾主聖架五傷寶動。神助默道誦經持素等。俱吾戰戈也。勝之報。魔伏于吾。是也。負之罰。吾伏于吾。是也。奇哉。戒哉。彼此相戰之時。天堂地獄二軍。齊出而視。吾勝。天神大喜慶賀。吾負。鬼軍大喝而喜。勝負未分。天主必佑。天神中救。盡發奮哉。

昔諸當聖人。偕魔同戰。魔感利甚。聖人甚苦。魔終敗而退。時主發現。安慰聖人。諸當曰。主也。到今何在。而不伸救耶。曰。戰時。我不離爾側。安視何敵。

靜視何勝。自今至于將來，我使爾名大流于普天下也。

或曰：魔力吾力，不能較甚。吾智彼智。若癡童之癡，睿士之睿也。其謀攻至深，吾計禦至淺。其自遠始，恒務感業而熟。吾不慣而生，何敢對乎？曰：否。蓋其力智謀熟等。雖大且深，吾得勝猶易也。其故有五。

一、天主羈繫魔力，限定其能，不許如意肆毒，而加害于人也。保祿聖徒慰吾曰：天主至公至義，不許魔感勝爾之力。聖額我略解曰：魔意恒邪。惟其能常正也。蓋意出于本性之邪。能繫于天主也。聖奧斯定又曰：魔常欲害人，而不能害。其能屬天主之能，故也不然。世上無一善人久矣。因聖賢常云：天主持天平，一盤稱人之力，一盤稱魔鬼之感。彼輕此重。或減損魔感，或增加人力。彼此得平，乃許魔近而誘善人。比之家主之智者，先較家僕之力，後分僕工，或輕或重也。比之陶之明者，置瓦器窯內，各有當時之期。時暫，器不固易破。時久，器裂不堪用。天主于善人亦然。

二。我將敵魔。天主用力而助吾所不及。則得勝無難。保祿聖徒曰。天主欲護我。則無物得害我也。經語善人。勉厲忍感。曰。魔謀惑。如獵人謀羅鳥獸也。惟天主廢爾於其羽之下。其佑如牌。八面護爾也。註解曰。鷄翼護子。使脫鷹爪。糖牌護身。使罽器不至傷害。天主庇蔭人善。護其靈性。使魔感不至加害也。

三。天神亦同力助佑吾戰也。經錄昔有惡王。謀害先知聖人。命軍圍城。聖人小僕。心慄。告之曰。四面圍住。無道可脫。奈何。聖人慰之曰。來害雖衆。來護更衆。何必懼耶。時求天主豁僕之目。僕仰突見空中百萬天神。不許僭近。解曰。噫。斯俱天神降護善人。而遠魔害之正像也。

史書又記昔有修士大會。中有一士。常被魔惑。一日咒魔叱已。願逝世而免感苦。時造會師云。難矣。難矣。魔引至極。無法得避。神父甚憐其苦。好言安慰。携之出戶。命之西望。弟子愕然厲呼也。噯。西方魔鬼大羣也。命之東

望欣然高聲曰。東方天神大羣也。神父曰。魔鬼多上以誘惑爾。天神多降以佑啟爾。細膽之人何怕乎。

經曰。主命天神手托善人使之安行。使能踏虺蛇。毒獸猛獅。惡龍之首。而不受其害也。解曰。虺蛇毒獸猛獅。惡龍。俱魔鬼之名也。踏首。輕忽之意也。蓋善人望主聖佑。倚天神之力。必輕魔猛。忽其引惑。謂之踏魔首者。故四誘惑至時。不必留宿。而懷于心。乃勝魔甚易。遲則甚難也。家主不許盜賊入戶。家人財物皆無患。入後俱受賊害。聖額我畧曰。魔惑初起始生于心。急急可拔。若惡草始生于美田。留之。末時生長。而敗牟麥。若惡木始生于菓園。根嫩幹柔。拔之則易。根深幹固。搖動則難。矧拔之乎。

經責惡人曰。到何時惡念安住于爾心。聖額我畧解曰。惡念來否。必不在我。留否在我也。因人不謹于初。留之安住於心。則可責之人也。雅各伯宗徒立譬云。人受魔惑。如胎受孕。孕在生子。惑在生罪。罪在必生。蠱死也。昔

詩人作詩。以戒世人曰。可戒。可窒神害。于始遲。極難矣。神害若病。早則易醫。遲。透骨髓。必難療之。

五。魔力雖大。其感雖重。其逼雖緊。果不能強我也。我不自降受縛。魔亦安能勝我。試之右經。魔鬼近主。張網曰。爾倘爲天主之子。命此石變餅也。蹈空自隕也。屈躬奉我也。可知魔能竟在勸吾。不在強吾。蓋易勝哉。

聖基所曰。魔試吾主。惟云欲行可行。乃知人聽從魔命。不能託于魔之強。本性之劣爲辭。魔比之獵戶。能舉圈套。引鳥入機。不能強入也。能吼如獅。能嚇能勸。竟不能害吾。吼嚇勸在彼。諾否在我。大哉至哉。吾人主意之強。衆魔之力。固不能轉也。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五主曰。

『誘惑者近』。◎魔鬼攻人。其急利器。有三矣。慕譽一。自倨一。貪財一。三者衆惡之原也。蓋譁囂。淫慾。偷盜。懈怠。多寐等。皆饕惡母之子也。輕人。重己。獵名多爭。不讓。好勝。過侈等。皆傲毒泉之派也。心暗。不憐。多聚。握固。不施。



等皆貪腐木之枝也。聖基所曰。饕餮、傲意、貪心、諸感之首。諸惡之根。是也。若翰宗徒所云。物迷世人。盡在十三。身覓無理之樂一。心慕分外之榮二。目貪財而無節三是也。

當初魔首。以饕餮以傲。以貪。敵攻亞黨萬民之祖。蓋獻美菓。以迪饕情。許天主之位。以激傲意。許目必開。得視萬物之美。以動其貪心也。惜哉。不待相戰久。一合而亞黨大敗。魔取大勝。至哉魔鬼之迷。妄倚斯勝。妄希斯三戈之利。亦謀敵攻吾主也。云。命此石變餅。欲主自落于饕也。云。蹈空而下。欲主發傲也。云。四方諸國皆我與爾。欲主自生貪心也。三者。既俱爲魔恒用兇器。今畧陳其害。

『命此石變爲餅』。○饕餮。魔鬼第一利戰戈也。聖基博削比之暴王。曰。人伏饕餮。如民屬暴王。暴王不憐民苦。不惜其勞。剝民浚脂。常欲自奉而已。饕餮夙夜耽味。恒思烹飪。使人蕩費。傾喪家貲。猶不知自己也。經解其狀。

曰。螻蛄成姪而生二子。子者腹恒食、腹恆枵空、高叫曰。饑矣饑矣、又加殮焉。又加殮焉。

賢解曰。馬蝗。人欲也。其二子。貪財貪味是也。財欲、笊櫃雖盈、視之如空。饕欲、席筵雖盛、視之如虛也。

色擢加深嘆曰。異哉、饕人之量。其量可謂無量之量也。象巨身之獸也。人腹尺寸之膚也。異哉、數里之山。足養百象之巨。大地之廣、四海之容、三空之域。僅穀飽一腹之微。異哉、俗喻所云。他情有時而息。饕情至死乃息。是也。

昔隱士論道。設喻示客曰。吾幼年喪父、父債衆多。吾奈何代父而負之也。債主七人。日緊迫還。當時吾雖甚貧。惟欲免債主之逼。發奮勉勵倚主聖佑。僅匝幾年。盡償于其六人也。嗟夫。日日勉厲。時時發奮。而不能盡償于其第七人也。客未達蘊意。求解答曰。亞黨世父。吾父也。其違主命、而負重

罪如負重債。彼亡已久。而遺我傲也。吝也。慾也。忿也。饕也。妬也。怠也。七情若七債主也。斯者。日時迫我至甚。各要入心而壞心德。噫。吾欲免其繁。心生良計。脫身深入斯林。倚主神助。傲。吝。慾。忿。妬。怠。六情。庶幾已伏。惟饕情之債。大矣重矣。日債而不能盡償。因常恨吾腹。視之如橐。物隨入隨出。何能至滿耶。

保祿聖徒責饕嗜者曰。其腹。其天主也。解曰。饕人愛敬其腹。若善人愛敬天主也。其腹慕味。不論貴賤難易。勿敢方命。腹其主也。腫其殿也。肝其臺也。烹飪之臊氣。其香也。饕夫殺牲其司祭者也。愚哉卑哉。或問賢者曰。饕人何。答曰。無舵之舟。無底之袋。無靈之獸。是也。蓋舟無舵。任風走行。不能正路。不能避險。饕情。猛風也。明理靈性之舵也。饕人飽後。心蔽靈蒙。理失善用。容貌動靜。並失其威。大笑戲言咒語。索然速發。正若無舵之舟也。又食飲過節。心中所蒙密事。若裂瓦具。四方漏洩。不能自禁。

經戒王者云。國主不可飲酒。飲之則吐心內隱計。饕人比無底之袋者故。又禽獸無食。常覓恒走。無有停住。得之不知自禁。滿口動頤。腹充醜嘔。復食而又復吐。饕人盡然。卑哉。色樹加曰。人聽腹命。順從其欲。禽獸之類也。又問。饕腹何。答曰。臭壑也。藏毒獸之山林也。過重朽舟也。蓋腹忒滿。味不能化。未時腐壞。人不勝其臭。比之臭壑者故。又腹過度。心藏怠惰。傲倨。淫慾。穢夢。不淨之念。爭訟之語。等比之藏毒山林者故。又朽重之舟。雖遇天氣晴霽。風恬海靜。舟師精智。駕人明熟。俱無益。奈何沉沒。莫或能救之也。惜矣。腹果疾百端並起。若腐木多蟲。精醫神藥。亦不能救。必早致其亡也。人問。色樹加曰。饕人壽期槩短促何。曰。饕人之腹。死禽獸之塚也。死物之勢。未久則腐。而敗人腹。饕人促亡。何異之乎。比之重載朽舟者故。又問。勝饕之益何。答曰。易勝靈性諸敵者。是也。修士之急務。必在攻情而勝。惟其攻有序。首于近。及于遠。蓋勝外境之寇。而遣國內逆臣。何益哉。饕

極近敵也。諸惡之媒也。先攻而勝。他情自降自伏。聖額我畧曰。人嚴惡情之神攻。而不嚴於在近之饗。其攻必空。蓋伏城外之寇。無伏城內之讎。不謂全勝也。又饗情如武庫然。分武器於他情。以敵吾寇。先攻而勝之。他情無具。不能傷已也。其餘饗害。其餘節利。另有論。

『魔次携迨聖府置之殿頂』◎聖殿高頂傲情之像也。斯情。魔鬼第二利戰戈也。傲情。惡忌平地。愛慕鬼鬼之處。比之高頂故也。經語天主云。爾等之傲時上而不能自己。

傲情入心。如油。如火。如氣。如烟也。四者之勢。常上。自不能下焉。油也。參合于百液。必上而隱其德。使馨氣不馥郁不溢于外也。傲人亦然。揚已挫人。置己人上。見人之攻。固掩理之。使不能自達也。

火也。本勢常騰。物近則燒。遠則冷。加薪增力。謀撲害手也。傲人亦然。人近則被輕忽。遠則被譏訾。加美則增其傲。謀伏則被其害也。

氣也在上不安。在下不寧。終不知息也。在上纔發於此。未時倏變而發於彼。人物多被其害也。偶下而入于地。衝東突西。地且震裂。氣出騰上。未得其安也。傲人亦然。在位慢人。閒居醜己。終不知安分也。

烟也。愈高愈散也。烟也。生于明火而此昏黑。烟也。一發于木。即蒙人目也。傲人亦然。其榮滋高。滋促散盡。聖基所舉譬曰。傲人之氣。如裊也。燃之發光。而光發明未時。和盡光滅。烟騰空而散。聖人解譬而深嘆曰。異矣。傲人之光。速發速滅。僅遺微燼微迹。異矣。傲人之榮。如烟倏上。如烟倏散。焉達未聖王編詩曰。惡人鬼鬼。其鬼傲傲。其傲高高。其高如高木。生長于高山之上。嗟嗟。我僅過數步。回視其鬼。其傲其高。盡散無迹也。蓋主之譬。一得光榮。一至于高。促促盡散。如烟微氣也。

又火光物也。而生烏烟。惜哉。德行之光。常生傲氣。如火生烟。如美母生怪也。聖奧斯定曰。心聚多善。傲氣易進。使失所聚。因他情必可兢兢於惡。傲

情必且沾沾于善、蓋蛙生於美衣、而敗其衣、傲生于美德、而敗其德、因吾生曾勸衆、勿傲于善、曰戒之、勿行善而傲、勿妄慕人知、以激爾傲、若慕、則爾善俱空虛也。聖基所解曰、傲情如毒龍也、藏身道側、人過、突出肆毒而殺。旅人可戒其害也。傲情藏伏于善、而敗善、攻戒之可乎。

聖巴西畧訓徒曰、小子、行善之時、可戒傲情、其勢如山、中惡賊、如海中惡寇、寇賊不謀單身人、空虛之舟、只謀富旅、載舡傲情、有善則起、無善則已、戒之。

烟也。蒙翳身眼頭目昏眩。傲人高騰。神目昏翳。不及識己。何異哉。因內虛空。而視己如實。多惡。而矜己如善。迷哉。傲情比之烟故也。

傲人。天主及衆人之公敵也。則天主及衆人、偕公讐公惡之焉。經云。天主恆逆傲人之意。常遏其欲。拒絕其傲。因深責之曰。汝若鳳凰。騰空飛天。壘巢而棲高星之間。我將推汝。使落於地也。昔邪神傲心大發。夸擅其美。不

歸於主。反謀主位曰。我必可上也。必可于天主同座同等也。天主憎惡其傲。投之地獄焉。聖伯爾納曰。厥初首天神之傲。大敗多天神之性。使同傲同敗。天主何許傲情再入天門乎。噫。傲人可戒甚矣。蓋天主不恕傲神之傲。寧得寬于傲人之傲乎。經中所云。人自坐于高。天主必黜。使自落于下。是也。

傲人譬他人者何。曰。世人或過傲人。或同等。或不及。妬過者。爲其不及。恨等者。爲其不過。怒下者。爲其不能伏之也。又他惡人俱喜得伴侶。以助其惡。傲人偏忌傲人也。試之盜賊。獨一無力。不敢行劫。有儕乃敢。博人得博者。乃賭。謗夫得謗者。乃謗。他惡槩然。傲人獨不然也。設傲遇傲。彼此常爭尊位。恆辨能功。終不得互合也。經諷之曰。傲人無人也。山野獨居者猪也。獨居。指其譬他人而嫌同居也。

他人譬傲人者何。曰。傲人尊己輕人。自揚卑人。自誇貶人。衆人公譬之故。



經記昔傲人入聖殿對主曰。主我謝爾。爲吾與衆甚異。他者或盜賊。或奸淫。或犯義。俱不似吾。吾亦不與衆似也。聖奧斯定解曰。至極斯人之傲。使云。多人比我。比不能及。猶畧可恕其傲。惟云。世人俱不及。則其傲無比也。蓋置之衆上。傲梯之高登也。

賁撒肋。太西大傲大將軍也。其勇權爵富時。備極都邑內。僅有一二得比之。其傲猶未滿也。有日出城。行至茅舍小村。村內數人至蠶而已。侍友笑曰。頑哉斯人。賁撒肋深嘆曰。吾寧居斯蠶之中。而爲第一。不寧居都邑內。而爲第二。史訥之曰。噫。賁撒肋也。本享大權重任。京中億人。俱在其下。傲猶不足焉。只一人尙在其上。深嘆焉。因色擲加曰。無人在其先。已不在人後。傲人急務也。衆人何不讎之乎。

賁祿賢士也。善繪傲人之狀。曰。傲人實虛。而思實實。視己若遠于人。而近于神。形容首目手足諸肢。俱發傲氣。行時企足直頸。若不調服之馬。視僕

如禽庶人如僕。親者如疎。同府者如外國人。視己如富。如尊。如美。如勇。如智。視人如乏。如卑。如醜。如劣。如癡。衆盡惡盡譬之哉。噫。可憐傲人之迷。可醜魔鬼之詭。引誘傲人使之常登。不慕其高。只謀其阻。試之右經。魔携吾主。置之高頂。云。投身而下。嗟。其登難也。漸也。疾也。經指其疾曰。正若霹靂也。然。因聖伯爾納語傲者曰。逐階而發。必不逐階而下。爾下速速。若霹靂也。『又次攜之高山絕巔』。○魔鬼負而不退。再三礪戈。試探吾主。可知我雖幸得一勝。不宜放心。必勤勤而備于來攻者也。聖盎博削曰。邪魔陰網不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絀于此。其鎗不一。擲此而差。擲彼望中。攻吾以樂而不傷。謀傷以憂。不害以侈。謀害以吝。不跌以傲。謀跌以伏傲之傲也。其計若葱。多層多皮。剝去外一。內又有一百剝百有也。

昔諸黨聖人。身藏山林。名甚重于當世。魔恨謀攻投之傲念。聖人自嫌。傲感愈甚。謙意愈深。魔即改攻。狀黑人。伏脚大哭曰。負矣。負矣。爾勝吾矣。爾

必聖人也。有德不傲，有善不據。爾謙大矣。魔謀深哉。攻之以傲。聖人不應。

攻之以伏傲之傲。惟聖人其德其善皆歸于主而愈謙也。古儒記有巫人妖術精備。多變外形。以魑魅人或獅或熊或虎等狀。獅象不利。變如熊如虎。乃多人終被其害。魔鬼正像焉。聖人恒云。魔或如獅。或如龍。或如蛇。或如狸。百貌百計。以害吾人。可百防百策。以免其害焉。

『此皆我與爾』。◎魔知人心。卒貪財富。以財試主。蓋世財魔。鬼中三利戰戈也。今畧舉其態。免其傷。世財者何。曰。假僞也。危險也。卑淺也。帶苦也。速飛者財是也。

其假僞。主曾勸衆輕財。曰。假財。心茨也。聖額我略解曰。使有味獨娛人目。不充人饑。謂之假味。財娛人目。不充人心。謂之假財者。故經明其僞。比之人夢曰。富人既畢其夢。其手空虛。猶云。人財若夢。財人若人。夜夢多金。夢時固持而喜。寤時手空而憂。聖奧斯定曰。金銀娛目怡心。如人夢挖銀窖。

寐時則富。寤時則貧。異哉。夢爲之足。醒爲之乏。富人之生若短夜。其富若幻夢。過生之夢。其手空虛也。

其險危。經明解財危。富人之險。曰。昔富人近主。曰。請師示弟。當行何如。以享常生。主云。守誠便是天堂直路。曰。弟子率蹈十誠大路。另有他徑可踐。請師引指。答曰。若慕騰精修高位。輕富棄賄。周濟貧乏。後來從我。斯則精修正道也。嗟。其人戀富聽畢。蹙額而退。主向門徒深嘆曰。嗟。富人上天甚難。吾却曰。駱駝入細針細眼難矣。惟富人入天窄戶。更難矣。聖益博削解曰。駱駝背駝。質曲體醜。必難鑽身而入小針小眼。富人因負金銀重任。致曲靈性。愈難得入天門。信矣。

聖基所樂曰。物每向于本所。火輕本所在上。常向于上。土重本所在下。常向于下。金銀重物也。其本所地心是也。常向于地獄。因人捨財則善。輕財又善。棄財更善。人捨人輕人棄。則免身心多險也。昔富賢恐財引落于非。

負金多斤近海擲之波上曰。寧我沉爾。不爾沉我也。賢事雖太甚。然可謂明達財富之狀。財富之險者也。

昔古教人多背真主。而向土神。經解故曰。國人肥甚。餒飢。因至踢跑。猶云。吾國人如肥馬然。可負家人而倒。可認本主而踢。嗟夫。天主豐養斯人厚。肥斯國。國人可謝可敬。而反大背。以至拜土神。其害盡由于富也。又深嘆曰。其庫充塞金銀。人人皆務藏積財賄。其貪無止。因悉背正從邪。大哉富人之險。保祿聖徒曰。人欲得富。必被魔惑。必入魔界。心必多萌惡欲。使靈性自沉於永死。

又聖賢廣錄其險曰。貪財惡情。多亂之根。犯法之母。失信之侶。害人之師。惡心之旗。偏意之御。行劫之引。殺人之由。諸德之死。諸惡之生。是也。可見其危。

其卑淺。世財其實不過穢泥浮灰。可見其卑。聖伯爾納曰。金銀黃白土塵。

而已也。土雖黃雖白。不移定性也。聖基所又曰。金及土。無二物也。其名雖異。其體同一。因吾視人勤勤藏金如人堆土以築牆。且其卑其穢。猶不及也。蓋泥土污染人身。金銀穢蟻人心。卑哉。

其帶苦。財賄誠若酷烈國主。殘賊細民。而不知寬仁也。貪財之苦。不止于一百罹。百憂。百慮。投心晨昏不許少休。聖基所廣解曰。吾友可憐富人醜狀。設見困人。足桎手梏。頸校首俯。身鞠不能直行。則憐其苦。富人何異其財。其鍊也。其桎梏也。其縲紲也。其心其囹圄也。其貪其司獄也。噫。富人之心如衣多蛀。多爛。多敗。多壞。萬念其蛀也。萬罪其爛也。萬務其敗也。萬欲其壞也。良可憐哉。聖人言罷。長嘆曰。吾友可憐。富人眞苦。不可慕富人。僞榮。其苦常致其死。其榮不免其死也。

敝鄉有一平民。幸得銀窖。其心窄狹。多財過量。不寢不食。形容漸瘦。未幾而死。嗟。斯人貧時平安。富時多慮。貧延其生。富致其亡。吾癡心又貪求而

無厭。疑哉。其速飛。經借多譬。警戒富人曰。有富人逝世。下地獄。在彼自語曰。在世。世財何利于吾耶。皆若幻影。無體可持。若矢。若鳥。若驛遞之驛。若順風。且隨流者之舡也。痛哉。幻影。矢。鳥等。俱疾過速飛。無遺微迹。吾財疾過。無留微迹。而留于心。永永無泯之疾。痛哉。

聖巴西畧比之小溪曰。溪澗。速長速消水也。雨下速滿。雨止速流。自涸而洽於他處。富人倏倏自盈。未幾死至。自空而盈。子孫之笈。子孫奈何亦然爾。

雅各伯宗徒曰。富人之榮。如稚嫩花蕊。日出根枯。未時花萎。其美卽退也。財榮僅顯。速速彫謝。可見其速。蓋博削聖人曰。頃刻之微。財賄促飛之像也。俱若玻璃脆也。僅入手而滑。僅至而去。僅到目前。背身疾飛。而負其主人之望也。經所云。勿愛世財。蓋未時插翼而飛是也。

嗟。財賄。假僞者。危險者。卑淺者。帶苦者。速飛者。吾世人戀愛。無所不爲。以

藏以積、不知止足、以免多害。實不識真富何在焉。聖額我畧示人真富之處曰：吾兄吾弟。欲得真富。務聚真財。真財者何。真德真善也。德善真爲天祿也。有之、身雖至貧。其心至富。無之、身雖至富。其心至乏。普地之金、四海之寶、比真德不及甚遠也。

『經書曰』◎魔鬼再三來攻吾主。吾主再三援經抵拒其攻。蓋聖經聖言。俱如千柝。抵當魔感。使不得傷靈也。保祿聖徒謂教友曰。魔感猶火箭。爾可挽信德之牌。以滅其火。可持經詞之劍。以免其害。達未聖王。造成敵臺。武器全備。寇至攻城。視臺心驚速退。聖賢解曰。敵樓。聖經正像也。一一經句。一一武具也。魔感一萌于心。可執經句而逐。不許肆延其毒也。試魔感以慾。經云。好色淫人。竟不得享天國清樂也。又云。天主甚惡淫人也。又云。愛心之清室。慾於未萌。必近於天主之人也。斯等言。如牌抵當淫感。又感以傲念。經云。天主恒逆傲人。又云。一傲之罪。衆惡之由也。又云。天主必滅



做人之位。拔做人之根。削做人之名。斯等言。如牌抵當倣感。但是各感。各有對言。以免其害也。

聖基所勸教人曰。奈何魔感不拘定時。不係定所。在家至。在市至。務煩至。空觴至。各處各時有感。吾輩各處各時要備吾友細思。記念經語。斯吾備也。黑夜行路。難矣危矣。手雖摸。足不免蹶。可執火炬。可燃燈燭。乃免難危也。魔誘如霧。迷惑人心。經語燈燭也。引照德路。使足穩定。不至跌倒。達未聖王對主曰。吾主之詞。必引吾足如燈。必照吾路如光。聖依臘畧解曰。旅人起程。必持燈籠。燈籠在前在近。乃暗時無礙也。德行正路也。魔感昏時也。經言。燈光也。可持經言。以知魔感。可前。以思感態。可近。以體於心。而玩其味。乃步步穩當。魔感無害。又加利也。

聖基所述聖言之急。以避魔感。以修心德。曰。國工貴尙。磨礪備器。以便精巧其工。不然。工拙。始作其器。乃出。罷工。寶守。家雖乏。不敢輕售。蓋一家生

命。皆係於其具也。吾教友皆天上匠人也。吾工修德而已。吾器。天主聖訓也。魔近投感。可出用以避其害。以修吾工。無感可藏于心。寶守如貝。竟不可輕廢易忘也。

### ● 封齋後第二主日

#### 〔經〕聖瑪竇第十七篇

『維時耶穌攜伯鐸羅。暨雅各伯。暨若翰厥弟。』◎三位宗徒名號。伯鐸羅衆宗徒之首。雅各伯衆宗徒之間。第一致命爲主者。若翰卒世童貞身者。因主異寵。甚愛斯三位。賜得視其光榮。『引上峻山。』◎此山在加理勒亞國。難納匝肋府三十里。名大玻爾。譯言明光。高有二十里。其頂有平場寬十三里。『變貌伊前。面發光如日。衣皓白如雪。』◎丰面與衣超越日光雪白。但宇宙內。無光無白。可比日雪。因借爲比。主之靈性。恒見天主。享眞福。聖

容自當恒露巨光。惟主以便于接人。以便受苦救世。恒自隱身光。此時姑弗隱。卽發。比之屋中有巨火。略開窗戶小隙。光必大出。『是時候現偕耶訥談。每瑟氏暨阨理亞氏』◎兩位聖人名號。每瑟乃古今預知聖人。統率教衆者也。天主以板二方。勸聖誠十端于上。授之。命其警示民人。使皆遵守。迨天主降生時。已去世幾一千五百年。是日。天主命之回世。其靈或合于本身。或憑氣凝軀而侍吾主。阨里亞亦古教逆知聖人。其德隆厚。天主留之于世。不許其亡。命天神以火車火馬乘之。騰空而去。置于樂土。約世幾滅時。再出導人。卒至殺死。三日後復活。靈性并肉軀升天。然從昔至今人。莫知其何在。天主降生時已。先離人群幾有一千年。是日。天主命之出而侍吾主。伯鐸羅告耶穌曰。主我等在此樂甚。倘許我等肯構三居主一。每瑟一。阨理亞一。◎伯鐸羅實欲久享此處之樂。不忍離山。因發此言。『言未已。光雲廕彼』◎卽吾主。及古聖。及聖徒。『又聲自雲間出』◎第

一位聖父之聲是也。『曰。斯乃我攸親。攸樂我心者子。爾聽之。』◎猶云。聽其命如爾本主。從其教如爾天主。遵其誨如爾真師。『徒聞偃仆甚怖。耶穌近挈之曰。起。勿怯。徒仰。祇見耶穌。下時。耶穌命之曰。茲所見。勿露。俟人子。』◎指己而言。『復活。』◎或問。吾主少露本身之光何。曰。聖徒親見天上永福之萬一。則甘心能當今世之苦。又彼時。吾主將受多般凌辱苦楚。以至于死。聖徒或者輕主。謂若無能無知者。因於被難之前。少露榮光。使明知其自樂受苦。以救世人而非不得已也。

又問。吾主命來一位多年已死者。一位多年活存者何。曰。欲顯其爲生死之主也。又每瑟受古教。而授之于人。阮里亞先知聖人也。主命之來。以證古教。及先知者所云。卽天主將命救世者。斯真爲吾主也。

〔箴〕

『耶穌攜伯鐸羅。』◎大坡崗峻山。天堂像也。或問曰。天堂。後世之報也。三

位聖徒在世、而主引之得見天堂形像何。曰。欲勉勵其望。固堅其意。增倍其力。使之欣迎將來之難。故也。蓋人無應報之望。膽落手墮。引避勞苦。若逆知其工之報。必黽勉自強。益懋懦心。以全其功也。聖大瑪竇曰。人思工報。不惜工苦。蓋工苦之利。使人挺身。而逐工苦之難。

聖奧斯定曰。勿獨視道路之苦也。勿獨視其難也。可同視道路所至所止也。猶云。聖教道路。十誠也。克己也。齋素也。伏欲也。衆德之備也。道勢難行。正若人登高而倦。若舟逆流難上。惟思守誠之報。克己之耐。齋素之飫。伏欲之樂。備德之福。則忻然毅然興程而行也。

聖賢立譬曰。望後世之報。如鐵碇然。舟無碇。隨浪隨流動行。而不能自住下碇。乃停安。人無望來耐。時時移動。應物自遷。望之善意安帖。世難不移。卑鄉自古達今。尙存激厲妙方。國內有俊德之人。大勇之將。廣博學儒。諸豪傑出衆之士。既亡國官彫其像。立之市上。視者必慕其榮。相率而法之。

也。史又記。昔有名國名臘責國人立試勇之刑。每年定日。苦答巨家幼子。以試其勇其劣。孩童毅然當刑。不變外貌。不發哀聲。題名于冊。衆人喝稱其勇。相與重之。謂來時當得國家重任。若不能忍刑。不耐答苦。或出痛聲。微變形容。答刑即罷。相與棄之。謂其不能任事于將來。因父答子之時。侍立多言。勉勵子志。勿致本氏之辱。勿使府人譏笑于萬代焉。噫。世上空虛光榮。暫時之譽。令人赴湯蹈火。欣欣動色于苦刑之下。况天堂真實榮福。無盡之譽。胡不策怠。而飾心行德之難哉。昔古聖人依天主聖命。往如德亞國。地勢美奇。膏腴茂盛。惟地人猛戾。教人心怯。不敢前行。謀退。天主語每瑟曰。選邏伺十二人。陰探其勢。其茂盛如何。豐饒如何。菓實如何。府城如何。後回報汝。每瑟及邏伺皆如命。過四十日。歸曰。奇哉美哉。地之奇美。普地無其可比。正可謂福地也。卽出帶菓多品。以爲實證。于是人心勉勵。進前興攻。大勝而享福也。

聖賢解曰。福地天堂像也。天主命吾行善。以享天堂。奈何魔鬼也。世樂也。本軀也。若猛寇當路。不許安進。人多失心。謀去攻工。以免攻苦。先命邏伺。探識地實斯乃上法也。吾邏伺信德也。天主聖經也。倚信德之光。依聖經之言。則略得識天堂奇美。而黽勉吾意焉。

或疑曰。天堂何在。何人騰飛進入。親見而回報乎。曰。天主親口自說也。聖經書錄。天神常降而報也。聖人書記。聖人常下而報也。歷世聖賢。共心一口。語之也。必可實信其證。不可以不視生疑。而云無也。人信所視。不信肉眼之不擊。非理人也。中史記。上古有洪水。堯舜禹三帝。今人無一而視。乃無一而不信。倘有人人必叱其愚矣。嗟嗟。中人不視。惟據人書。以爲真是。安不據聖書。聖言以爲真信而信。天堂不視之真實乎。清哉。捷哉。超性信德之神目。達天通地。透已過。現在。未至。秘密事情而視人目。人識所不能及也。達未聖王。曾論天堂美奇。人駁之曰。常生之境。居住何方。人誰往視。

之乎。答曰。吾信之目已視之也。信在不必他證。其證天主之證也。人小慧。安得斥闕其證者哉。已見封齋前第三主曰

『引上峻山』◎或問。天堂比之高山何。曰。一示吾天堂美好。高高如山。而越世上諸美好者甚。二示吾上必難甚。

高哉天堂美奇。世物至美極奇。不能比億分之一。如黑影較太陽大光。得比之乎。世樂如苦。比彼之樂。世富如貧。比彼之富。世貴如卑。比彼之貴。世寶如芥。比彼之寶。世光如暗。比彼之光。諸等美奇。一一皆然。保祿聖徒嘆美之曰。天主所備于愛己之聖人。世人之目未視也。世人之耳未聞也。世人之心未測也。噫。世上無物得比。無物得似。世目世耳。世心烏絲忖之乎。難哉登天高山道勢巉巖。守誠克己伏欲。嚴禁五司。不至稍肆。緊戒念。言行不至犯理。皆天堂道路。可見其難也。主曾規衆。嘆其難曰。窄矣狹矣。天堂之徑。稀務進而行之矣。低矣矮矣。天堂之戶。稀務俛而入之矣。



『倏現偕耶穌談每瑟氏。既陀理亞氏』◎或問二位聖人同吾主互相何論。曰。經云。討論吾主所將受苦受難事情也。或異曰。斯山。天堂形像也。吾主。二聖。三徒。心俱甚滿大喜之時。何討論苦難之事乎。曰。其故有三。一。主欲示人。天堂至樂。盡繇于主之寶死。其外無他路也。註解曰。吾主聖架。比之高樹。其根在地。其枝至天。其實天堂真福。吾主寶血。如水灌溉其根。使能萌發。生長。天堂真福美實也。比之高梯。其脚在地。其高至天。其階。吾主之聖死也。

雅各。上古性教時聖人也。天主賜之神目。得見高梯。自地至天。天主安凭于其上。天神多衆。上下于其中。雅各大樂。大聲曰。斯地。聖地也。斯處。天主之宮也。斯所。天堂門也。聖奧斯定解曰。梯者。聖架像也。自地至天。可見其高。主安其上。可見其聖。其高通天。可見其正。爲天堂門。其中上下多天神。可見正爲天堂直路。智哉。吾主大智。以其聖架爲梯。以其寶死爲級。令人

能登上也。能入天堂也。能享眞福也。

二、主欲示人。世苦世難。必爲眞福正路。主先親踏。聖人後繼而踐也。保祿聖徒曰。世之苦楚。天堂之門。無苦楚之戶。不能進入。奧斯定聖人曰。奈何。天堂惟一而已。人在世有。逝世無。在世無。逝世有。奈何。今也後也。竟不能同有之也。

三、主欲示人。世上喜樂不能純粹。恒有苦楚渣滓。噫。天堂眞福至純至粹。其外不可得也。若翰宗徒。天主賜之神目。得見天堂眞福。忽聞大聲曰。斯爲天主及聖人同住之所。諸苦之惡。俱不能入也。蓋天主親拭聖人之淚。使不能再哭。不能再死。不能再痛也。今世之福。大不如矣。得之以勞存之。以苦。失之以痛。不可謂福。矧謂眞福乎。

『我等在此樂甚。倘許我等肯構三居』。◎俱伯鐸羅宗徒言也。經責之云。果不知者之言也。其不知之故有四。

一。在世而欲享真福。不知者之欲也。現世謂之戰世。後世冤旒之世。二世之勢。天主已定。竟不可移。戰敵也。榮寵也。果不能同處也。喻云。猛將入場而戰。入朝而享榮寵。是也。

二。伯鐸羅宗徒當時未曾致命爲教。而欲白享真福。可謂無知之欲。主售真福。若客售寶。市者必出議定價值。未出而欲白得。可謂不知人。天堂價值。世苦功勞德善。是也。無出斯值。而欲真福之寶。癡矣。

聖額我略曰。世苦真福之質當也。人市物。先出當頭。至期必得斯物。人爲主受苦于世。必得後世之福。昔賢訓徒曰。榮福之美。如美童女。勞苦乃其母也。無功而欲榮福。正如人欲女生。而無生于其母。何人焉。

三。伯鐸羅宗徒。其欲不共于世。謀自利而不圖衆人之利。謂之不知者之欲。故。倘吾主諾其語。福其心。恒居斯山。不下受死。人不脫魔權。不得昇天矣。聖良曰。伯鐸羅宗徒之欲。無罪之欲也。無功之欲也。不知之欲也。蓋不

知吾主之寶死正爲普世價值。可贖萬民之罪。可市天主聖寵。可買天堂真福也。

四。伯鐸羅宗徒欲創構屋房于地。不務造之于天。經責之故。常住之處。天堂也。僑寓之所。斯世也。聖基所曰。人出本地暫遊外方。在彼造室市田。人答其癡。人勤勤圖營大業于世。暫時之居而不孜孜立功。不務自造寶室于天。常享之處。癡矣。

保祿聖徒曰。吾輩今世之室。土室也。奈何未久。則敗而隕。惟天上另有他屋。其堅不能壞。其久無終焉。斯室也。無爲今世匠人所造。惟天主親手自造之室也。聖徒又明解其意曰。世人不拘善惡。每各造創房屋。惟料甚異。一。聚金銀寶珍而造。一。聚朽木草茅而造。噫。審判之曰。巨火自空而降。必試各室之料。各室之工。室存不燬。天主則報巧工。室倒而燼。天主則罰拙工也。猶云。癡人。智士。俱經營居住之所。癡者。只謀得安住于今世。無慮後

世。惜哉。其住之料。如朽木芥草。焉得久乎。智者只圖得安住于後世。無慮今世。忻哉。其住之料。如金銀寶珍。久可必矣。

『爾者聽之』。◎第一位天主聖父之詞也。意欲世人聽從主言。受納其誨。遵守其教。若萬民善師也。每瑟先知聖人神目得見吾主。並知過千五百年之期。必自下示人。謂本國人曰。將來天主降逆。知大聖。爾輩可聽。可從。可心納其言也。或問善師如何。曰。一。心明于道。而不自欺。二。教人善道。而不欺人。三。不吝教人。不分貴賤。備此三者。乃始稱善師也。主也。至知。至善。至公。知則無自欺。善則無欺人。公則無人而不許入其教也。吾主身雖居于地。其靈恒視天主美體。恒享真福。萬物常在其目。無一能逃之也。保祿聖徒曰。吾主天主聖父之寶庫也。蓋聖父無窮之上知。悉藏積于其靈性也。可知其知至矣。吾主之善。精純粹一。而無可尚。經常云。主者獨一。統包衆聖之聖。又云。主聖如海。他聖之聖。各如細流。出于大海也。可知其善至。

矣。吾主其教清明。其訓大公正。若太陽也。經云。太陽出地。大布其光。令人醒寤。始興百業也。噫。吾主出世如日。其教如光之射。蓋未降之前。世俗至醜。日下而加其醜。惟降之後。大布聖教。大啓羣蒙。世俗且美。日上而加其美。因主規衆曰。吾乃普地之光。從吾者之心。必無暗冥。必得享長生之光。夫太陽其光公共。高山麗宮必受。深谷茅屋亦受也。共哉。吾主之教貴尊。能入卑賤能進。無一而不容也。主曾設喻曰。昔有國主。將配上嗣。大擺盛筵。先請都邑富貴。後呼市上貧人。解曰。國主。天主聖父也。上嗣。天主聖子也。聖子取親降世爲人也。盛筵。吾主聖教也。請呼尊卑。蓋欲萬民進入其教。偕爲門弟。可見其至公也。

經內吾主又云。我降以教衆人。因大聲謂衆曰。世人每皆近來。心納吾言。奇哉。吾教。果無市井無庸賤。無鄙俚。教也。高矣。奇矣。聖矣。純矣。竟無一滓雜也。吾上知周知也。而出于我心。如大江出于天。以宏澤人心也。世人可

拜主如師。承其聖誨。而從天主聖父之玉言

### ●封齋後第三主日

#### 〔經〕聖路加第十一篇

『維時耶穌命魔出人渠』◎卽魔鬼『瘖啞者』◎其解有二。一、魔本不啞。無口無舌。然杜負魔之口。結其舌。使不能言。因謂之瘖啞者也。二、斯人本自瘖啞。其病不係于魔。魔入人身。不能解舌。而不能言。謂之瘖啞之鬼。故『魔出。瘖啞者言。衆愕。惟若而人』◎卽主仇見異迹。乃衆之美言。嫉妬吾主。謀抑主名。『曰。倚白爾責布。諸魔魁驅魔』◎當時近國不知真傳。不知真主。土神甚多。其間有一。稱爲白爾責布。譯言蠅神。或云神堂內。常殺多犧。以奉斯神。蒼蠅多至啄犧。謂之蠅神故。或云當時國患于蒼蠅。國人立社。祝禳蠅災。謂之蠅神故。後人借名以名魔鬼之首。今所名露祭弗爾。是

也『又有欲試主能。請自空命降異事』◎此欺藐之言也。如言驅魔未奇事也。倘欲顯本能。可命天大變。倏下暴雨。雷震電掣。倘天應命。吾卽揚能信教。頌稱聖跡也。『耶穌目厥意。語之曰。國內倘交殘。必滅屋且頽壓比屋』◎猶言。國人不相和。互相攻殺。國不能久。『娑殫』◎魔鬼共名。其解已見第一主曰『若互近。其國曷克立。爾何言予倚白爾責布驅魔者』◎主設四理以闢仇誣。上文第一理也。猶云。魔鬼有國。有上下。有發命。有受命。皆相和以存本國。我驅魔使之出人。則吾能不絀于魔也。不然。魔相爭相鬪其能。國豈久乎。『若予倚魔驅魔。爾輩子絀賴誰驅』◎斯第二理也。子字有二解。一指其門弟而言。猶云。吾徒常到處敷教。念吾名。吾能得驅惡神。可知他能吾能。必一而已。地人皆曰。其能爲天主之能。則吾能並絀于天主。無絀于魔也。二指吾主仇者之子弟。蓋當時聖教內有位。謂驅魔之品級。人登斯位。倚天主大能。常驅魔于人身。而人俱歸天主之能。主言猶



云。爾輩之弟。仗恃天主聖力除魔。吾亦然。魔懼之而出。魔懼吾亦然。爾弟兄與吾行亦然。何云。彼我之能不繇于一所以然者乎。『因伊異日。必將判汝』◎其解亦有二。一。吾主聖徒于日後。審判萬民。更嚴緊審判此黨。因其目見吾主奇行異迹。而歸之于魔。二。仇主之弟。日後亦審判其師之罪。蓋弟子歸主驅魔之能。師者歸魔也。『若予倚天主之指驅魔』◎天主之指。他經曰。天主第三位聖神之能德。是也。經借指。以比天主第三位。有故。第一位。比體。第二位。比臂。第三位。比指。夫體無所始而自立。臂出于體。指出于體。及臂也。三位亦然。第一如體。自己恒有。無他原繇。第二如臂。生于第一。第三如指。發于第一。第二。蓋二位。即聖父及聖子相合協相顧相愛。而發聖神聖愛也。稱之天主之指。故『則天主上國格爾』◎猶云。爾輩倘揚吾能。而歸之于天主。爾信。實信也。而能引爾昇天。『勇士守其宮。宮中攸藏財賄皆安。倘有更勇者。來而勝。必奪厥恃凶器。必將分厥攸藏財賄』◎

斯第三理也。勇士。魔鬼也。其宮。普天下也。宮中所藏財賄。普世萬民也。兇器其恨暴心惡謀也。更勇吾主也。主降世前。魔若悍將。踰分篡權。安享數千年之久。吾主降世。若更勇英君。征伐攻勝。削其權。剪其能。破其謀。引人背彼而向真主也。『弗合予。則逆予。弗偕予。積。則廢失。』◎斯第四理也。猶言。吾意。魔意不同。一。吾欲引人行善。以上天堂。彼欲引人行惡。以下地獄。吾欲藏積衆人于天上庫廩。彼欲衆人廢散其心。而不得昇天。意欲彼此相悖。則彼此之能亦大相悖也。『汚魔出人。必遊燥地。覓逸。弗得。』曰。歸。再入。從出我舊舍。歸時。視舍淨飾。乃攜七鬼。比已最者。偕入居。伊人之終。比厥始。愈劇。◎右喻有二解。一。當時人。槩不啻不信主訓。反毀侮其行。主立此喻。以深責其不信之罪。猶言。爾輩宗祖。原居日多國惡人之地。在彼習于惡。而不信我將來。爲因魔舍。吾憐其迷。命每瑟教訓。乃魔出。而歸不信之國。如乾燥之地也。國人後信而領聖水。其魂潤澤。魔失其安逸之處。

必慕舊舍。卽爾輩之魂。爾急開戶而迎之。嗚呼。爾宗祖之罪雖大。猶可比于負一魔之人。吾親來視誨爾輩。爾猶不信。反猶欺忤。猶訾刺我聖跡。爾罪更大更深。可比于負七魔之人也。二人魂有失。魔宿其內。改失魔去。而人無德之魂。如入乾燥之曠。惟魔妬人善。設計百千力。使陷之。則其前善盡退。後惡推進。比前更醜。曰。其終比首愈惡。愈劇可不深戒哉。『時有婦。於衆間興聲。向主曰。孕懷爾胎者。乃真福。哺養爾乳者。亦然。』答曰。聽守天主辭訓。更有真福。』◎猶言吾母因孕懷我。哺養實有真福。然人行善。信從吾教。此必更有真福也。設吾母無善。母位何益。非母而善。其善有利也。噫。獨舉聖母之位。而較于聖人之位。寧聖人之位乎。

〔箴〕

『耶穌命魔出人』◎驅魔于世。使出人心。則爲吾主大務也。若翰宗徒曰。天主之子。顯于世。以毀魔王。經指吾主曰。入世若鹿魔。註解云。魔甚仇毒。

蛇。蛇藏于窩。斃扯而殺之。蛇毒人。斃氣解毒。使不至害人。魔鬼如龍如蛇。藏于人心。廣肆其毒。主命出人。禁其毒害。比之斃者故。聖額我畧曰。惡神毒龍也。其窩人心也。主降而繫。入世而魔即出也。

或疑曰。世間負魔者多。受其害者多。何云主逐之出世。繫縛其力乎。曰。出繫皆是不必心疑。被逐者。魔首也。被繫者他鬼也。

論魔首。若翰宗徒曰。天主賜吾神目。得見天神。一手攜地獄鍵。一手拖鐵鍊。繫繫毒龍投之地獄穩圈其門。印封其戶。命到末世。竟不敢再出。聖額我畧解曰。毒龍魔首是也。吾主降世。以解其毒。受死之時。命天神繫縛。使人于地獄。至于世末。無出害人。乃許再出。且誘世人。且鍊善人。且罰惡人。論他鬼。聖賢常云。鬼雖憑意居世。惟主時限其力。時屆其能。禁大害吾人也。聖奧斯定曰。罔限魔力。謂之繫魔。蓋今如繫犬得吠而不得嚙。吠在彼。被咬在吾。感誘其吠也。從聽吾被咬也。

「國內倘交殘必滅」◎蓋示心互相乖戾。國易敗壞。人心互相和睦。國難動搖。世物一一示吾乖戾之害。試城屋雖厚。設石不合。必頽塌。舟舶雖固。使板不湊。必裂沉。四液在身而不調。必致身死。四行相戰相克。或天大變。或地大震。或海大翻。致天地大亂。古賢恒云。世物雖微。互合漸長。漸潤。物雖巨。而不合。徐徐滅。是也。

昔賢王幾逝。令三子近樹緊繫數枝。命子分析。每盡力。竟不能命釋而分。乃易易不費力也。王規之云。三子心同志合。國乃久存。志不合。心不同。則國毀敗。蓋合則爲存國正母。不合則爲敗國繼母。合德在心。若灰在石。石墻無灰。雖無風雨。而自傾倒。不能久也。灰在。風雨飄搖。而墻不動焉。合德爾國之灰也。吾子其心納吾遺言。

聖基所廣。演合利曰。合德于國。如地氣于水。水吸土氣。則長。則厚。則固。國人相合。國勢日長。日厚。其力日固也。合德于國。如長老于舟。如善官于民。

如太陽于地、無長老、舟收、無善官、民亂、無太陽、地黑也。無合德國、必敗亂。黑、正可謂黑人之國。保祿聖徒曰：吾弟可相合、勿相嚙、不然、爾滅竟邇也。經記新教始起、日日大行、各品之人、時時接踵而進、經舉其故曰：衆信之心、一心也。衆信之靈、一靈也。心靈甚合而教甚廣也。或問曰：合德最急、請示可得之道曰：思有天主之命、思衆人之要、思吾一人之利、思教友人之本分。思此四者、易得合道也。

天主之命、主勸人和睦曰：吾不爲乖戾而爲和睦、天主也。爾輩可同口同心。蓋見兄弟相合、世人相愛、夫婦相諧、吾心必樂。

經曰：和睦者、乃真福。爲其將謂天主之子也。聖額我略解曰：合人、倘爲天主之子、則不合、必爲魔鬼之子。主將去世、語門弟云：合德、吾本德也。今留之、安居于爾輩之間、而常在爾心之內。聖祭彼益解曰：世父將逝、把家資分遺于子、吾主去時、留一合德于人、蓋合德、吾主之產、吾輩之業、吾友若

俱吾主之子，必可心善，言順，容溫，互相和睦。實切愛之也。

衆人之要。蓋世人皆親戚也，兄弟也，相合則要也。世人論身，共出于一，衆民之宗，而俱爲同族之派，論神，共出于天主，至大且公，萬民之父。因彼此實皆兄弟，可勿親睦乎？聖基所曰：天主令人合居于天地大宮內，命一天覆吾，一地載吾，日照吾，地穀如一，豐筵養吾，意欲世人相合相愛，如一家親人。蓋同住而不同合，醜之中甚醜也。色樹加曰：不合于上者狂，不合于等者危，不合于下者鄙。可識世人每都宜合也。

吾一人之利，蓋獨一成事則難，合人同力成事則易，便可知合德之利。經云：爾我相合，爾我之利也。仇謀害我，爾合仲救，我力增倍，我勇如城，仇不能害我，仇謀害爾，我合仲救，爾勇一然也。又云：良可憐，獨人偶滑而倒，無人振起，合人者一倒，衆必伸手提拔，不至受害，美哉合德之利。教友本分，凡世人皆當協合，教人更當相合也。蓋入教後，吾主吾父也，聖

而公會、吾母也、吾主聖體、吾神味也。聖洗、吾天門也。信德、吾昇大真道也。噫、吾主一而已、吾主聖體亦一而已、聖會亦一而已。聖洗亦一而已、信德亦一而已、因教友其身雖衆、其心其靈必當合一。主語聖徒曰、爾儕皆兄弟也、在天聖父、爾父也。

聖奧斯定曰、世人每兄弟也、矧吾教人乎、其親若絲于世祖、而關係于肉身謂卑且賤、吾親若絲于吾主、而關係靈性、謂尊且貴也。嘻、吾主還勝世祖。靈性遠勝肉身、吾親自遠勝彼親者矣。聖基所曰、世人雖切合如父子、如兄弟、如朋友等、教人可相合更切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其軀兩也。其靈兩也、因其合。如合兩物終不得全切也。教人共成一聖會大體。斯體之首惟一、其心其靈惟一、因教友必當互視之如一物、如一體之肢、其合焉、不更全切乎。

或問曰、人不合何物耶、答曰、無名可稱之也。非人也、非禽也、亦非魔鬼也。



蓋鷙鳥猛禽俱合同類。同群、同飛、同走。惟人一類之中。多有相害。殺伐不已。魔鬼合協以害世人。吾不合以相利。不可深報。甚羞哉。

『彼人之終。比厥始愈劇。』◎可驚斯言。蓋人幸得宥赦。先罪之罪。而再復犯。猶病人得療。未時復病。其命危矣。先病雖痊。人內必虛。體弱力薄。設疾再發。再攻。弱體必難當抵。疾勢日篤。而難愈也。罪于靈亦如是。罪入神。神味則鈍。行則厭。力則乏。雖得罪赦。及主聖寵。奈何宿非。往習猶在。神鈍神厭。神弱猶存。魔近投惑。敵之則難。而負則易也。

聖賢戒人。先改往惡。而不謹于後。長嘆其危曰。嗚呼。敗酒成醯也。酒愈旨。醯愈酸。人也。先善後惡。其惡更甚。戒之。

## ●封齋後第四主日

## 〔經〕聖若翰第六篇

『維時耶穌渡加理勒亞』◎吾主本國本名『海名弟白里亞』◎府名也。府在海濱。緣海或取國名而名之加理勒亞海。或取府名而名之弟白里亞海。此海甚小。僅寬二十五里。長六十里。因或稱之海。或稱之湖。『人覩厥奇行。能治各病。緣皆從耶穌登山。偕徒安坐。時近巴斯卦。即如德亞國瞻禮』◎巴斯卦譯言過去。即每年第一大瞻禮日。以記昔時日多虐王。欲滅茲人。乃天主命天神過去。國府縣鄉而罰殺其人及獸之長子。天神依命過去。罰殺之。因如德亞國人欲謝主恩。每年立瞻禮。稱巴斯卦。猶言過去之瞻禮也。又當日如德義出日多。而過去惡人之地。因斯瞻禮。亦謂之巴斯卦。見第六主日『耶穌仰視從衆』◎主知衆餓。空手無糧。又地曠市遠。心憫圖救。『對斐理伯』◎一位宗徒之名。曰。何往市餅。可食茲衆。斯

試彼言。渠豫知何處。斐理伯答曰。茲二十金市餅散衆。每猶弗克獲一餅。小分。徒之一名。諸德肋。卽西滿伯鐸羅兄云。茲有小厮。攜大麥餅九。魚二。此些微。烏給此衆。耶穌曰。令人席地。地面蒙茸多草。時男所席。幾五千人。耶穌將餅及魚。祝謝天主。後隨衆欲分散。◎或疑小餅五枚。何得飽飫五千之衆。曰。飽之數。猶不止於五千也。蓋經惟記男人。其外有多婦人。有多孩童。其給飽之數。不可勝記也。主之能無罄。欲行斯聖跡。或命于全無中。倏發餅魚。如當初倚其全能。不假一毫仙需。造成天地萬物。或命氣變而成餅魚。昔下降飭味。以給古教衆人。無所不可。『人既充飫。主謂徒曰。微餘勿失。徒斂餘零。盛十有二籃。衆見耶穌奇行。曰。眞爲將降先知者聖。耶穌知衆欲強爲王。獨身急步。再登于山。

〔箴〕

『耶穌將餅分散』◎主救衆饑。不待其求。吾可則倣見人之乏。可救可早。

遲則不體主心也。經云。乏人必苦于乏。爾知其苦。勿遲其救。勿延其捨。若伯聖人示吾曰。吾不忍寡婦之目久望吾手。哀矜之德同我。並出于我母胎。而同我生長也。若翰宗徒曰。人視人乏。硬心無救。斯心無愛天主之心也。蓋人實愛天主。不待貧人大聲苦求。視乏識患。急依力周濟也。

『耶穌仰』◎吾主仰目視天。蓋示恩人捨時。可視天主只望其真報也。若捨以得人譽。則低徘徊地耳。

主云。爾有濟貧。爾左勿識。右手正意也。左手邪意也。猶云。布捨之法。必正其意。司務娛天主之目。悅天主之心。乃天主厚酬爾濟。捨施而意或偏。希冀人美。人美則爲爾報。安望天主他報耶。且夫人報微矣。虛矣。假矣。主報厚矣。實矣。真矣。試之右經。大麥五飭。一入主手。速長速加。足給衆人。施財爲主。似散其財。而實置財于天主手裏。則長則加。得致天堂厚報。蓋吾主之手。如飫美地。農夫稼一而穡百矣。

『耶穌將餅及魚祝謝天主』◎主必先謝天主聖父。乃分惠以養世人。奈何多人不知眞主。則不知其養從出。知飽而不知謝也。比之鳥獸。養主餒飽。而不知謝養主也。教人不可蒙蒙如獸。若知食飲。悉由天主而給。每餐先後。必謝洪恩。則當然有理矣。經謂天主云。主者衆生之目望爾。爾時降食。隨時伸手。廣布恩施。而充衆生之需也。

聖基所日。主將飽衆。先謝聖父。規吾飯前飯後。可法而謝也。蓋席以謝而始。以謝而終。必如湧泉。天主之賜。恒溢而不至于涸也。爾僕受爾席之餘。心感口謝。爾受天主之飫。受而不謝。則不如爾僕。則輕天主弘恩。悖哉。『隨衆欲分散』◎奇哉。天主寬惠。國主雖統萬國。使欲大筵國人。以顯其富。未滿數日。其庫必乏。天主之富。如海無底。恒汲恒盈也。或問。天主筵何。曰。飛走之隕。百穀之豐。衆菓之蕃。普地諸物。俱其筵之味也。

今世亦設席耳。世經世富世爵其味也。縱樂貪富慕爵其客也。嗚呼其席希淡不足飽客。客纔一嘗。卽已收殺撤席。衆客腹枵而去。蓋得富賊謀而奪。得位衆忌而傾。得樂自溺而亡。可謂其筵未中。旋收其味。而席闌客罷也。

『徹餘勿失』◎或疑曰。主命宗徒收拾餘零。無乃忒惜細物。而不免吝嗇之譏。曰否。世主淩下自封。秋毫必析。錐刀教爭。是乃病於纖嗇。主也。收存餘味。以給貧人。以教節德。以深責世人之侈也。三者正爲美意。

其一。蓋人愛惜枉費。意欲周濟。可揚其意。可嘆其欲。有問賢曰。人或悉棄其財。而爲神貧。或留存以漸濟貧。兩者孰愈。荅曰。棄財第一美好。留存以救乏人。其次。惟人槩有妻子等屬。不能悉棄家業。存之以養家。以濟貧人。其功必大。其報必厚也。因主在時。有時棄財。有時留存。以爲彼此之表也。其二。古新二經。聖賢常美節德之奇。廣述其益。蓋節人安然度生。不敗家。

產無慮虧乏也。節人安然行善。形軀少逆。世俗少牽。惡神少誘也。

節德。固人身而溢人靈。空腹充心。捐食招德。靜平人內。規節人外。聖博斯伯曰。節德不孤。必有隣。多德之聚。其隣也。節人。口舌訥訥。氣象嚴肅。臉色愧赧。惡欲自退。偶有萌發。速速撲滅。德欲自進。偶有怠心。速速奮激也。色樹加曰。節德。諸情之王也。惡情欲發。則禁而伏。有情過度。則局而規。剪其餘。使安于中也。

其三。奢侈之害。屈指難罄。蓋始于外。透達入內。喪財。汚名。壞身。敗靈。俱侈之害也。此其害恆擊人曰。不必廣述。

『衆欲強爲王』。◎衆受主恩。公約立之爲王。以効感戴。主雖卻辭。自申錫之。蓋人受恩。必心感。口謝。乃得再受新恩也。

聖奧斯定曰。時時處處。可學謝主二字也。心念謝主。口發謝主。是爲吾輩急務。念。則心至樂。發。則口甚喜。而內外全受利。奇哉。人受細恩而謝。可大

開門路。以受將來厚恩也。

古賢訓徒、勸其時刻感謝主恩。曰。主降施恩、如雲下雨、雨落石上。一至速流、石乾如舊。落下谷中、則止則存、谷時滿盈、受恩而忘、其心如石。舊恩速失。新恩再不繼、受恩而記、其心如谷。舊恩安住。新恩時時不斷、蓋感恩之德。爲往恩之價、並爲來恩之值也。

聖奧斯定又云。天主之澤、如湧泉、不能自止、人受以謝、恒流不涸、惜哉、負恩之惡、如燥風、且涸恩泉、且塞其流。

聖伯爾納述其害曰。負恩之惡、必爲靈性之仇。往功之聲、萬德之敗、已得恩之失。未得之棄也。

聖巴西略甚愧負恩者云。安不視犬乎。受粗食殘骨于主、而恆不忘。主行犬隨、主住犬住、不忍離步。爾恒沐天主豐恩、而不知心感口謝、盡可愧赧甚哉。經中天主謂忘恩者曰。牛也。驢也。俱知本主之槽。而吾民猶不知我。



乎

昔賢曰。負恩者如尸也。衣之而不覺。傳之香液而不知。叩之而不謝。負恩者然。且猶不及。蓋尸無應爲不能。人不應爲不肯也。異哉。謝恩。世人之本德也。人人莫相告諭。自知當謝恩主。緣此。聖賢云。負恩之惡。約包諸惡。蓋人常沐天主多恩。可常感謝。常違聖命。犯之以傲。吝。淫。等。皆負恩也。因繼曰。人欲咒人。欲深羞之。但稱負恩者。不必再加咒辱。蓋負恩之稱。包諸咒辱之稱。其外無得加焉。

### ●封齋後第五主日

#### 〔經〕聖若翰第八篇

『維時耶穌謂如德義及司教之衆曰。爾誰能誣予以罪。予言真實。曷弗信予。天主人納天主詞爾等不納。固非天主人。答曰。吾儕常言。爾實爲撒』

瑪理大諾』◎即撒瑪理亞國人此國乃如德亞隣國、原同奉聖教。敵人攻之得勝、掌教者解經者等、撒責被虜。徒本土而散、國人漸忘真教。內維多謬如德義、不屑同交。惡之如異端。因欲重辱國人。稱之撒瑪理大諾。今欲甚恥吾主、乃稱如是『及屬魔人。此我言、詎非當理。耶穌曰。予非負魔人。惟揚予父。汝抑予。予弗求予聲榮。有攸求。有攸判』◎如言。我降此世。不爲獵世人空譽。吾父天主必務榮吾。因見爾輩貶我至此。將嚴判辱我者罪也。『予確於爾云。或有人懷予言。永生弗死』◎猶言。人聽吾言。懷存守遵。自必昇天。常生延于無窮也。此主之詞。愈激仇怨。噴唾罵詈曰。今適知汝爲負魔人。亞巴浪』◎上古聖人即吾主宗祖『死亡。先知者亦然。汝猶曰。懷予言。永弗能死。亞巴浪我等父已亡。爾其高出其上。預知者悉已亡。爾以爾爲誰。耶穌答曰。若予自揚。予揚空虛。予父揚予。爾等稱爾等之主。而猶弗知之。予知之。若云不知。必爲誕人與爾等同』◎或疑曰。當

國之人。皆有古教聖經。真心信之真主。主云爾實不知何。曰。其解有四。一。猶云。爾輩蒙蒙信知吾父。識其名。未視其面。吾也不然。論吾天主之性。于無始之始。受生于彼。呼吸不離論吾人性。吾靈恒享真福。恒知其名。恒視其面也。

二。保祿聖徒曰。以口向主。以行背主。若不知真主也。若翰宗徒又云。人不守主誠。而云。吾知天主。爲僞誕人也。主言曰。爾知我父是也。奈何爾知。可謂不知焉。真知者。必遵其命。爾犯不從。不必妄矜爾知。吾也。常聽其命。常從其教。因吾真知之也。

三。猶云。爾輩便知吾父天主。爾知不可謂全知。獨知其有未知其榮。其福。其能。其高。其善。其義。等情。吾也。明知其體。竟罄其諸情之妙也。

四。猶云。吾天主真予也。爾倘不知我如子。焉得知之如父。知之如天主也。知之如聖父否也。吾也。知之如主。知之如父。因爾我彼此一知。霄壤懸絕。

爾『且予知之。而懷厥言焉。』亞巴郎爾曹父。願視予視且喜。◎亞巴郎在時。先知吾主有時降來。有時受死。深願見之。天主賜以目。得見吾主其心大樂也。『如德義』曰。齡未艾何得見亞巴郎。◎吾主降世時。亞巴浪已去世。幾有二千年。仇者聽主言。不達。譏之若虛誕。

『耶穌』曰。予確于爾云。予實在亞巴郎前遠遠。◎指自己天主無始之性。如言。吾天主之性。實在亞巴郎前之前。何異吾云。彼見我哉。『衆聞將石謀擊』。◎古教制曰。凡或謀僭天主之位。或吐慢侮之言。當用石擊殺。彼聞主語。以爲謀僭天主高位。故急持石欲擊殺之。

『耶穌』廻身出殿。◎或問。主既有全能。則惡意令仇死。卽死。何必避之。曰。欲吾師其忍也。『奧斯定』云。主避如天主。不避如人。人怕仇欲避。或走或匿。主依其全能。在仇之中。不許其視。安步出殿。此避謂天主之避。

〔箴〕

『誰能誣予以罪』◎穢水不能洗穢物也。吾主降世。以滌世非。倘有非汚。焉能滌世非者乎。主也。純粹無尙。無論輕重巨細多寡之非。悉無。吾主之純聖。其仇也。萬民也。惡神也。善神也。竟不能誣之以罪也。

或問。主聖何由。曰。其由有三。一。主身雖居于世。其靈恆見天主。恆享眞福。恆定于善。萬不能移而落于惡也。

二。吾主天主也。惡惡至甚。矧行之乎。

三。吾主人性。恆靠天主之性。瞬息不離。自不能得罪者故。

達未聖王曰。主置其座于太陽之內。解曰。主座其人性也。太陽其天主之性也。設有人恆居太陽內。必恆光無影。吾主人性。恆靠其天主之性。緣恆有諸德之光。而竟無邪惡之影。

或疑曰。他聖人在時。俱靠天主。雖無大非。猶不免常落于小失。主焉不然。曰。主于他聖人異甚也。他聖之靠。比人近火。只受火熱。隨近隨遠。熱冷更

迭主也。此人投身火內，火熱透身，不能復冷。經所云：主取人之苦難，不取人之失非，是也。

『予言真實，曷弗信予？』◎美哉真實之美，欲識其美，可先識矯僞之醜。蓋對較相反之物，美之美，醜之醜，愈顯也。

經舉僞誑之醜云：醜魔爲其父，父醜子必並醜。天主必惡其醜，經常責誑人曰：主棄誑人，爾弗習僞誕，其害致靈死也。

或異曰：言或謀害，出謊犯理而得罪，則不可，若以救人命，以利他人，何傷乎？曰：諺云：以利人，不可違理，以致善，不可爲惡，試使家乏，焉可爲賊以養家人耶？聖奧斯定曰：謊詞害靈，爾發僞言以救形命，必先亡本神之命。理乎？

又：人害，私害也。誑害，公害也。公私不能偕興，必私讓公焉。

聖賢解誑言公害曰：世人胥通互交，則爲世人大益，公利，惟人心深蘊，人

目所不及、緣天主賜人口舌言、如心之門。以明其蘊意、可見口舌言心。皆  
可相應不然、世人不能相信相通相交也。故言誑而世人大益公利。大敗  
大負天主之聖意。

真實者天主之子、而天主其父也。可見其美。蓋父美子必並美、天主必愛  
其美也。

真實者何曰。心口之合是也。古賢曾繪真實之像。畫桃子而繫桃葉于帶。  
解曰。桃子、心像也。桃葉、舌形也。猶云、人之心、人之舌、相繫互結。心隨有蘊、  
舌隨有發。則真實之人也。

昔王問賢曰。朕欲得真實之名。請示善道。曰。可想其貴其美。蓋天主其父。  
而愛之如小女。又思真實、乃爲國君本德。若誑僞、乃匹夫本惡也。陛下誑、  
與匹夫同。卑哉。醜哉。又可思誑詞之弱。真實之勇。誑僞自不能久。真實自  
不能朽。大哉其勇。武器雖利、人計雖巧、弗克勝其勇。雖被誣告、無人保護。

必得勝也

經記昔有三賢。對國王論世上勇物。誰爲更勇。一曰。國主更勇。其嚴威若雷。鈞旨出口。兆衆速行。命人蹈火赴湯。疾應不逆。豈非更勇者哉。

一曰。酒更勇。人雖弱勢。既酣。按劍張目。疾視作色。無人敢對。既酣。其心必樂。盡忘往昔。既酣。入危地而不驚。遇火敢前。既酣。不理君命。不顧君嚇。豈不更勇者哉。

一曰。君勇是也。酒勇是也。惟真實。更大過也。蓋真實常存而不朽。常生而不滅。其天平至均。無畏高。無嫌卑。視功而公斷焉。世人也。天神也。俱嘆其美。齊舉其勇也。乃更勇者哉。國王侍臣聽罷。齊聲喝贊。深諾其言。王厚賞其至論焉。

古賢曰。真實如美母。生產二女。一名愛。一名信。蓋人人皆愛信實人。主言皆真實。人間必可愛信。而反目瞋心怨。口吐厲言何。曰。真實如鹽。如飲食。



如太陽。三者有以爲利、有以爲損、鹽者。入味愈加味、入火火爆、不容而棄。飲食也。人體無恙、內氣平和、飲食雖淡、受之如飴。內敗失利、餽味雖珍、吐之如餲。太陽也。目旺、安然受光。目衰受光而昏、主仇之心。如火爆妬怨。其內敗損吐嘔咒罵。神目迷惑、不能正視真實之光、奈何主愈釋其惑。其惑滋深焉能受存吾主真實之言乎。

『若予自揚予揚空虛』◎迷哉世人。殫心勞力而興大業。以希人譽。視己若在人上。人譽何。聖基所答曰。儼人戲臉是也。其形似人。而實無人。其美似真。而實僞也。人譽似實而虛。似真而假。見封齋後第一主曰。

『耶穌迴身出殿』◎惡仇咒主。主忍不報。吾輩可法其忍。聖奧斯定曰。主欲罰仇、易矣。欲命地裂而翕、易矣。奇哉主忍。隱其大能。示吾忍德。至妙至貴也。達未聖王曰。吾仇肆口罵詈刺我。吾鎖舌封口。如弱而無能對。如聾而無能聽。如瘖而無能發聲也。色榻加曰。獅聽狗吠。安走不理。小狗則吠。

吠已也。人訾我，我怒而訾。必如狗。人訾我，我忍而怒。必如獅也。又主躲，避以息仇怒。蓋怒勢如火，加薪則燃，去薪則滅。雷霆擊物，物硬而逆，雷愈增力，愈加害。物柔而讓，受害必輕。仇怒如雷霆然，仇怒我，我對必增其怒。我退讓其怒，必息也。

經勸吾人曰：開路開路，令怒過去。猶云：怒若猛獸，必可緊緊禁之以柵，使不出害人。設絕緊毀柵而出，可開路避身，憑其奔走，以免其害也。又怒灘水，欲湮本路，水泛溢，又壅激之，其流愈盛，大開其路，憑其流，則平而無傷也。仇怒如猛獸，如急灘水也。彼怒吾謀害，我怒彼謀害，則益其怒，彼此有害，我避而退，彼此偕利。經勸開路，使怒過去故也。吾主亦然，避身開路，使怒過去故也。吾主亦然，避身開路，使仇怒過去焉。

主曰：聖經直解卷四終

